



在孤独中修行

王婧怡 唐亚微◎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在

每一次的沉潜，都是为了生命的升华；每一次的沉默，都是为了生命的爆发。
一个叔本华，半部哲学史，在生命的深处体会灵魂的张力。

孤独中

叔本华的人生智慧

王婧怡 唐亚微◎著

修行

LONELY
PRACTIC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目录

封面

前言

第1篇 叔本华的人生之旅

第一章 叔本华的家世

第二章 求学的岁月

第三章 爱情与友情

第四章 哲学路上的喜与悲

第五章 叔本华的哲学旗帜

第2篇 叔本华的精神世界

第一章 人类与生存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

第三章 快乐与痛苦

第四章 当宗教遇上哲学

第五章 保持生命力的艺术

第六章 冒犯的艺术

第七章 观相的艺术

第八章 生命余晖下的思考

第3篇 叔本华名言荟萃

第一章 关于财富

第二章 关于意志

第三章 关于道德

[第四章 关于求学](#)

[第五章 关于人生](#)

[第六章 关于社会](#)

[附录1 叔本华：《灵魂不死：对话录》](#)

[附录2 叔本华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 , 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封面

在

每一次的沉潜，都是为了生命的升华；每一次的沉默，都是为了生命的爆发
一个叔本华，半部哲学史，在生命的深处体会灵魂的张力

孤独中

叔本华的人生智慧

王婧怡 唐亚微◎著

修行

LONELY
PRACTICE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前言

叔本华在《自然界中的意志》的开篇引用了普罗米修斯这样一句话：“我在思想的编织机上编织我的织物，他们认为根本不值一顾，显然，一切都有待时日。”任何对于叔本华经历有所了解的人就会发现，这句话真的是贴切地表述了叔本华的一生。

这位哲学家违背了他挚爱的父亲的期望，没有成为一名商人，而是一心研究哲学。他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人，他在十分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清楚自己的一生要做什么，并为之全力以赴，这也是他成为哲学家的一个必要因素吧。

虽然叔本华的脾气有些乖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一个天才。哪怕人人都看得出他写的《论天才》就是以他自己为蓝本的，哪怕大家都觉得他的《论女人》有失偏颇，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否定他是天才的根据。《论充足理由的四重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自然界中的意志》等一系列著作给了他可以称之为天才的足够筹码。即使他以《附录与补遗》名扬于世，但真正读过他文章的人都了解，叔本华思想的精髓完全在他之前的著作中，也正是他说的那句话，由于过早地奠定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所以晚期只能做一些附录与补遗的工作，这绝对不是吹嘘之词。

成名应该是这位哲学家少有的愿望之一，但是偏偏天不遂人愿。他在年轻之时，就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意欲”的提出也是哲学史上的一大突破，但是这样伟大的思想却没有一个赞赏者，哪怕是批评的声音都听不到。他所发表的一切言论都石沉大海，甚至都没有激起一丝波澜。他虽然渴望荣誉，但是却能凭借着对哲学的热爱和自信，长时间忍受世人的忽视，没有放弃自己的哲学理想，放弃发表自己的言论。他一直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没有人愿意出版他的著作。不过命运之神终于还是眷顾了他，在他晚年之时，终于凭借着《附录与补遗》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称赞，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誉。有趣的是，据说这位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哲学家竟然雇人来专门收集赞誉他的话。

虽然叔本华的一生衣食无忧，但是也不完全尽如人意。他的生活也和常人一样，有喜有忧。大家称他的哲学为悲观主义哲学，但是，在面对生活上，叔本华并不是悲观的人。即使当初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他的书时，他也没有放弃或者抱怨，而是辗转地想办法，最终找到一家小的出版社来出版他的书。也正是这本书，成就了他的荣誉，其勇敢面对生活的积极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一直向我们展示着这样一种状态，无论生活给予你的是什么，只要你敢于面对它，那么一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生活中的磨难，根本无法使一个强大的人倒下，他只是强者的试金石而已。

当然，叔本华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我们更应该从他伟大的思想中汲取营养。他的一生出版了许多著作，每一部都值得我们花时间去仔细研读。本书分为三篇：叔本华的生平经历、哲学体系以及名言语录，不仅将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做了梳理，而且对叔本华这位传奇的世纪哲学大师的生平经历做了全面的描写。从书中你会发现，叔本华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性格怪异的人，有着缺乏父爱母爱的家庭、浪漫而遗憾的情事、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求职”经历的苦不堪言……读完此书，你或许会读到另外一个叔

本华，从这个叔本华中，你应该懂得更深刻地思考自己的人生。因为，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也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完全幸福的。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1篇 叔本华的人生之旅



第一章 叔本华的家世

故乡但泽：以玩偶的身份降生

但泽是汉萨同盟(Hanse)中重要的贸易城市，在波兰王国的保护下，但泽在政治上

是独立的，但随着波兰王国在18世纪开始的没落，它逐渐沦为哈布斯堡、俄罗斯和普鲁士之间的利益角逐之地，进而但泽政治独立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威胁。直到1772年，但泽的政治独立地位已经名存实亡，普鲁士借着第一次波兰瓜分，占领了但泽周围的波兰领土，自然也对但泽的许多经济贸易进行了公然的干涉和管制。

叔本华家族在但泽居住了数代，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家族，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Heinrich Floris Schopenhauer）是位崇尚市民自治和共和主义的人，他受到自由传统的熏陶，所以与普鲁士的强权势不两立，当普鲁士占领了但泽之后，他们举家迁往了汉堡，甚至为此损失了1/10的财产，这位倔强的男子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依然单身，此时他已有了娶妻生子的愿望，约翰娜·特罗西纳（Johanna Trosiener）闯入了他的视线，这位比他年轻20岁的女子是但泽当地人，虽然她的家庭没有叔本华家族富足，她的父亲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特罗西纳也不是但泽自治的忠实支持者，对但泽市的独立与否并不热心，但他毕竟也是颇见过世面的人，是但泽市政委员会的一员，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这十分不容易。



但泽

叔本华的父亲对于英国始终有一种向往之情，所以当他发现年轻的妻子已经怀孕的时候，所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英国人”，他决定带着妻子到英国待产，这个决定使约翰娜十分不满。约翰娜的不满表达得颇为含蓄，她在自传中写道：“无奈之下，我被迫顺从了丈夫的意愿，而且对我而言，我也实在找不出什么奏效的对策。”虽然她最终服从了丈夫的决定，跨过了英吉利海峡，但她心中已经埋下了愤怒的种子。约翰娜在英国的日子相当惬意，她在那里第一次得到了众人的瞩目，但海因里希的日子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年轻的妻子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深切关心”，他表现得十分焦虑和狂躁，年轻的妻子并不理解其中

的缘由，但实际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海因里希此时已经被嫉妒逼疯了。叔本华父母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之间的婚姻充满了戏剧性，这也对亚瑟·叔本华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父母的生活中，叔本华看到了一种丝毫没有爱情的婚姻关系，这也可能是叔本华如此看不起婚姻和女人的缘由吧。

不过叔本华并没有成为英国人，他的父亲改主意了，他宁肯多花些钱，也要让妻子回到故乡。此时约翰娜的心境却完全不同，她已经适应了伦敦的生活，不过她再一次屈从了丈夫的权威，到达但泽不久之后，亚瑟·叔本华诞生了，这一天是1788年2月22日，约翰娜在提及孩子降生自己的心情时写道：“和所有年轻的母亲一样，我只是多了一个新的玩偶而已。”叔本华成了她母亲寂寞无聊时候的玩具，她的丈夫只有周末的时候才能与他们在乡间的别墅相聚，约翰娜越来越厌烦这种生活。但作为母亲，她似乎有责任养育叔本华，这并不是她情愿承受的。这种无奈的感受反映在了她与叔本华的互动上，叔本华根本没有感受到母爱，这使得他从来就不会如普通人一样去感受这个世界，他的观念中总是充满不合常理的成分，并且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地带是带着“黑暗心脏”的。

父亲：母子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作为生意人，海因里希当然希望叔本华子承父业，他为叔本华设计了一条人生道路：读商科学校，当学徒，成为生意人。他起初并没有考虑叔本华的意愿，将年幼的孩子置于法国，又将其安排到商业的私立学校中。叔本华很尊重父亲，虽然他并不认同父亲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叔本华不喜欢在商科学校读书，他多次跟海因里希抱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海因里希非常巧妙地让儿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转到文科学校；要么跟着父母一同去游历欧洲，回到商铺去当学徒。15岁的少年很少会做出第一种选择，这一切其

实都在海因里希的掌握之中。当儿子结束了两年的欧洲之旅后，乖乖地回到了但泽当学徒，而后来又来到了汉堡继续学徒生涯，但此时海因里希却逐渐远离了商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偶尔会有失忆的状态，并且在1804年的冬天得了黄疸病，此时的海因里希再也不复往日的雄心壮志，他的身体日渐衰老，所有见过的人都惊叹于他的状态如此之差。他整日只能坐在靠椅中，服侍他的只是仆人，他的妻子没有空搭理这个老家伙，这让他的心情越来越差。欧洲大陆的封锁政策让海因里希的生意也陷入了困境，在内忧外患之下，他终于崩溃了——1805年4月20日，人们在叔本华家的仓库后的运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从仓库房顶坠落的，人们怀疑他是自杀的，因为他在那个时刻是不应该出现在仓库的。

海因里希的死对于妻子约翰娜来说是一种解脱，其实对于叔本华来说也是一种解脱，但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父亲的死对于他来说是悲痛的，他宁愿忤逆自己的意愿，也不愿意反抗父亲的意志，他认为即便父亲死了，也有责任继续下去自己的学徒生活，尽管这生活早晚会把他逼疯。老海因里希虽然过世了，但他仍然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他的死成为了母子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叔本华把父亲的死归咎于母亲，这使他对于婚姻和女人有深深的厌恶之情，他评价自己母亲的行为时这样写道：“我知道女人是什么。他们把婚姻当作为自己提供吃穿的补给站。我的父亲久病不愈，十分可怜，整日坐在病椅上无法起身。他被独自撇在一边，身边连一个能恪尽职守照顾他的老仆人都没有。当母亲举办派对时，父亲却沉浸在孤独之中；当母亲欢愉享乐之时，父亲却痛苦不堪。这就是女人的爱。”



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

作为父亲，海因里希对于叔本华有着很高的期待，他完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父亲，虽然他一直让儿子陷入矛盾之中，他赠与叔本华一本克劳荻乌斯的书——《写给我的儿子》，本书一直被叔本华珍视，他认为这书中体现的是父亲的遗志。这本书也对叔本华的价值观有很重要的影响，当他深陷学徒的无聊生活时，这本书慰藉了他的心灵。

母亲：丈夫的死，成为她的解脱

在嫁给海因里希之前，她是叫作约翰娜·特罗西纳，家境虽说没有叔本华家族富裕，但她的父亲曾经做过市议员，是位见过世面的人物。18岁时接受海因里希求婚的时候，虽说大家都劝过她要考虑一下，但是她丝毫没考虑就答应了，她对海因里希早有耳闻，知道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先生。父亲离开市议员的职务之后，家里的生意也每况愈下，特罗西纳一家从城里搬出去，来到乡下成为农户。这时候她的父母应该感谢这位小姐的果断，此时他们一家子都是靠海因里希来资助的。

这位懵懂少女怀孕的时候，她丝毫没有察觉，但她的丈夫肯定是嗅出了端倪，他哄骗着妻子来到了英国，以达成自己自私的目的，不过却尝到了苦果。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充满讽刺意味，本来约翰娜是极其不爱来到英国的，但来到英国之后她发现自己十分适应英国的社交圈，并且第一次发现了隐藏在身体里的才华，她受到许多人的瞩目，这使得老海因里希十分焦虑，他恐惧于妻子的变化，他毕竟是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可是妻子依然年轻，并且变得越来越耀眼。不过海因里希依然有办法，他能带着妻子来到英国，就能把她带走，虽然此时约翰娜已然接近临盆的状态，她极其不甘愿地服从丈夫的安排，但又没有办法。叔本华极其理解父亲，却始终不理解母亲，可是在常人眼中，在约翰娜与老海因里希的婚姻中，双方都是有责任的，他们都更多地为自己的欲望考虑，而不顾对方的感受。他们的婚姻中早就没有了爱情，也许从来就没有过爱情。约翰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从不虚情假意地表明我对他的爱是多么炽热，而他对此也没有什么要求。”

回到家乡后，她被送到了但泽城外奥利瓦的乡村别墅，她此刻已经感受到了丈夫的不信任，所以行事十分谨慎，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她不去邻居家做客，散步的时候也从不走远，如果去远一点儿的地方也要走僻静无人的小路。她谨言慎行，从不在外逗留，一切都是为了不激怒老海因里希。在这样的状态下，叔本华诞生了，但很不巧，他的母亲此刻正忍受着孤独和寂寞，他的降临只是起到了解闷的作用，他成为了母亲的新玩偶，不久母亲就玩腻了。约翰娜的苦闷只有大海才能平息一些，她喜欢在奥利瓦的海边观看海潮，这永远无法让她感到困倦。她每年能带着孩子去父母租住的乡下，看着农民辛勤劳作的时候，她也能感受到生命的活力，这是她自己独居的时候很少能感受到的。

在但泽局势每况愈下的时候，叔本华一家搬到了汉堡，这重新开启了约翰娜的社交生活。此时的汉堡不仅有来自但泽的移民，还有许多来自法国的移民，这些移民让

这里的社交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带来了不同风味的文化和艺术感。很多文艺界人士和有教养的法国人成为了约翰娜的座上宾，她对此十分得意。她在汉堡过着忙碌的社交生活，她很乐于参加别人举办的聚会，并且自己也努力想要把叔本华家巨大的宅院变成社交会所。她显然达成了自己的目的，许多作家和外交官经常出入他们家，她此时更没有空去照看年幼的叔本华，这个6岁的小男孩常见到的是女佣而不是母亲，他真是一点儿母爱都没有感受过。

1805年，海因里希辞世后，约翰娜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在与海因里希共同生活的多年里，她从没有觉得之前与这位重要人物的结合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也从没有把自己的婚姻看成幸福的源泉，相反，她觉得自结婚时日起，自己的人生便坠入深渊，从此再不能心甘情愿地生活。但丈夫的过世带给她的确是喜出望外的重生。她要重新开始规划自己的生活，第一步就是处理掉丈夫的生意。她要远离汉堡，搬到魏玛去住。之所以选择魏玛是因为那里有很多文化精英，此时的约翰娜早已干劲十足，在她看来，她第一次享受到了婚姻给她的幸福，丈夫留下的遗产足够她在魏玛的生活，她的人生也不必再受他人的控制。1806年9月28日，处理完了在汉堡的所有事情，约翰娜抵达了魏玛，她是悄悄地走的，并没有跟叔本华告别，在与儿子的相处上，她始终把自己当作朋友而并非母亲，她讨厌离别的情绪，不喜欢悲戚的氛围，于是在夜里偷偷地出发。来到魏玛就意味着选择了完全陌生的生活，其实她本可以回到但泽与亲戚家人为伴，但是她讨厌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她有足够的勇气去接纳新的挑战。



约翰娜·特罗西纳

在魏玛迎接她的并不是祥和的气氛，这里正在饱受战争的威胁，拿破仑的军队就在附近虎视眈眈。约翰娜也曾想过要逃离魏玛城，但是她并未如愿，不过，这反而成就了她的幸运。聪慧的约翰娜早就藏好了一切值钱的东西，并懂得如何安抚四处掠夺的法国士兵，她的住所成了魏玛城中少数得以全身而退的地方，这吸引了许多人来她这里避难。约翰娜竭尽全力地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她拿出了自家的葡萄酒和肉汤供给伤员，她的义举被许多魏玛的名流效法，歌德就是其中的一员。这场战争帮助了这位富商的遗孀，此时在魏玛城中，她已经名声在外。歌德主动拜访了约翰娜，她日后曾细致地描写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家人告诉我有一位陌生人来访。我走进前厅，看见一位英俊而严肃的男士，他身着黑衣，很优雅地深深鞠了一躬，对我说：‘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枢密顾问歌德’。我环顾四周寻找歌德在哪里，因为根据别人的死板描述，我根本无法从这个人身上辨认出他就是歌德。”

歌德不仅成为了约翰娜家的座上宾，而且还把自己的妻子克里斯蒂娜引荐给这位汉堡来的女士，克里斯提娜是歌德的管家，她已经与这位伟大的人生活在一起18年了，并且育有一子，她的身份实在是不够高贵，以至于魏玛城中的人都视她的存在为一个丑闻。但这位汉堡来的女士可不是城中人，她有着非凡的智慧，她深知自己

如若接纳了克里斯蒂娜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讨好了歌德。她成为这个城中第一位接纳歌德妻子的人，歌德对此十分欣喜，便经常来到约翰娜家，这也带动了城中的其他文化精英，约翰娜家的茶会从此便诞生了。

约翰娜的个性中充满了自由气息，这与叔本华完全不同，她其实为叔本华做出了表率，但儿子并没有看到这一切，还深陷于父亲的桎梏中。对于儿子的这种哀怨情绪，她放任不管，但终于在1807年夏天，厌倦了这种抱怨的约翰娜打算解救不到20岁的叔本华，因为这个年轻人，实在无法靠自己跳出这个“囹圄”。她多次写信告诉叔本华其实他可以选择别样的生活，他可以选择上大学，她还举了身边朋友的例子告诉叔本华现在开始上大学也并不晚，可是叔本华还是固守着对于死者的忠诚。在约翰娜眼中，她的儿子越来越像自己的丈夫，她在1807年2月写给叔本华的信中说道：“你对自己的处境一点儿也不满意，这一点我早就知晓，可是对此我并不十分在意。此外我十分明白，你青年时代的那种活泼的个性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你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了可悲的遗产——愁苦冥想的习惯。我经常担心的就是这一点，可是对此我无法改变，因此我不得不宽慰自己，只希望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或许时间也愿意在这方面使你发生改变。”当然，时间并没有真的改变叔本华的个性，但是却改变了他的选择。



魏玛大学

在看过了母亲的朋友费尔诺夫（Fernow）的信后，叔本华彻底地放弃了对于父亲的忠诚，费尔诺夫在信中写道：“在做出这样一个对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之前，必须对自身进行更加认真严肃的考察。或者欲求必须如此的强大和坚定，以至于人可以完全被理想给指引，就像人可以听从真正的本性一样。后者无疑是最可信的和最好的，因为这恰恰表明了您内心的呼唤。仅仅出于对某种使命的不满而使自己委身于另一个使命，这只能带来烦恼，因为后一种使命只是凭借其外在的魅力吸引着您，而您却不知道，它是否会迟早引起您同样的厌倦和不满。这样不但一段宝贵的时光就此逝去，无法挽回，而且由于这样的错误判断，您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从而失去制订和遵循新的人生计划的勇气和力量。”这封信使叔本华热泪盈眶，他重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终于放弃了学徒生活，前往魏玛。

约翰娜虽然希望儿子快乐一些，但她绝对不希望叔本华来打搅她的生活，她难以承

受另一个海因里希来到自己周围。她将儿子安排到了哥达的人文中学，但叔本华惹恼了学校的教师，不得不前往魏玛。约翰娜并不在意叔本华对于老师的无礼，但是她绝没有想到自己成了这件事的受害者，儿子的争强好斗，早已在她的文学聚会中显露无遗，她的朋友中没有几个人喜欢叔本华，其实就连她自己可能也并不喜欢叔本华，虽然她写给叔本华的信中写道：“我真的喜欢你，对此你不会怀疑。我已经向你证明过这一点，只要我还活着，今后也会继续证明给你看。我的幸福就是知道你生活得幸福，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可是不必成为你幸福生活的见证人。我对你说过多次，与你生活在一起会很困难。”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约翰娜对于叔本华的到来是多么地焦虑。

1813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叔本华，终于有机会跟母亲住在一起，此时的约翰娜正与小自己12岁的盖尔斯腾贝克（Geerstenberg）打得火热，这位年轻的男士十分倾慕约翰娜，并且也享受能同约翰娜一起出入歌德家的感觉，他是位在文学上才智有限的人，但是他的魅力却让许多魏玛的女士折服。他与约翰娜的友谊在别人看来似乎超越了朋友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约翰娜从未爱过这个人，她只是享受于同这个年轻人的亲密关系，这是自从费尔诺夫死后，她从未感受过的友谊。她从来没有想过与这个年轻人结婚，甚至想要撮合他与自己的女儿成亲，她此刻正在享受自己的自由生活，任何人都不能让她放弃这种自在。她此刻已经出版了几部作品，在朋友圈中，她不仅仅是魏玛社交圈中的重要人物和歌德的朋友，而且还是一位作家，她找到了自己生活中的新定位，这使得她十分得意。

但儿子始终怀疑母亲与这位年轻朋友的关系，他是十分保守和固执的，父亲走后，他容不得任何人占据母亲身边的位置，如果有人有资格行使父亲的责任，那么这个人也只能是他自己。约翰娜并非没有追求者，好多有身份的人都曾向她求婚，但她深深知道儿子的这种嫉妒心，她始终保持着分寸，免得给叔本华增加更多的疑虑和

痛苦。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邀请儿子与自己同住，这个决定其实从后面的结局来看是极其错误的，这段同住时光甚至断送了母子之情。

来到约翰娜家居住的叔本华并未保持客人的风度，而是时刻与盖尔斯腾贝克针锋相对，对此约翰娜曾在信中这样劝说儿子：“你应该让其他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就像其他人也让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生活一样。”叔本华可做不到这一点，他继续着自己的无礼，继续着自己对于平庸之辈的种种恶言恶语。最终的结果是，约翰娜让年轻的朋友独自用餐，以免不快发生，而且在叔本华面前，她也不再与这位朋友会面，这种克制保持了3个月，她就再也无法忍受。约翰娜不希望儿子以这种方式插入自己的生活，她希望回到那种相互独立的状态，她在信中写道：“我要到乡下去，在获悉你已经离开之前我不会回家……不是米勒（盖尔斯腾贝克），而是你自己扯断了与我的亲情。”这在叔本华看来，自己无疑是被赶出家门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他对于母亲始终无法保持宽容的态度。

1819年但泽的穆尔破产事件，使得约翰娜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她们母女在魏玛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很难维持社交圈的生活。1829年，她们推说因为健康原因要搬离魏玛，约翰娜和女儿迁居到温克尔乡间的一所房子里，这是阿黛拉一位有钱的朋友安排的住处。约翰娜此时还是处于事业的顶峰，写作不仅是爱好，而且还成为糊口的工具，1831年布罗克豪斯出版了她的24卷全集作品。可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人们逐渐淡忘了这位女作家，她的经济情况也就越来越差。1837年，约翰娜母女迁往耶拿居住，她在这里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遗憾的是1838年4月16日，约翰娜·叔本华在还没有完成回忆录的时候就去世了。

妹妹：因丑陋而与爱情无缘

1797年，阿黛拉·叔本华（Adele Schopenhauer）出生于汉堡，她和叔本华之间相

差9岁，并且她一出生，叔本华就被送往法国接受教育，他们之间其实并不熟悉，也少见面。阿黛拉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她经常出席母亲所举办的各种社交晚会。歌德非常喜欢这位姑娘，时常与她聊天，她还策划了许多魏玛的文艺活动，在魏玛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人们眼中她“才华出众”。虽然这位少女聪明而端庄，但她却没有美丽的外表，就连她的母亲也会写信给朋友告诫他们不要被阿黛拉的外表吓到。阿黛拉的内在极其丰富，而外在却如此寒碜，她的丑陋带给她无穷的痛苦，她生性敏感，渴望获得爱。她的朋友奥蒂莉娥(Ottilie von Pogwisch)是位美人，年轻的男士们向她们大献殷勤也仅仅是为了讨好这位朋友而已，阿黛拉是他们能够诉说心事的对象，却不能获得他们的爱。可怜的少女，明明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但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她只是被人利用，成为能够接近她的朋友的阶梯，她对此一开始还觉得有点儿受宠若惊，但久而久之就厌烦了。她渴望被爱，这种渴望到达了疯狂的地步。



阿黛拉·叔本华



阿黛拉·叔本华

1813年的春天，她与奥蒂莉娥意外地发现了一位受伤的狙击手，她们对于这位军官投以了极大的热情，她们悉心照料这位英雄，为其送菜送饭，两位朋友都对这位叫作海因克的军官产生了爱慕之情。阿黛拉对于这位英雄的爱成为了她心灵的避难所，能够得到他的敬意她就心满意足了，她以这位英雄为评断男子的标准，这份爱慕之情一直影响了她10年之久。

对于叔本华同母亲的争执，阿黛拉一开始无所适从，但最终她做出了选择。毕竟这位年长于自己9岁的兄长与自己并不熟悉，从小陪伴她的是母亲，她自然地站到了约翰娜的一方。她先是断绝了兄妹之间的来往，但他们不久之后便恢复了书信往来。

对于叔本华来说，他希望妹妹可以摆脱母亲的控制，独立生活，他在信中劝阿黛拉嫁人，这种建议并不合阿黛拉的心意，她不会找一个不如意的人结婚，现实也是没有合适的人向她提亲。当叔本华来到德累斯顿的时候，阿黛拉曾想要去照顾这位兄长，还要想办法促成母子的和解，但她的计划并未如愿，叔本华根本不想和妹妹一起生活，他写了一封十分绝情的信断然拒绝了阿黛拉的要求，这使得阿黛拉十分伤心，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再次中断。

但是，最终阿黛拉还是原谅了他的兄长，他们再次开启了书信往来。此时的叔本华正在忙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出版事宜，他在信中向阿黛拉讲述了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使得阿黛拉十分不安，在她看来这位自命不凡的兄长不仅要与母亲为敌，而且要与时代精神为敌。当这部著作面世之后，阿黛拉给身在意大利的叔本华通报歌德对于这部书的评价，在阿黛拉看来，歌德十分欣赏叔本华的这部作品，她迫不及待地想让兄长知道这件事情。

叔本华的意大利之行，使他与妹妹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但随着1819年5月，约翰娜和阿黛拉的经济状况陷入危机，这种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兄妹之情再次崩塌。其实叔本华家族的几次内部纠纷，就与“钱”脱不了关系，这一次也不例外，约翰娜与阿黛拉的全部财产存在但泽的银行家手中，但此时这位叫作穆尔（Abraham Ludwig MUHL）的人面临破产的威胁，如果他破产，约翰娜和阿黛拉将失去她们的所有财产，叔本华也将损失自己1/3的存款。母女不能坐视不管，她们打算到但泽亲自解决这个问题，在但泽期间，阿黛拉尽力给叔本华通报事情的进展状况，但她也暗示叔本华，如果事情能够达成调解，她将优先争取自己的那份补偿，不过她也同时向哥哥许诺：“在我有可能做出什么伤害你的事情之前，我一定把我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你继续相信我吧。”

多疑的叔本华，当然并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妹妹和母亲，不过最让他忌讳的还是银行家穆尔，他无法相信这位商人开出的条件，不要忘记叔本华也做过几年的商号学徒，他在这方面远比母亲和妹妹要精明。他并不急于从穆尔那里拿到补偿，而是任由他终止汇款，他要等到穆尔再次具备支付能力时，再向他讨要欠款。他这种举措无疑是冒险的，但这十分值得，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保全自己的全部财产，他当然并不希望母亲和妹妹遭受损失，但他更不希望自己上当受骗，在这一点上他牺牲了家庭关系，这让阿黛拉十分伤心，在她的心中，她已经无法原谅叔本华，“因为我的心已经和他分道扬镳了”。

经济方面的分歧并没有使叔本华和阿黛拉完全断绝书信往来，叔本华从妹妹的信中得知了她们的经济状况很差。此时的阿黛拉已经离开魏玛，她的生活还是被母亲牢牢地控制着，而她的兄长也没有要解救她的意思。阿黛拉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姑娘，这可以从别人的观察中看出来，“诚然，阿黛拉虚荣心颇强，有时候的确有些可笑，可是她绝不会弄痛一个孩子，没有丝毫坏心思，而且能够做出最大的牺牲，她每天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丝毫没有夸耀自己的言行。只要是能够帮助一个可怜人或者一个朋友，她会不假思索地放弃一切盼望已久的娱乐，拿出自己长期以来为了实现她心中最大的愿望而积攒下来的钱”。阿黛拉虽然有点儿虚荣，但努力维持着家计和认真照料着母亲，她的性格与约翰娜完全不同，约翰娜很少真正地为家人着想过。

阿黛拉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爱情，她曾和一位医学院的学生交往过，后者在拿到了她赠予的歌德的珍藏版作品后就娶了别人。她还与一位名叫哥特弗里德·奥扎恩的自然科学家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但是最终因为对方家长的缘故作罢，这位男士最后娶了一位女佣，这颇有些赌气的意味。阿黛拉的爱情不顺，经济状况很差，她在给兄长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充满激情的感受能打动我，没有希望，没有计划——

几乎连一个愿望也没有，因为我所有的愿望都无法实现。”阿黛拉流露出想要通过死亡来获得解脱的想法，确实人们也曾经怀疑过她想自杀。



德累斯顿

她借由书信向叔本华诉苦，但这显然不是叔本华愿意承受的事情，他恐惧妹妹这种敞开心扉的方式，这超过了他所愿意承受的限度，他并非是铁石心肠，而是他若是知道了阿黛拉的辛苦，就避免不了自己心生怜意，他不想让自己陷入这种境况中，所以他始终保持着距离。阿黛拉也看出来兄长并不想对她负责任的态度，她在给叔本华的信中写道：“母亲一定会在我之前死去，但是你绝不会碰上一个不知该如何是好、稀里糊涂的妹妹缠着你不放！我知道，我会比你穷得多，但是你放心，我会自己想法子，哪一天我在寂寞中死去，剩下的那些我整理并悉心保存的东西全部归你。”阿黛拉始终还是这个家庭里最会为对方着想的人，当母亲过世后她确实也没有对哥哥叔本华提出什么要求。1840年旅途中的阿黛拉见到了叔本华，这次见面气氛融洽，可是双方也都没有再次见面的意愿。

阿黛拉生命中的最后10年是在朋友希碧蕾（ Sibylle Mertens Schaff Hausen ）的资助下度过的，住在波恩的她是位长相丑陋的老太太，她时常会遭到孩子们的嘲笑，也会成为聚会上人们的谈资，她的人生在1849年画上了句点，在她写给叔本华的最后一封信中，她似乎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对一切做出了安排，她写道：“如果我突然死了，请允许我委托我的朋友希碧蕾将这些对你来说没有用的东西按照我的意愿分送给我年轻时的朋友们。即便将这些变卖了，你也无法从中获得多大的收益。”对阿黛拉来说，也许死亡真的是一种解脱，她始终活在家庭成员的夹缝中，无论是约翰娜还是叔本华，他们更多的都是出于自己的方便，来要求阿黛拉，这位相貌有些丑陋的姑娘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自卑，她甘愿承受了许多，却无法换来心中期待的幸福，她的不幸就在于与一群自私又自恋的人生活，却没有挣脱的勇气。

第二章 求学的岁月

勒阿弗尔的第一课

叔本华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商人，9岁之前的叔本华从没有感受到过父亲的存在，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对叔本华人生的裁定也是从9岁开始，因为他坚信孩子的“可塑期”在8岁左右为分界线，此前的教育和关注对其不会有任何效果。于是，1797年，也就是叔本华9岁的时候，父亲在他人生中正式登台，他把叔本华带到勒阿弗尔一位生意伙伴格雷瓜尔·德·布莱希玛身边，进行了两年的人生课程的学习：学习“阅读世界这本书”，学习社交规范，学习法语。在格雷瓜尔身边的两年被叔本华追忆为“最为快乐的时光”，是一本让人愉快的“生活之书”。他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且，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更加能够受到关爱和照顾，他更加了解自己的性格和优势。1799年春天，当父母催促叔本华回到汉堡时，他非常忧伤，他知道这

意味着自己的快乐求学要结束了，迎接他的将是父亲已经为他设定好的一条他十分不情愿走的商业之路。

汉堡隆格私学

1799年夏天，叔本华从法国回到汉堡，被父亲安排进入了约翰·隆格（Johann Heinrich Christian Runge）创办的私学中，他在这里度过了4年时光，学校位于汉堡的高级社区，很多上流家族都把孩子送往这所学校，每星期有26节课，他们每天的上课时间是：早上9:00至中午12:00，下午15:00至17:00.在这里孩子们白天学习，晚上就投入于各种社交活动之中，但叔本华对这些丝毫没有兴趣，他并没有十分热衷于跳舞或者与大家闺秀周旋。

这所学校教授孩子关于商人应该知道的知识，并且还传授关于教养方面的规范。所以课程设置上会比较侧重地理、数学、历史和宗教，对于拉丁文等不实用的知识只是点到为止。这所私学的创办人隆格是位杰出的教育人士，他原本是要成为一名牧师的，但是并没有获得这方面的职务，鉴于同上层社会的良好关系，他的私学很快就成为了汉堡当地相当成功的学校。隆格很乐于和学生成为朋友，并且经常进行家访，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好地与家长进行了沟通，达成了良好的合作。在这里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有时候会对其他老师颇有微词，认为他们仅仅是教书匠而已，但对隆格却是十分尊重。

在汉堡的这所学校中，叔本华在数学课上学习各种货币之间的换算，在地理课上了解各处交通要道和贸易中心所在，外语学习是为了起草商业信函准备的，所以能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了，当然宗教课程也占了很大的比例，但在这些宗教课程中并非是宣扬神秘主义和灌输教条的神学规范，而是教授一种自然神论的宗教观念。虽然隆格先生与叔本华的关系一开始不错，但最后叔本华不知为何惹怒了他，当然这具

体的细节没有人清楚。

这位但泽少年在学校中并没有多少朋友，但有两位同学与他关系不错，他们是：洛伦茨·迈耶尔（Lorenz Meyer）和卡尔·戈德弗洛伊（Karl Godeffroy），这二人对叔本华颇有些敬意，并且还为了他争风吃醋，他们在与叔本华的交往中处处小心，生怕让他的朋友觉得自己无趣，但其实这三人的友谊也仅仅是泛泛之交，1807年叔本华离开汉堡后，就再也没有与其中任何一方有过交往，这两位曾经看似“心心相印、心有灵犀”的朋友也就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了。

读商科学校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继承家里的产业，然后娶个富家小姐，谋求个一官半职，叔本华对于这样的规划并不满意，他的同学迈耶尔（Lorenz Meyer）已经决定要去一家商号当学徒，他要在这个商号中当7年的学徒，然后帮工3年，并且必须在老板家住宿，不能擅自离开，叔本华的父亲早已为他找了类似的出路，他15岁毕业之后，就会被安排进入马丁·耶尼诗（Martin Jenish）的商号中当学徒。他十分反感这个安排，他想要转学进入文科中学，然后去学习拉丁文、希腊语、文学和哲学，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隆格的支持。

叔本华在学校中十分好学，在家中也饱读父亲的藏书，他无所不读，虽然其中有充斥男欢女爱的小说，但多数都是品位极高的作品。在他的母亲看来，他似乎对阅读有种贪得无厌的劲头，在她看来叔本华还太小，承受不起许多最杰出作品所带来的震撼。

在商学和文学选择上的犹豫不决，终于使父亲决心采取行动，他给了叔本华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第一，留在汉堡学习，转学到教授拉丁文的人文学校中；第二，跟父母踏上漫游欧洲之旅，但是回来之后必须去耶尼诗商号中当学徒。这个办法过于残忍，让一个15岁少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追寻自己的心，便失去了漫游欧洲

的机会，但如果跟着父母游历欧洲，回来之后必然会陷入深深的厌恶之中。最终，他决定跟父母去旅行，尽管这个决定让他羞愧不已，他此时认为自己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卖身为商，但在叔本华的心中，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这种背叛感还是输给了好奇心。

欧洲之旅：并非一次对理想的背叛

这次历时两年的欧洲之旅正值叔本华的青春期，一路上所见所闻之事，带给这个孩子的感受是具有冲击性的，在他的冷峻观察之下融入了多愁善感的情绪，他把这种复杂的感受体现在了他日后的哲学观点之中。旅行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感都写在了日记本内，这是他父亲的要求，他的记录十分详尽，日后他母亲在撰写游记的时候，也参考了其中的许多资料。

1803年5月3日，叔本华一家人起程了，此时他妹妹不过6岁，被寄养在亲戚家里，这趟欧洲之旅经过了不莱梅、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伦敦、巴黎、波尔多、苏黎世和维也纳等地，这一路上他们拜访熟人和朋友，并且成功地打入了上流社会生活中。旅行的第一站是不莱梅，在这里他们探访了铅窑，观看了陈列其中的干尸；沿途经过的威斯特法伦在叔本华的记忆中却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他用“黑色的荒原”来修饰自己对威斯特法伦的印象，这里阴雨连绵，环境肮脏，一家人只能用难以下咽的干粮充饥，相当狼狈；随后他们前往了荷兰，5月11日，他们一行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在这里叔本华第一次见到了菩萨的塑像，5月24日，他们来到了加莱，在这里他们恰好登上了去英国的最后一班船，而幸运抵达了不列颠。到达英国之后，他们第一站选择了伦敦，伦敦的繁华让叔本华目不暇接，这里到处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与欧洲大陆的萧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伦敦他们一家进入了王宫，见到了国王和皇后，叔本华形容国王为相貌堂堂的老人，但皇后却一点儿也不体面，除此

之外，他还观看了腹语和哑剧表演，参观了伤残军人医院，不过最激动人心的就是观看了莎士比亚的戏剧。

当父母去游览苏格兰的时候，叔本华在温布尔登的一家寄宿学校学习英语，这3个月的经历简直是痛苦难耐，学校中的生活充斥着宗教色彩，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之前都要祈祷，除此之外，学校还盛行体罚制度，这没完没了的折磨简直是烦透人了。虽然他向父母表达了在这里学习的不满，但他的父母并没有什么举措，只是轻描淡写地劝慰了他。1803年9月，父母旅途归来，他终于可以重新回到伦敦。在伦敦小住了一阵子后，1803年11月，全家人再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回到法国，抵达巴黎后，叔本华感叹于巴黎与伦敦真是如此不同，伦敦的大都市风范同漆黑一片的巴黎形成了对比。在一位故友的引领下，他们参观了法国大革命的遗迹，并在阅兵仪式中见到了拿破仑，与英国皇室不同，叔本华对于拿破仑颇为敬重，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相貌非凡，我一眼就能从众人之中将这位执政官认出来，只是距离太远，无法辨认出他的五官相貌。他胯下一匹白色骏马，身边簇拥着始终伴随左右的忠实随从。”

离开巴黎后，一家人于1804年1月底前往波尔多，这一路的旅程中并未见到许多大革命的遗迹，一切还保持着传统的法国风貌。叔本华对波尔多印象颇好，他称这里为“法国最美的城市”。波尔多风景如画，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感也并不强，在许多上等人家也颇有平民百姓的风味，在这里他们待了差不多两个月，并且赶上了波尔多的狂欢节，人们在林荫道上恣情欢乐，无拘无束。旅行的下一站是图卢兹，他形容“这是世间最迷人的地方”，这一路上桃花盛开，四处可见残垣断壁和废弃的宫殿，这都是大革命留下的遗迹，在这里他们还参观了古代竞技场，而后他们又去了马赛和土伦。这一路的所见所闻给少年叔本华提供了日后为其形而上学思想服务的各种体验。

叔本华在自己的《学术简历》中写到了关于这次欧洲之旅的体验，他写道：“在青春萌动之年，一个人的心灵最容易受到各种印象的侵袭.....通常会凭借空洞的言辞去描述所见所闻.....从而消磨了原本敏锐的智性，使之退化，而此时的我则有所不同，通过对事物的冷静直观，我的精神得到了滋养，受到了真正的教益.....尤其使我感到愉悦的是，此次旅行对我而言不啻是一次教育，它使我很早就养成一个习惯，那就是不要仅仅满足于事物的名称，而是要观察和研究事物本身，并坚决地将从这种直观中得出的认识置于名称之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日后凡是要对事物发表见解之时我从来也没有陷入过窘境之中。”

欧洲之行让年轻的叔本华得以见识这个世界，获得许多经验，这些经验便是其哲学思想的来源。

从哥达到魏玛：从春风得意到寂寞暗恋

在商铺中当学徒的叔本华生活得十分苦闷，约翰娜虽说想帮助儿子摆脱困境，但她从未考虑将叔本华安置于魏玛读书，她越来越在叔本华的身上看到他父亲的影子，她目前怡然自得的生活，可能会被她儿子的到来而打扰。听从了费尔诺夫（Fernow）的建议，她将叔本华安置于哥达的“卓越人文中学”，并为叔本华找到了住处，聘请了一位私人教师，办理了入学手续，这一切她并未征询叔本华的意见，但欣喜于脱离学徒生活的叔本华，并不介意这些安排。



哥达

哥达是一座小城，这座小城以自己的人文中学为自豪，很多外地人远道而来求学，这座中学享有盛誉，甚至可以跟大学比肩，在这里叔本华成为了学校里的名人，由于比其他的学生年长几岁，并且拥有丰富的游历经验，他的见识和博闻很快就征服了他的同学，他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在这座小城中，叔本华带着他来自汉堡的优越感，与许多贵族阶层的孩子混在一起，这使得他的母亲约翰娜十分不满，他花销巨大，有时候甚至一天就会花掉一个小手工业者一个月的薪水，他迫不及待地向他的朋友安蒂姆和母亲炫耀他在哥达所取得的成绩，他的德文作文和古代语文成绩优异，得到了教授和校长德林的赞赏。但是，母亲并未对他取得的成绩投以赞许的言辞，而是奉劝儿子要保持克制，要想真的取得些成绩就要认真全面地学习，她还不忘提醒叔本华要节俭地生活，与贵族阶级的孩子保持距离，她写道：“你属于市民阶层，你也最好待在这个世界里，好好想想，你曾向我保证，你愿意放弃一切的荣耀。与追逐浮华和表象相比，如果你能够献身科学，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荣誉。”

母亲的这种担忧确实很有必要，当叔本华放弃了成为商人的可能性，选择成为一名学者，就意味着他今后的生活就要仰仗他的遗产过活，如果不懂得节俭，就无法真正养活自己，在约翰娜的眼中，自己的晚年还是希望与儿子和他的子嗣一起生活的，并且也希望叔本华能照顾自己的妹妹阿黛拉，所以劝儿子节省一点儿在所难免，但这却让叔本华十分反感，母子之间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因为在叔本华心中，他始终对母亲在魏玛的生活充满担忧，他担忧约翰娜再次嫁人，父亲死了，他自觉地成为了老海因里希的代言人，他不允许也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母亲的社交生活和文学沙龙在他眼中是充满隐患的。

在哥达春风得意的日子，让叔本华失掉了许多节制，他敢于开一些危险的玩笑，这断送了他在这里学习的机会，他写了一首诗挖苦哥达的一位教师，在诗中这样写道：“讲台上的饰品，教席的欢愉；城里的小说家，共济会的代言人；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彻头彻尾的犹太人、异教徒；他早上拿着书本，而晚上则扛着抽屉；里面装着所有师傅的七种自由技艺；这位先生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是所有文艺爱好者的菁华和冠冕；他有成千上万的朋友，并能——道出他们的名姓。”这首讽刺诗不仅惹恼了哥达所有的教师，并且使他失去了校长的支持，这使叔本华十分痛苦，他写信给母亲希望离开哥达前往魏玛，这让她的母亲充满忧虑。

在约翰娜眼中，叔本华的到来会打破她生活的平衡，她对儿子的评价是：“你人不坏，也不是没有思想和教养。你拥有一切必需的素质，可以使你为人类社会增光添彩。我了解你的性情，我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你。尽管如此，你还是令人十分厌烦，让人难以忍受，我觉得和你生活在一起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情。”得出这样的看法，源自于叔本华到魏玛拜访母亲的不愉快经历，我们可以从约翰娜的信中看到具体的状况：“亲爱的叔本华，你来这儿看我也就那么几天，可每次都会有激烈的场面出现，可都只是为了些琐碎的事情。只有当你走了以后，我才能自由地呼

吸。你在场的时候总是对那些不可避免的事物抱怨不休，你那阴沉的表情，你那些荒唐不经的判断，这些判断就像卜辞那样从你的口中说出来，不容他人对此提出异议，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压抑。”

约翰娜最终还是接受了叔本华来魏玛的要求，她给儿子租了一间小套房，并提出了一些要求，“你好好听着，我想如何与你相处：在你自己家里你是主人，在我这里你是客人，就像结婚以后我在自己父母家中也是客人一样。一位受欢迎的可爱客人总是受到亲切的款待，可是他不应干涉主人的家事。你也不要管我的家事，有关阿黛拉的教育，健康以及佣人的事情也根本用不着你操心，迄今为止没有你我也料理得很好，今后也会是如此。”叔本华接受了母亲开出的条件，于1807年11月23日来到魏玛。

在魏玛的日子与哥达形成了对比，在这里人们都是他母亲的朋友，很少有人对他投以关注，他经常参加母亲的茶会，在这里能见到歌德，虽然在叔本华内心中一定是十分尊敬歌德的，但是他有时候出言不逊的行为却不讨歌德欢心。在魏玛这两年生活中，虽然歌德经常出入于约翰娜家，但却很少与叔本华交谈，这位年轻人在魏玛的生活其实是有点儿寂寞的。不过他能经常在魏玛看到一些戏剧演出，这些戏剧一定对他形成了久远的影响，他的很多哲学思想就是起源于对悲剧的反思。

在魏玛，约翰娜为他请了一位教师，这位叫索帕的年轻人在魏玛的中学任教，他关于希勒的言论惹恼了歌德，从此不可能再出现在约翰娜家的茶会中。学识渊博的索帕，对此耿耿于怀，他迁怒于约翰娜，他跟叔本华说了许多关于他母亲的诤言，这些言论多少也影响了叔本华对于母亲的看法。1809年，叔本华21岁，他终于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财产了，这笔总数为20000塔勒的财富，每年能给他带来差不多1000塔勒的利息，这足够使他过上富庶的生活。在魏玛，他第一次陷入对于女性的

迷恋中，他被卡洛琳娜·雅格曼(Caroline Jagemann)深深吸引，这位戏剧明星是公爵的情人，叔本华对于她的爱慕也便只能藏于心中。1809年10月7日，叔本华离开生活了两年的魏玛，前往哥廷根。



卡洛琳娜·雅格曼

哥廷根与柏林：哲学情结的摇篮

哥廷根大学是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在1734年建立的，这所大学具有别样的魅力，在学术上享有盛誉，曾被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称为“德意志学术中心”。自然科学学科在这所大学中占有主导地位，叔本华之所以选择这所大学，就是希望在知识上多一些积累。他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搬入了教授施拉德的工作房中，在这里他养成了一生的生活作息规律。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期间，叔本华已经不留恋于呼朋引伴，他此后对这段生活评价时这样写道：“在哥廷根度过的两年中，我依然保持着那种已经习惯了的勤奋状态，献身于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并没有因为与其他学生的交往而受到丝毫阻碍或让我分心。因为我已经成熟，经验日益丰富，我的秉性与众不同，这些因素使我每时每刻都处于隔绝和寂寞之中。”



哥廷根大学

虽然在医学院注册了，但是他心怀对于哲学的热爱，在第三个学期他打算放弃医学献身于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生命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下定决心，用思考生命的方式度过一生。”虽然哲学被许多人称为是“不实际的专业”，但是对于年轻的叔本华来说，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是时候要真正为自己的心做出选择了。在哥廷根读完四个学期之后，叔本华打算转学到1809年才成立的柏林大学，之所以选择柏林大学，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是写道：“1811年我移居柏林，期待着能够结识那位真正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才俊之士费希特。”此时，费希特是柏林大学的校长，虽然他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时刻，但叔本华依然对这位康德的接班人充满向往之情。在转往柏林大学的时候，歌德为这位年轻人写了一封推荐信，但这封推荐信并没有对叔本华做出任何赞许，只是谨慎地描绘了他的具体情况，歌德原本是不愿意写这封推荐信的，但是在约翰娜的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当年叔本华要去哥廷根大学读书的时候，也试图寻求歌德的推荐，但他并未答应此事。叔本华在青少年时期曾经来过两次柏林，他对于柏林的印象并不好，因为第二次来柏林的时候，就是他那次欧洲之旅的终点，面对马上要开启的学徒生活，叔本华不可能有心情欣

赏柏林的风貌。其实，此刻的柏林也没什么美景可言，柏林到处充满了沙尘，他不得已而紧闭窗户，这座拥有20万人的大城市，到处在大兴土木，街上的行人没有其他欧洲大都市人的体面，他们不过是些才脱离乡巴佬生活的人。



英国国王乔治二世



柏林大学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

1806年普鲁士战败，这使得人们进行了反思，该如何重新建设国家，改革者们将目光投向了大学的建设上，柏林大学与哥廷根大学不同，它更关注于人文学科的建设，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改造人的目的，这吸引了一大批伟大的哲学家来此授课，其中费希特更是被选为第一任的校长。

从哥廷根转到柏林大学的叔本华就是为了聆听费希特讲课，1811年秋季他首先听了费希特的《意识的诸多事实》这门课，在这门课中，费希特介绍了哲学的起源，他认为哲学起源于惊诧，伴随着“彰显事实的闪电”这种惊诧便开始了，他还认为自我借助经验进行不断反思才能彰显事实，叔本华相当怀疑这样的论断，在他眼中借助反思而反思是重复的运作而已，无法达到真正的飞跃。费希特的各种观点越来越让叔本华疑惑，他觉得这些内容过于晦涩，自己似乎无法真正理解这些话的含义。这种疑惑没有持续太久，在1812年听费希特的《知识学》这门课时，叔本华的笔记中充满了对这位哲学家的嘲笑，他的批注中充满了讽刺的言语，“疯狂的呓语”，“简直是胡扯”，用今天的话说，叔本华一直在笔记中“吐槽”他的老师，当费希特说“自我是存在的，因为它正在就座”，叔本华就在旁边画了一把椅子。

当费希特说“自我不是通过某个他者而获得澄明，它就是明亮的，它就是光明本身”，对此叔本华写道：“因为他今天不是把蜡烛插在烛台上，而是把纯粹之光插在烛台上，所以下面的内容无法记录。”

柏林大学组建的时候，是暗藏着爱国主义动机的，但这种动机被压制着，在法国的实际统治之下，人们克制着自己的不满，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始终无法出版，大学也不能声援爱国主义运动，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局对一切审查得都颇为严格，人们仅仅能借助戏剧来表达自己的情怀，一句“国王万岁”便能使所有人齐声高呼，平时龟缩在自己圈子的人，此刻才得以释放自己的感情。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开战，此时的普鲁士还是站在拿破仑一方的，但是随着战事的蔓延，人们发现伟大的拿破仑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1813年3月28日，普鲁士终于对法国开战，此时柏林大学内空荡荡的，教师们在花园中操练，学生们出动去挖战壕，而此时的叔本华根本没有心情陷入这种爱国主义运动中，他写道：“人应当从自己的生活之中升华而出，应当认识到，一切的过程和事件、喜悦和痛苦都无法出动他那优良的、内在的自我，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

1813年5月，柏林的情况越来越危急，此时的叔本华再也无法继续待在柏林了，他要逃往魏玛，他也为军队捐助了一笔钱，也算尽到了某种责任，但这已经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他是不会去打仗的，也不会投入到任何政治运动中。在他心中始终有个外乡人情怀，所以他不必履行什么国民义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决定用头脑来服务于世界，而不是用暴力来服务国家，对他来说，德国不是他唯一的祖国，他是要奉献给全世界的。这奉献的第一步，就是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博士论文，这不仅能让让他获得学位，而且对于他一生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一部作品在我的笔下，更多的是在我的脑中渐渐成熟，这是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的一体制作，人们迄今为止错误地将它们彼此分离，就像把人分割为灵魂

和躯体一样。就像在母体之中的胎儿一样，这部作品在继续生长，慢慢地、逐渐地具体化。我还不知道首先出现的东西是什么，最后出现的是什么，就像母体中的胎儿一样：我——无论是坐在这里这个我，还是朋友们所熟悉的那个我——无法把握这部作品的形成过程，就像母亲无法把握她自己的胎儿一样。”他决心寻找一处远离纷争的安静之地，孕育自己的作品。

撰写博士论文：自掏腰包印刷成书

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是在鲁道尔施塔特的一家乡村旅馆中完成的，这里远离战争和尘嚣，能让他沉浸于创造自己精神世界的欢愉之中，鲁道尔施塔特可以称得上叔本华的第一个哲学避难所，在这里的学术写作和思考，标志着哲学走进一个更为崇高的境界，人生也由此进入另一个新阶段。



鲁道尔施塔特

1813年6~11月期间，他独居于此，陶醉于对最为冷僻的问题的思索中。他的博士论

文有一个晦涩难懂的标题，这所谓的“充足理由律”就是他将康德的哲学推向极端化的产物，康德的认识论结构十分复杂，他将其简化为“充足理由律”，这充足理由体现于对于进入表象的所有事物，都要追寻它的理由，并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他区分出四种“追问类型”：第一，追问生成的理由，也是对于因果关系的探寻；第二，追问认识的理由，也就是寻找判断的依据；第三，纯粹几何和代数规则的解释，这些是无法更进一步追问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第四，追问动机是什么，也就是内部的因果关系，这一种充足理由律是与人类的行为有关联的。

与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叔本华在这里并没有认为人们可以从“理性”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理性所能承担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必须借助于知性才能起到作用，知性将外界事物进行编码，这些编码再次被理性解释，才使人获得概念。叔本华的方式是从直观的认识出发来解释人类的认知能力的。

在他的这篇论文中，叔本华对于自己的哲学思想并未完全领悟，他依然希望能够在这个时代得到认同，虽然他已经明白这个时代的主流哲学精神是与自己不同的，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些异质的东西，隐藏起自己的自恋与自大，他在给耶拿大学教授的信中还写道：“假设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您憎恶的话，我请求您不要对我有所隐瞒。”这种态度，并不代表他对自己真的抱持什么怀疑，只是代表他还不想与主流学术界交恶，他还想在这里面寻求自己的位置，此时的叔本华还没有尝到真正在学术上寂寞的滋味，他只是个刚刚撰写完博士论文的学生。但他的哲学精神已经形成，只是此时还未成熟，他想以自己的方式启示世界，他写道：“人们总是在寻找‘为什么’，而不是静观‘某物’；人们总是在追求遥远的东西，而不去把握近在咫尺无处不在的东西；人们总向外界，尝试一切方向，而不是回归自我，在这里所有的谜团都可以解开。”这段话在叔本华未来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他对人们追求未来而放弃眼前的幸福不屑一顾，在他的眼中自我的满足远比满足他人重要

得多，这就是叔本华，他其实一直都坚信自己的观念，只是任何成长都是需要时间和经历的。

柏林的战乱，让他无法将手稿寄往柏林大学，他转而把目光投向耶拿大学，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示出了与以往不同的处事法则，他先寄了10个金币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两天后才把论文的手稿、简历和一封谦恭有礼的信件一同寄出。耶拿大学的人知道约翰娜·叔本华是歌德的挚友，当然对于他的儿子也给予了优待，1813年10月2日，哲学系的教授们就一致通过授予叔本华博士学位，并且评分为“优异”，10月5日，叔本华收到了博士文凭。博士论文印刷了500册，是叔本华自己掏的腰包，他将博士论文赠与了歌德，并且也寄送给了柏林大学的教授们。此时的叔本华带着与世界和解的态度，但这个世界并没给予他想要的回应。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叔本华并没有马上得到认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当叔本华本人可能都对成名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幸运才降临在他身上。

第三章 爱情与友情

爱情与友情

1797年，叔本华的妹妹阿黛拉出生后，父亲认为应该让叔本华去见识见识世界，为以后从商做准备，于是将叔本华送往了勒阿弗尔（巴黎附近）的朋友格雷瓜尔（Grgoire de Blsimaire）家，这家的儿子安蒂姆（Anthime）与叔本华同岁，在这里叔本华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两年时光。

10岁的叔本华在这座海边小城中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他的眼中看到的不仅是这个塞纳河入海口处的小港口，而是广阔的世界。格雷瓜尔一家人对他很好，在这里叔本华体会到了父爱、母爱和兄弟之情，叔本华曾经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位

温存的好心人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即便日后回到汉堡后，格雷瓜尔先生还写信告诉叔本华，他不久便会成为一名有魅力的男子，勉励他要保持自己那颗富于感情的心。

他跟安蒂姆一起读书，很快就掌握了法语，他法语说得很好，这让他父亲欣喜万分。1799年的春天，父母催促叔本华回汉堡，这让他很伤心，回家后，他依然跟格雷瓜尔家的人通信，他与安蒂姆分享在隆格私学中发生的趣事，给他的朋友讲述学校舞会上发生的故事，人们可以从1803年叔本华重返勒阿弗尔时的描写中看出，他是多么怀念和珍爱这段法国生活，他写道：“在此期间，我浮想联翩，回忆起城里城外的那些地方，我当时在这里是如此的快乐。可是我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向他倾诉这些，因为所有的这一切仿佛只是我幻想出的图景。当然，在同样的地点，周遭还是同样的景物，这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简直无法使自己相信，我真的又来到了勒阿弗尔。”

叔本华与安蒂姆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在海因里希过世后，安蒂姆也一直用书信来安慰他，他也在一年前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此时他们是难兄难弟。当叔本华独自一人在汉堡当学徒的时候，安蒂姆也来到了这里，他也是为了当学徒而来的。这两位同龄的年轻人开始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与女演员和女歌手鬼混，也一起到风尘女子那里寻找快乐。与叔本华相比，法国人安蒂姆更懂得如何讨女人欢心，他在情场上显然比叔本华要更吃得开，这也使他们的距离渐行渐远，毕竟在最基本的价值观上，他们存在着区别。安蒂姆可以说是个正常的20岁男子，追逐女人是他最乐于去做的事情，但在叔本华眼中这些做法似乎是在浪费人生，但这里颇有种吃不着葡萄的心理，毕竟一个不受女人欢迎的人，对于女人的渴望也便深藏心中，他有性欲，却也无法宽恕自己的欲望，这些复杂的感受只能交汇于诗歌中，“哦，情欲，哦，地狱；哦，感官，哦，爱情；无法令人满足；从高天之上；你将我拖下；将我

摔下；我躺在尘土里；浑身捆绑”。

在汉堡的生活让叔本华十分压抑，幸亏母亲此时向他伸出援手，使得他下定决心要离开汉堡的学徒生活，这就意味着要与安蒂姆分离，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若不是因为童年的美好记忆，他根本就忍受不了安蒂姆的无知，与叔本华的理想不同，安蒂姆只想成为一个商人，并且十分热衷风花雪月之事，在女人方面，是安蒂姆唯一比叔本华擅长的领域。与安蒂姆相处的时间越长，叔本华越感到失望。在叔本华离开汉堡之后，他们只有偶尔的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安蒂姆向自己的老朋友炫耀自己在女人方面的成功，这也难怪，他似乎也谈不出什么。1807年年底，安蒂姆离开汉堡，打算回法国去，途经埃尔福特，这两位童年友伴本打算要见一面，但是安蒂姆打算节省开支，以用于在巴黎的花费，对于这样的结局，叔本华其实也并不遗憾，如若没有童年的往事牵绊，他们似乎根本就不会继续来往了。

1817年之后，他们就没有书信往来了。直到1836年他们再次开启了书信沟通，此时的安蒂姆已经是位成功的商人了。叔本华向这位儿时玩伴询问关于投资的建议，但是这位玩伴的回答让他颇为失望，他建议叔本华将钱交给自己经营，这使他们的关系再一次中断。1845年两人再次见面，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是近四十年的时光了，此事的安蒂姆已经两次丧偶，他到法兰克福见老朋友，但是这次见面让叔本华更为失望，他称安蒂姆为“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老人”，这更是坚定了叔本华心中的想法，人最终肯定是形单影只的。

艳遇：哲学家也有风流艳史

1816年，居住在德累斯顿的叔本华与一位婢女产生了感情，他写信给安蒂姆向他吹嘘此事，这也难怪，安蒂姆比他受女人欢迎，他对于这一点颇有些介意。这类的吹嘘并没有换来朋友的赞赏，安蒂姆在回信中告诫叔本华不要对这位美人抱有太多的

幻想，因为“很难相信你那位美人的忠诚能持续多久”。这位美人最终怀孕了，这让妹妹阿黛拉十分震惊，对于她来说兄长是不可能与这位出身低微的女子结婚的，但她对于这位女子和她的孩子还是表示出了同情。

在叔本华游历意大利期间，这位德累斯顿姑娘产下了一名女孩，叔本华承认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并且希望妹妹能给予这母女俩适当的照顾。阿黛拉并不介意向这位可怜的姑娘伸出援手，但她同时也告诫自己的兄长：“不要从通常的狭义上去理解你的义务，你们这帮坏家伙就会把自己的义务削减到这种程度——我真希望这孩子根本没有踏入人世，可是她已经来了，关心她吧。”阿黛拉对于男性始终抱持着不信任的态度，但她愿意为她的兄长服务，她给这对母女送去了些钱，但是她无法去见她们，因为此刻似乎这对母女跟另一位男士生活在一起。

叔本华的孩子并没有活多久，1819年夏末她夭折了，对于这个孩子我们无从得知哲学家是怎么看的，但当这对母女面临人生困境的时候，他在意大利活得逍遥快乐，却是不争的事实。

意大利除了有美丽的建筑，也有美丽的女子，三十多岁的叔本华极其希望这些女子能对他多看几眼，但不幸的是，他并不是一位会讨人欢喜的可爱人儿，他本来带着歌德的推荐信，打算与拜伦爵士会面的，但当他看到拜伦爵士是如此受女士欢迎时，嫉妒之心让他打消了见面的意愿。不过在意大利是不可能没有什么风流韵事的，他与一名叫特蕾莎·福嘉德的威尼斯姑娘厮混在一起，这位女士回信给他：“我爱你，想见到你，来吧，我等着你，我要拥抱你，在一起过上几天。我已经有了朋友，可他总是出门在外，不在威尼斯，只是偶尔来这里。”言外之意是，叔本华可以趁着她的“朋友”不在的时候，可以与她共度时光。叔本华将这种风流韵事写信告诉妹妹阿黛拉，妹妹当然对于哥哥这种生活方式不满，她希望他能遇到些能使人

尊敬的女子，她写信给哥哥说：“有朝一日上天会将一位女子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感到某些比你现在的躁动更加深沉的东西。”阿黛拉显然对自己的哥哥还存有某些幻想，但其实叔本华与其他男子也没有什么差别，对他们来说寻找些快乐才是重要的。

在意大利期间，叔本华与一位佛罗伦萨女子订过婚，据说这位姑娘家境良好，但当叔本华听说这位姑娘有肺病的时候，就解除了婚约。可见他也有过短暂的结婚念头，但毕竟他是无法爱一个人超越爱自己的。

一生的情人：卡洛琳娜

1821年，身在柏林的叔本华，认识了19岁的女演员——卡洛琳娜·里希特（Caroline Richter），这位女演员在17岁的时候与一名叫梅东的机要秘书有染，产下一子，但这个孩子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在戏中总是扮演第二情妇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她也与许多男性保持亲密关系。爱好戏剧的叔本华认识了这位女士，便陷入情网之中。这段关系维系了10年之久，叔本华始终割舍不下对卡洛琳娜的感情，他甚至在遗嘱中也对她照顾有加。不过卡洛琳娜不止有他一位男人，她在1822年再次产下一子，这使得她与叔本华的关系接近破裂。1823年当叔本华将要移居法兰克福时，他本想带着卡洛琳娜走，但是他坚决不允许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法兰克福，这使得卡洛琳娜也放弃了去法兰克福的想法。

卡洛琳娜的胸部一直有隐隐的痛感，因为这个原因，她放弃了在国家剧院的工作，转而只是接一些在乡间俱乐部演出的机会。她的病让叔本华很介怀，叔本华当初放弃了意大利的婚约，就是因为女方有肺病，他似乎对于健康特别看重，其中原因不得而知。卡洛琳娜的感情生活让他妒火中烧，但他又不确认这位女子是否适合成为自己的妻子，他始终不是擅长处理男女关系的人。虽然嫉妒，但叔本华在文字中却

显得比较豁达：“女人风光灿烂、才华尽显的时间本就短暂，让她在此期间只守着一个男人，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她要为这一个人守身如玉，但这样做对这个人毫无用处，而许多其他的人则对此钦羡不已，因为采取这种拒绝的态度，她自己也会感到缺乏活力。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1825年，重新返回柏林的叔本华再次与夏洛琳娜恢复了关系，他甚至考虑过要与她成婚，不过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1831年8月，叔本华向另一位17岁的姑娘求婚了，这位少女名叫魏斯，当叔本华来到她家提亲的时候，全家人都颇感意外。这位少女并不喜欢这个古怪的老人，她甚至把叔本华给她的葡萄都偷偷丢掉，当然她也不知道眼前这位奇怪的哲学家财产丰厚。

第四章 哲学路上的喜与悲

与歌德的色彩学“交情”

1813年，当叔本华再次来到魏玛的时候，已经不是毛头小子了，他刚刚拿到了自己的哲学博士学位，在此之前，他早已将自己的博士论《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文寄给了歌德。来到魏玛后，歌德不像以前一样冷落这位年轻人，他被这个年轻哲学家的文章吸引，他认为叔本华强调直观理性的观点是与自己不谋而合的。他当面赞赏了叔本华的论文意义非凡，并且对这位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他经常邀请这位年轻人去家中做客，与这位年轻人一同讨论问题，起初这种邀请非常频繁，几乎一周一次，后来邀请变得越来越少。

歌德在与这位年轻人聊天时，无法保持着轻松的态度，他们之间的研讨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他曾说：“我与别人是在闲聊，而与这位年轻的叔本华博士则是在玄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认为叔本华是很好的交谈伙伴。他们谈论的内容多

是关于色彩学，此时的歌德苦于自己研究了20年的色彩学被众人漠视，若他不是歌德，可能出版商都不会出版这部凝结了他20年心血的作品，他从这位年轻人的哲学观点中，似乎看到了同盟者，这也是他乐于邀请这位年轻人与自己共谈的原因。

歌德对于色彩学的兴趣始于他的意大利之行，他本以为自己会是有绘画天赋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并不具备这种才能，无法继续画画，转而投向研究色彩学，他不想仅作为一个文学家出现，他希望自己可以在文学领域和科学领域游弋，希望自己既是一名作家，又是一位世俗中人。他不仅投身于色彩学研究，也曾想要学习代数，当然，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尝试，他所给出的解释是：“此事对我的天性不会有什么裨益。”歌德是懂得放弃的人，他努力营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他希望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因素可以达到平衡，而破坏这种平衡的事物将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在色彩学研究中，他找到了这种平衡，他在进行这项研究中融合了自己对于伦理学、美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可以说这是体现他人生哲学与自然哲学的窗口。

叔本华与歌德一起研究色彩学，一起做实验，但叔本华并不是一位言听计从的“学生”，他不怕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有时候在“老师”看来是不敬的。他赞同歌德对于光是某种“原始现象”的观点，但他的兴趣并不是研究光是什么，而是研究人如何认识光的问题，以及眼睛如何对光现象做出反应的问题。可以说他的兴趣完全不在于借由光来表达伦理或者美学的精神，而是借由色彩学来为自己的认识论寻找例证，他关注于知性是如何在刺激与理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问题。他从一开始就和歌德的观点存在着分歧，但这种分歧被双方忽略了，他们对于对方的目的产生了误解，歌德要寻找的是一位同盟者，而叔本华要寻找的是一位父亲角色，他才不真正地关注色彩学，他关注的是与歌德建立起的私人关系，进而从这位“父亲”那里得到关注与祝福。

1815年6月，叔本华将自己撰写的《论视觉与色彩》手稿寄给歌德，此时的歌德正在进行一次旅行，他一路受到许多王孙贵族的接待，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给这位年轻人回信。而另一边，叔本华却对自己的手稿牵肠挂肚，他于1815年9月3日写了一封催促歌德的信，他只是想要确认歌德是否收到了手稿，如果歌德不愿意对这份手稿给予意见，也可以不必答复，但我想这只是权宜之计吧，他怎么可能不希望歌德给予他意见。9月7日，歌德回信给叔本华确认了手稿已经收到。歌德信中承诺时间方便便会给予具体的意见反馈。但从日后歌德请求叔本华给予哲学论点一事来推测，当时歌德只是略览书稿大概，并未认真研读；9月16日，叔本华写信给歌德表示自己的感谢。显然，歌德答应给予意见反馈的承诺让叔本华感到慰藉；当叔本华10月23日再次收到歌德的回信时，并没有如愿获得这位老师的意见，而是被建议可以与泽贝克教授探讨关于色彩学的问题。这使叔本华十分恼火，他认为歌德是在搪塞自己。11月11日，叔本华再次写信给歌德，他虽然压制住了自己的怒火，但还是毫不掩饰地贬低了歌德的色彩学，他认为自己的学说是歌德色彩学金字塔上的塔尖，忽视他的色彩学无疑对歌德的理论无益处。这位狂妄的年轻人试图说明自己用几个星期写出来的作品，就可以与歌德20年的研究相提并论，要知道歌德将《色彩学》看作是自己进入世界历史的敲门石，这部著作可算得上是歌德的精神支柱。叔本华的狂妄和讽刺当然激怒了歌德，但他始终对这位年轻人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宽容，他再次回信的时候言辞也颇为客气，但无论如何，他与叔本华是不可能继续站在同一战壕了，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评价这段关系：“作为一位诚心实意的朋友，叔本华博士站在我的一边，我们在某些方面观点一致，可是最后不免分道扬镳。就像一对一直以来携手同行的好朋友，一个要往北、一个要往南，于是他们便很快彼此毫不相干了。”



泽贝克

对于歌德来说，一开始与叔本华的交流，只是因为他是朋友约翰娜的儿子。当他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色彩学十分感兴趣，并有可能成为自己的观点的门徒时，他真正地接纳了这个年轻人，但叔本华注定不会是谁的门徒，他要做自己，他恃才傲物的态度有时候让歌德很反感，这也使得他们的友谊无法维系下去。

德累斯顿：创作力的巅峰四年

1814年，当叔本华与母亲撕破脸之后，他必须为自己寻找一处新的栖身之地，德累斯顿成为了他中意的地点，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既然我可以选择，那么我就希望居住在一个自然风光优美、艺术品荟萃并能够为我提供丰富研究资料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也要让我能够获得必要的安宁。”在魏玛无法享受的安宁生活，已经把哲学家搞得焦头烂额，此时他需要沉寂心灵，1814年5月，他移居到德累斯顿，并且在这里居住了4年，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当叔本华来到德累斯顿的时候，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从战争的摧残下恢复过来，食

物短缺，物价上涨，到处肮脏不堪，这种局面持续了一年之久才得以恢复。德累斯顿的人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他们一会儿欢迎得胜而归的普鲁士军队，一会儿又为拿破仑唱赞歌，这种摇摆不定的特性，并不会招致叔本华的反感，他本身就不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也对所谓的爱国情怀不屑一顾。他频繁地出入于这座城市的剧院中，他喜欢罗西尼的作品，欣赏意大利改革后的歌剧，对于德国的歌剧不以为然。他喜欢在小酒馆与人辩论，他掌握的争辩才智能从他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他喜欢为胜利而辩论，有时候难免也用些粗暴的伎俩，但他毫不在意，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在这座小城中交到朋友。他在社交场合始终保持着克制，他写道：“即使是在社交场合也必须学会保持沉默，不要把自己的全部想法都告诉别人，对于别人说的话不要太较真，无论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智识层面都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指望，对于别人的观点要无动于衷，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他无法信任任何人，也无法爱任何人，这正如他的妹妹所评价的。这种态度让他找不到真正的朋友，他告诫自己这种无友谊的状态其实是一种优点，“因为没有人配得上我的友谊”。不过，这可能并不是他没有朋友的原因，他的自大和不谦逊让歌德这样才华横溢的人也无法忍受，显然，他并非配不上这位年轻的哲学家。



卡尔·克里斯蒂安·
弗里德里希·克劳泽

叔本华认为在德累斯顿的这4年生活，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在这里，他的整个

哲学体系得以建立。在这里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在社交场合中唯一跟一名叫匡特的人还比较谈得来，这位世家子弟也认识约翰娜和阿黛拉，哲学家跟他吐露了许多心事，在这位朋友看来，从叔本华的谈话中能感受到他对母亲的敬意。他还经常跟邻居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求助，潜心专研《奥义书》，克劳泽是位境遇比叔本华还惨的哲学家，他至死也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不过他的学说在拉丁美洲国家得到了应用，并指导了当地的进步运动。克劳泽懂得梵文，自己也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他将印度宗教传统引入到了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这在那个年代来说是非常少见的，很可能是唯一一个。叔本华从他这里可以获得一些关于印度传统的专业指导，他还定期阅读《亚洲杂志》上关于印度的文章。

在此期间，他的哲学思想逐渐成形，他在手稿中如是写：“世界作为自在之物乃是一个巨大的意志，这个意志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么，因为它不知道什么，它只是想要，究其原因，意志就是意志，除此之外它什么也不是。”在叔本华的观点中，整个外在的世界所呈现的是表象，人只有通过自身认识，才能感受到表象之下的世界面貌。他在印度文化中找到了相应的概念——“梵”，在他看来这是与意志想类似含义的存在。

他的“意志”概念，导致了他被许多人误解。他将世界理解为“意志”，“理解”与“解释”是不同的概念：“理解”不是追求因果联系，而是要去把握世界的真实意义；“解释”对应的是表象，是自然科学中研究的东西，但理解对应的是意志，是哲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他对于去解释世界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比较关注人本身，他写道：“我是从中去理解人的身体及其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我并不是遵循着因果律行事，这一法则根本不会揭示事物的本质，我是在直接观察这个世界中含义最丰富的现象：人。如果抛开它是我的表象这一点不谈，我觉得人是彻头彻尾的意志：意志就是其本质的自在，这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最直接地感受到，因为每

个人本身都是意志。” “意志” 概念，在许多人眼中其含义都是与目的和意图相类似的，但叔本华的“意志”并不是这个含义，他在手稿中做了解释：“一般人只有在认识伴随着他而且动机决定其具体表现的地方才能辨认出意志。可是我却要说，每个运动、形态、追求、存在，所有这一切都是意志的现象和客观呈现。撇开世界是我们的表象这一点不谈，意志就是一切事物的自在，也就是世界上剩下来的那个东西。” 人是意志的体现，意志也意识到了它自身的存在，正是意志将人与石头相区别。

与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叔本华不追求通过自然科学来讨论哲学问题，而是通过经验来阐述哲学思想，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获得最直接的认识，透过自然科学只能获得间接的认识。他还对康德之后的反思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所谓的对认识进行认识，只是徒劳无用的，反思哲学将“自在之物”置于“思”之内，而叔本华在自己的“意志”概念中发现了“自在之物”。在整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在探讨“精神”的时候，他却认为一切的根本在于“意志”，现实中人们并非理智的，而是受到“意志”控制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四处征战，在叔本华看来他完全是出于满足自己的“意志”才这样做的。

1818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接近完成之际，叔本华设法联系了出版商布罗克豪斯，这位聪明的书商其实出版了许多约翰娜的著作，在他看来，出版一位畅销女作家儿子的哲学著作是个不错的选择。在此之前这位书商多数出版的都是《百科全书》，这虽然让他赚了一大笔钱，但他依然希望能通过出版一些哲学类书籍让自己获得声誉。他在不知道书的内容的情况下，就购买了书稿。叔本华在给这位商人的信中如此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的这部作品是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毫无虚言，说到新，它不在于将现成的东西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是一系列高度关联的思想，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这样的思想。” 如此看重这部书稿，叔本华

当然十分焦虑，他无数次地写信催促，希望书籍能在秋季展会之前印制完成，出于对出版社的出版流程缺乏了解、担心自己的意大利旅程受耽误、自己对作品面世后的反响所怀揣的矛盾心情，叔本华三番五次、接二连三地催促出版商，在书信来往中，他甚至使用接近侮辱性的语言，诋毁出版商经常拖延作者稿费。当然，这无疑惹恼了书商，他失去了与“带着链子的疯狗”（布罗克豪斯曾这样叫叔本华）打交道的耐心。在1918年9月24日，他最后一次回信给哲学家时写道：“以后我们彼此之间便不再有书信往来，而且我也将不再接受您有可能的来信，因为从您信中表现出来的粗鲁和缺乏教养，让人觉得您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更像是一个车夫，我担心您的著作印出来只是一堆废纸，我只希望这个担心不会成为现实。”现实是，他的担心成为了现实，这部叔本华登临哲学殿堂的作品，确实没有受到关注，化作了一堆纸浆。



布罗克豪斯

失意柏林：失败的复仇

当他写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后，便努力争取能在大学中任教，他在但泽银

行家穆尔的破产风波中可能失去一大部分财产，这使得他重新思考了一下哲学对于他的意义，他希望不仅终身可以献身于哲学，同样也希望能靠哲学养活自己。他给了柏林大学的马丁·海因里希·利希腾斯坦和哥廷根大学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教授写了信，询问这两所大学的情况。其间他也一度考虑过在海德堡大学工作，因为黑格尔的离职，海德堡大学当时有教授的空缺职位。叔本华来到海德堡，他不喜欢这座城市的氛围，到处弥漫着爱国主义气息，这根本不合他的心意，他放弃了在这里任职的意愿，重新回到德累斯顿。

在德累斯顿他接到了两位教授的回信。哥廷根大学的布卢门巴赫告诉叔本华，他若来到哥廷根会受到善意的接纳，但是哲学在这里并没有听众。而柏林大学的利希腾斯坦告知他，自从黑格尔来到了柏林大学之后，哲学在这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使得叔本华受到了鼓舞，他急切地希望能到柏林大学去，在那里他不仅能宣讲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且还能与黑格尔正面交锋。当他还没有来到柏林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要求系主任将他上课的时间安排在跟黑格尔同一时段。并对他要讲的课程做了预告：“亚瑟·叔本华要讲授总体哲学，即关于世界本质和人类精神的学说。”他在自己的第一节课中，就宣布了自己是来充当复仇者的，复仇的对象就是黑格尔，后者其实此时还没有关注到叔本华的存在，但显然叔本华对于他的存在耿耿于怀。

黑格尔当时在柏林大学的课程非常受欢迎，不仅是大学生会来聆听他的课，而且各色人等也都涌入了他的课堂，其中有政府公务员、歌剧话剧演员和小职员等。但叔本华的课堂门可罗雀，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来听他讲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精神的问题，人们更想去听黑格尔怎么说的，因为这个人似乎什么都明白，也似乎讲什么都是对的。黑格尔迷恋历史对于哲学的作用，他与叔本华不同，后者对于政治和各种运动丝毫没有兴趣，但黑格尔不同，他参与到了一些运动中，并且因此获得了许多灵感，他并不是一个口才好的人，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口音，但即使是这样他依然

受到了柏林人的追捧。



马丁·海因里希·
利希腾斯坦



约翰·弗里德里希·
布卢门巴赫



海德堡大学

此时的柏林人已经远离了战争，他们对于叔本华的哲学没什么热情，叔本华的学说要追溯到康德的哲学，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种过时的做法，他的悲观主义同样让人反感，而且他的哲学中的异域气息太浓，充满了印度哲学的意味，他的无神论同样也不被那个时代的人接受。不过，没人关注也有没人关注的好处，他对于宗教的讽刺和挖苦，不至于惹恼执政者，这可以让他免于很多麻烦。这个时代的人对艺术也没有多少兴趣，他们认为艺术只是生活的点缀，而叔本华不同，他热爱艺术，他认为艺术可以帮助人从痛苦状态下解脱出来。他思考问题的风格，同样也让他显得格格不入，他更多地引用了古代、中世纪和康德的作品，他认为同时代哲学家的作品不值一提，他的作品是闭门造车下的产物，与当时的学术圈丝毫没有联系，他的作品语言优美，风格完全不是教授的方式。

叔本华在柏林大学并没有获得成功，没有什么人对他的课感兴趣，他不得不清点行囊，离开柏林。不过他依然在寻找大学中的教职，尝试了多次，依然失败，此刻他

希望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名声，他希望借助于翻译作品来达到这一目的，他给他的出版商发去了信函，说了自己关于翻译的一些想法，不过这些努力也最终没有实现。

在此期间，他还摊上了一起官司。一位名叫马尔奎的女裁缝与叔本华起了争执，这位女裁缝对于哲学家的“粗暴行为”诉诸法律，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表演能力，她获得了一大笔赔偿。祸不单行的是，再次来到意大利的叔本华还疾病缠身，痛风和伤寒让他整个冬天都被困在屋子里，他忍受着这一辈子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不过这些烦恼，都比不上无人问津的苦恼，在德国，无人知晓他的名号，没有人想要聆听他关于世界的观点，他只能独自忍受孤独，独自面对自己所构建的哲学世界。

对于所有这些困难，他在自己的人生随笔中这样写道：“如果我曾经感到不幸福，那么原因多半在于谬误，在于自己的糊涂。我把自己当作了另外一个人，他怨天尤人，其实这个人并不是我。有时候，这人是一个当不成教授，又没有听众的无薪俸讲师，或者不是遭到这个市侩的诋毁就是被咖啡馆的女招待飞短流长，或者深陷伤害赔偿官司，或者作为一往情深的情人遭到女孩的拒绝，或者疾病缠身不得不待在家中……这一切都不是我，这一切都只是材料而已，充其量是用它们来做一件上衣，我有时候把它穿在身上，有时候我又脱下来换上另一件。”似乎遭受一切不幸的人不是他本人，而是另外一个人。

定居法兰克福：恐惧内心映射出的仪式生活

1831年为了躲避霍乱的威胁，叔本华逃离柏林，他来到了法兰克福，虽然临行的时候，他还抱着能跟夏洛琳娜一起来法兰克福的幻想，但他的猜疑性格再次毁了这桩好事。自柏林移居法兰克福过程中，叔本华在曼海姆度过了整个1833年，在这里，他得以从病中康复，也多少认识了几个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但曼海姆的一年生活只

能说是叔本华生命的小小插曲，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带来些许改变，这个小插曲仿佛只是他迁居法兰克福前做的休养生息的准备。1833年7月，叔本华重回法兰克福。此时的法兰克福是德意志联邦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欧洲的金融中心，这座城市是有名的展会城市，常会有些外国人出入，这对于叔本华来说是一件好事，此时的他已经不再需要探寻大千世界了，他追求一种稳定安逸的生活，法兰克福是个不错的选择。

法兰克福并没有大学，但是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很高涨，这里形成了许多协会，其中最重要的是“森肯贝克自然研究会”，叔本华也是其中的成员，这个协会拥有一座藏书量颇丰的自然科学图书馆，叔本华撰写的《自然中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藏书宝库。叔本华始终是普鲁士的臣民，他没有入籍法兰克福，这使得他在法兰克福并没有投票权，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情，他本来也对政治没有多大的兴趣，并且作为一名仅仅有居住权的子民，他也不用交太多的税，这可是很有好处的。

在这里他养成了有规律的生活，直到去世他始终遵循着这个规律。

早上起床后的3小时，是他用于写作的时间，他不会给写作安排过长的时间，他的理论是如果向大脑索取得太多，它就会失去创新能力和文采。3个小时写作之后，他会开始吹一个小时笛子，他在晚年几乎只吹奏罗西尼的曲子，他十分钟爱这位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到了午餐时间，他会戴上白领结外出就餐，起初他去过“天鹅饭店”和“俄罗斯饭店”，最后固定在“英吉利饭店”，这是法兰克福全城最高档的饭店，从饭店的窗子向外望去，就是法兰克福市中心广场，叔本华的胃口很大，到了让人惊奇的地步，他能吃得下去油腻的汤食，有时候甚至能吃下去两份主食，不过他的身材并未发福，有人这样描述他的外貌：“他体态匀称，始终衣冠楚楚，中

等身材，头上留着银白色的短发，两腮的胡子像军人那样向两边翘起，而面部其余地方则刮得很干净，面色红润，两只深蓝色的眼睛熠熠生辉，大多时候自足地低垂着眼皮看着眼前的东西，充满了睿智。”午餐期间，他会拒绝与任何食客搭话，而饭后喝咖啡时他却愿意与人交流。午餐过后，他会去俱乐部的阅览室读报，他几乎每天都会读《泰晤士报》（The Times）。读过报后，是他固定的散步时间，他会步行很久，步子很大，而且总是在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伴随他的是他的鬣狗，他最终会停在可以眺望远景的地方，然后会驻足许久，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到了晚上，他会待在家中读书，他尽量不参加聚会，并且十分讨厌周围的噪声。他对噪声十分敏感，并据此认为这是自己才华过人的表现，这些噪声在他看来，会打扰他的思考，使他无法全神贯注。



罗西尼

他的生活全都是由女管家打理的，从1849年起直至他过世，玛格丽特·施耐普一直担任他的管家。照顾他的生活其实很不容易，在今天的人看来，叔本华对生活的各种要求，颇有点儿强迫症的意味。他要求银行的人上门送利息的时候要始终派同一个人，鞋匠必须按他的要求定做鞋子，写字台的东西一定要摆放整齐，所有的藏书都

要被装订为8开本。除了这种强迫性的要求之外，他还疑心很重，他在私人笔记上的文章，都标注了错误的标题，就是防止别人偷看。其实他自己也对自己这种性格有所察觉，他在自己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大自然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那就是它将我的心灵隔离开来。它同时赋予了我的心灵以猜疑、敏感、暴躁、自尊，这种高度的混合与哲学家的气质几乎无法协调一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的恐惧感，这正是我所诅咒的。”

1835年他再次打听《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版的销售情况，在获悉没有办法再版的时候，他将他的许多想法写就了另一本书《论自然中的意志》，这部作品于1836年首次印刷，是由法兰克福的一位出版商承接的，叔本华必须自己支付出版费用，并且也要放弃稿酬，这部作品印刷了500本。他在这部作品中追述了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他认为他的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竞争关系，甚至有些联系，他在《论自然中的意志》一书导言中写道：“我的形而上学由此证明了它是唯一真正和物理科学有着交汇点的形而上学，物理科学用它自己的方法就在这一点上和我的形而上学相会，以至于它们真的和我的形而上学相联系，相一致。”1837年6月，他从出版商处得知这部作品的销售依然不良，才销售了125本，这让他再次心灰意冷。不过也有好的消息传来，他此前给新版康德文集的编辑写了信，建议他们采用第一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因为这一版并没有删去许多敏感内容，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这让他觉得自己在康德研究中受到了认可。

1838年叔本华顺应时代潮流关注了自由问题，他在报纸上无意中看到了挪威皇家科学学会的有奖征文消息，征文的题目是：“人类意志的自由能从自我意识中得到证明吗？”不久，他又听说了丹麦皇家科学协会的征文题目：“道德的来源和基础可否在德行的理念中和道德基本概念的分析中探得，抑或可否在另一个认识根据中探得？”他于1838年年底寄出了第一篇论文，并于1839年1月获悉自己荣获了一等

奖，这使他欣喜若狂。此后，他投入了第二篇征文的创作，并于春天寄出此文，不过这次他并未等到好消息，虽然作为唯一的候选者，但是丹麦皇家科学协会并不认为这篇文章值得获奖。

1841年叔本华将这两篇论文合并交由法兰克福的一家小出版社出版，题目是《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他明确地标注了第一篇是获奖文章，第二篇未获奖，他其实对于丹麦皇家协会的决定依然耿耿于怀，以至于这部小书再版的时候，他也写了篇幅颇长的前言来批判后者。

1848年德国爆发了革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底层民众中传播，人们的政治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呼吁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并要求限制贵族的权力，扩大民众的权限。叔本华对于这场革命并没有太多好感，他削减了自己的日常开支，希望在这场暴风雨中尽量避免财产损失。他认为民众其实是被误导的暴徒，这些人认为推翻了集权国家就能获得幸福，这在叔本华的眼中不值一提，这背后的左倾黑格尔思想更是让他反感，不过这些都不是他讨厌这场革命的真正原因，害怕钱袋子被掏空才是真正本质的原因。正因为有这笔钱，哲学家才可以为哲学而活，钱在一定程度上让他获得了自由。

悲剧人生，喜剧收场：成名于风烛残年

1844年3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终于发行了第2版，这个机会已经让叔本华等了很多年。他早在1828年就写好了第2版的序言，但是直到十几年后他才获得改版的机会。这一次他依然没有受到大众的关注，不过却有一小部分人对他的哲学投以兴趣，使得叔本华拥有了一批忠心耿耿的福音传播者，而自己也成为一名颇受尊敬的“教主”，对这个角色，叔本华相当享受。所有门徒和追随者中，非常重要的一位是柏林教授哲学的讲师尤里乌斯·弗劳恩施塔特，他被《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一书深深吸引，他给予叔本华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据我所知，在当今的哲学家之中，能够建立起一套纯粹的、见识深刻、洞察敏锐的哲学，叔本华是第一个。”虽然他是最早注意到叔本华哲学价值的人之一，也是其中最活跃分子，但叔本华本人对他并不和蔼。此外，还有两位门徒尤其受到叔本华的爱戴：约翰·奥古斯都·贝克尔和亚当·封·多斯。贝克尔对叔本华的作品有比较深的理解，而且对歌德哲学也有所质疑，这两点便足以使叔本华对他珍爱有加，叔本华将其看作是自己最喜欢进行哲学探讨的门徒，而且也是唯一一个有能力让叔本华亲自动身去看望的人。而多斯的狂热追捧也让叔本华沉醉不已，他曾爱称其为“门徒约翰”。在宣传叔本华哲学思想方面，他也是竭尽全力，动用浑身解数。贝克尔和多斯虽然深受叔本华钟爱，但却只能算是门徒，而无法与尤里乌斯·弗劳恩施塔特这位“福音传播者”相比。即使得不到师傅的喜爱，他依旧为叔本华收集资料，发表文章，反对异端，还经常发表文章宣扬叔本华的学说，但他有时候会错误地理解叔本华的哲学，这在哲学家看来非常令人反感，最后他们中断了彼此的书信往来。不过弗劳恩施塔特对于师傅的学说依然忠心耿耿，叔本华最后也被他的精神感动，将自己的著作和手稿留给了他。

1850年叔本华完成了《附录和补遗》，这部作品耗费了他6年时间，他本人将这部作品所呈现的思想称为“剩下来的东西”，在这部作品中最著名的当属《人生的智慧》这一部分。写就此书后，叔本华联系了他一直以来的出版商布罗克豪斯，不过这位商人显然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拒绝出版此书。在弗劳恩施塔特的帮助下，柏林的一家出版商承接了此书，1851年11月，《附录和补遗》正式出版，这一次叔本华真正地被大众接受了，这部作品让他在晚年的时候，尝到了成名的滋味，尽管他可能早已做好了默默无闻一辈子的准备。

总是说时代造就英雄，在叔本华晚年的时候，有点学问的市民读者普遍转变自己的

信仰形式，从理想化逐渐趋向于“现实”。人们开始立足现实，立足可观；在哲学上，黑格尔早已过时，马克思也脚踏实地地去研究“资本”问题，哲学读物极其匮乏，人们只能看看通俗的唯物主义作品。在这种时刻，《人生的智慧》中所体现的淡然和放松的态度，无疑能契合大家的心意。这是一位老人给所有人的建议，建议中包罗万象，其中有对于性爱的看法，有对于婚姻的看法，有如何保管财富的建议，有如何保养身体的方法。叔本华以自己我行我素的生活经验，给予别人一种人生教诲，虽然其中也贯穿着悲观主义的态度，但这已经是打了折扣的悲观主义。

在《附录和补遗》出版之后，1853年4月，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及域外观察季刊》将叔本华介绍给公众，报道中对于他的评价是：“他正在颠覆自康德去世以来由大学教授们建构起来的整个哲学体系。”这篇墙外开花的文章，被德国的《福斯报》转载，一时间，叔本华成为了德国哲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人们来到“英吉利饭店”希望能够获得哲学家的接见，瓦格纳也托人邀请叔本华去苏黎世做客，还有一位庄园主购买了叔本华的第一张肖像，将其供奉于一所房子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推出作品的叔本华都不会在报纸上找到自己一丝一毫的痕迹，现在连摔了一跤都会成为当地报纸的大新闻。女士们对他的态度也多有转变，这也是叔本华本人重新审视了自己对于女性的态度，他说：“对于女性，我还没有下最后的定论。我认为，如果一位女性能够做到避开大众，或者能够使自身获得升华，那么她就能够不断地成长，并超过男性。”

成名的喜悦并未品尝多久，1860年9月21日，女管家发现叔本华背靠在沙发上，已经去世了，临终之前，他在书的扉页上写上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快乐在于受到别人的赏识。那些人——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样的缘由赏识我们——也不愿意立刻表现出他们的赏识之情。因此只有那个能够发自诚信赏识自己的人，不管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他才是最幸福的人。”

1860年9月26日，人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根据他的遗愿，尸体将用橡木棺材装载，墓穴上覆盖着花岗岩，写着亚瑟·叔本华的名字，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日期和年代，也没有任何标志。他没有子嗣，也没有太多亲属，他将自己几乎全部的遗产在柏林设立了一笔基金，用来资助在1848~1849年暴动和起义中伤残的普鲁士士兵，并抚恤那些阵亡士兵的遗孤。他还为他的老管家玛格丽特·施耐普设立了一笔终身养老金，并将自己所有的用品及银器赠予她。

第五章 叔本华的哲学旗帜

对于叔本华哲学的整体评价

叔本华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他是哲学界少有的悲观主义者，并且身上很少学院气息。他极其讨厌基督教，本身对印度教和佛教比较有兴趣。19世纪开始的“意志”研究，是叔本华发起的，他认为“意志”是形而上学的基础，但却是伦理学中罪恶的根源。他认为哲学思想的来源有三点：康德、柏拉图和印度的《奥义书》。但在罗素看来，柏拉图的观点在叔本华的哲学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对此，罗素评价道：“他（指叔本华）的看法跟希腊化时代的看法有某种气质上的亲缘关系；这是一种倦怠病弱的看法，尚和平而轻视胜利、尚清净无为而轻视改良的努力，在他认为各种改良的努力不可避免总是要落空的。”

罗素认为，叔本华的哲学体系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改制品，但他与费希特和黑格尔所强调的方式不同，在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不再强调“自在之物”，但叔本华的哲学中保留了“自在之物”，并且将它看作是“意志”的等同之物。叔本华的哲学中充满了悲观情怀，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在罗素的眼中，他的思想并不真诚，这可从他的生活中判断出来，“他素常在上等菜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轻

浮且动机不纯的恋爱事件；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叔本华的一生中，除了从他对狗的方式上能看出仁慈的举措，对于其他任何人和事很难看到他美德的体现。罗素对此的评价是：“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守分安命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

叔本华的哲学中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他的悲观论，二是他的意志概念。悲观论让人放弃对于恶的解释，可以看作是“一种解毒剂”，但在罗素看来悲观论和乐观论都是要不得的，乐观论认为宇宙是为了取悦人而存在的，而悲观论认为宇宙是为了烦扰人而存在的，这都是毫无论据的观点。“意志”学说的影响很大，后世的尼采、柏格森、詹姆士和杜威都以各种形式主张过“意志”至上。可见“意志”学说似乎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接康德的哲学观，又启发了尼采等人的哲学观念。在这一点上罗素肯定了叔本华的哲学理念，但依旧评价不高，他说道：“他（指叔本华）的哲学尽管前后矛盾而且有某种浅薄处，但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来看还是相当重要的。”

叔本华一生写过许多著作，虽然在他人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这并没有阻挡他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而且他也尽力把自己的思考写成著作出版。叔本华的哲学是以《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为基础的，这是他年轻时的著作；这本书受到了印度哲学的影响，他将东方和西方思想融合，写出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接着，于1836年将自然科学和自己哲学研究结果中的结合点或者说交叉点进行了一一论述，出版了《论自然界中的意志》；《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中发表的两篇文章的基本论点可以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四篇中找到，但是他的这两篇文章是从这种所有人都容易理解的一般的立场出发来论述他的观点的；《附录与补遗》则是他晚年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思考，不过有趣的是，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思考使得叔本华终于被人们熟知和关注。以上的几部著作基本

包括了叔本华哲学的主要内容，想了解叔本华的读者可以从他的这几部著作开始读起。

《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哲学的根基

1813年，普鲁士的首都发生动乱，使叔本华放弃了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想法，并回到魏玛。但是，他同母亲的相处很不愉快。后来，就只好搬到鲁道尔斯塔特，专心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他以这篇论文获得了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叔本华25岁，而这篇论文也奠定了他整个哲学的基础。

充足理由律

充足理由律是指任何事物都可以被解释，或者说有它为何如此的理由。但叔本华认为，总是存在着一些根本没有在本质上理解什么是充足理由律的人，却在胡乱地使用充足理由律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对充足理由律进行了更加深入和本质的描述。他把人们的意识分为内在、外在的感性和理性，把自己划分为主体的和对象的。所有主体的对象都是我们的表象。我们的所有表象都在一种有规律的联系之中，这种有规律的联系是先验的，任何独立存在的事物，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对象。充足理由律表明的就是这种联系。叔本华认为康德、莱布尼茨等人试图证明充足理由律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证明一个特定命题，就意味着有一个理由使它存在，而这个理由却正是充足理由律。为了证明它，就必须假定它成立，所以证明这个命题将陷入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充足理由律在叔本华的哲学中处于一种先验的地位，也就是说，它是不能证明的。

充足理由四重根

叔本华将充足理由律看成是除了矛盾律、同一律、排他律之外的第四个思维规律。他认为充足理由律包含着四种意义，一切的表象都可以根据这四种意义进行解释，他将这四种意义称为“四重根”。这四重根分别是因果律、逻辑推论、数学证明和行为动机。也就是说，这四种形式并不能证明充足理由律，但是充足理由律是通过这四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适用于因果律的对象是直觉的、完全的、经验的现实对象。和概念相比，它们是特殊的。也就是说，在物质世界中，每一个变化必然都存在着一个原因，每一事态的出现一定是由前一个变化引起的，或者说是这个变化所致。充足理由律表现的第二种形式是逻辑推论，逻辑推论的对象是概念。概念都是抽象的，而且是一般的，把无数特殊的存在归在自己之下。逻辑真理成立的必然条件是一定存在一个先验的、在它之前的真理。比如说，认为一个三角形三条边都相等的理由是它的三个角是相等的，必然在此之前就存在一个真理是说三个角相等的三角形其三条边也相等。叔本华将得到真理的途径分为逻辑的、经验的、先验的和超验的这四种。这四种途径不但证明真理本身，也是充足理由律的表现。在因果律中，表象中的时间和空间是以真实物质为基础的，但是在数学证明中，时间和空间则是纯粹的知觉，并不是以真实物质为基础的，它们分别对应于数学和几何。时空中的表象是数学证明的前提，但是并不是数学证明的依据。人的行为动机是充足理由律的第四种表现形式。行为动机的对象是个体的自我。在自我意识的经验中，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是直接的。但是，在行为动机中，我们却放弃了把自我当作认识的主体，而是把意欲当作了主体。叔本华认为，人的每个行为背后必然有其动机，这个动机可以解释他的行为表现。这一观点也使他开始思考另外一些问题，从而写出了他的另一部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为其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意志与表象

1818年，叔本华发表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但这本书销量很少，出版之后仅卖出去一百多本。二十多年后，在1844年，叔本华对第一版进行了补充，增订后，此书变成了两卷，增订版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只是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一直到1851年，叔本华才全部完成了对本书的说明和补充，并以格言体写成了《附录与补遗》，这篇《附录与补遗》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声誉，瞬间被人们所知，并使得这部著作得到人们的关注。

因为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这本书中试图解决康德留下来的哲学难题。所以他建议人们在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之前，首先要先读《纯粹理性批判》《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以及他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只有读过前面的著作，对他和康德理论有了基本了解的人才能理解这部著作。叔本华曾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章说过，世界就是表象这样的观点绝不是他提出来的，它曾出现在笛卡儿的怀疑论中，由贝克莱第一个准确地提出来。但是康德竟然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观点，叔本华认为这是康德哲学的一大遗憾。在叔本华的哲学中，他保留了物自体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意志，这也是他整部书所要阐述的内容，而且他也一直坚信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按照叔本华的观点，人们认识的世界，看到的一花一草，都是人的表象。人们看到的太阳是人眼中的太阳，手摸着的土地是人眼中的土地。而观察者的身体也是表象，但由于人的身体是人可以直接认识到的，所以属于直接客体；而其他的事物是人通过自己的身体来认识的，所以是间接的客体。每个人在观察世界的时候都是主体，但是他们也是别人观察的客体。世界上那些使植物生长的力，使物体永远向下降落的力，使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力，虽然他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但是，其内在本质是一致的，就是意志。一切客体、现象都是现象，只有意志是自在之物，它存在于一切盲目起作用的自然力中，存在于人类思考之后的行动中。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叔本华把世界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表象，一方面是意志。表象世界就是能为感性和理性所认识的世界。也就是说，人的感性和理性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是表象的世界。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样的观点化解了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元论，把主体和客体都统一于表象之中。自在之物的世界就是意志的世界，是世界的本质和根源。意志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源，它是一种盲目的不可抑制的冲动。意志支配着世界的一切事物，每种事物都是意志的客观化。

叔本华认为，人通过两种方式认识世界，第一种是理性认识，运用概念、逻辑来认识世界，这时认识的对象是表象的世界；第二种是直觉认识，是非概念、非逻辑的认识，认识的对象是意志世界。即使理性认识再发达，也不可能认识到实在的世界。

对康德哲学的批判

虽然叔本华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失误，但是这并不代表叔本华对康德的评价很低，恰恰相反，叔本华十分看重康德的哲学，他细心研读康德的每一部著作，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发现康德哲学中存在的失误。而且，在文章的开篇，叔本华一反其平时对其他人嘲笑讥讽的行文方式，以一种十分谦虚的方式解释了他对康德哲学批判的原因。他认为，天才的思想对世界的贡献是无法估量其价值的，甚至能启迪几个世纪的人们和许多遥远的国家，他作品中丰富的内涵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天才也不会不犯一点错误，作为其他人，发现天才的错误远远比详尽的表述其思想要容易得多，而天才所犯的那些错误也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他认为，康德的伟大，只有通过时间，才会慢慢显示出其重要性来。

叔本华认为他的哲学是直接延续康德下来的，他不承认他们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哲学

家，只有康德、柏拉图的哲学对他的影响很大。但是叔本华认为，他不应该因为对一个人的敬仰就愿意接受他的失误，他觉得应该直接地指出康德的失误之处。不过，叔本华的批判还是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论述康德的伟大成就，另一部分是对其失误的批判。依叔本华之见，康德最大的贡献是区分了现象和自在之物。康德的哲学观点是延续并发展了洛克的观点，并纠正了洛克的失误。康德的思考虽然没有达到现象是表象的世界这样的程度，没有意识到意识是自在之物，但是康德也指出，人们既可以从客体出发，也可以从主体出发来认识世界。而且，康德的出现，彻底摧毁了经院哲学。使哲学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也不再为宗教服务。

不过，虽然康德促成了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结束了经院哲学的时代。但是，康德并没有树立起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也就是说康德只完成了“破”这一部分，但是没有“立”。这使得人人都意识到哲学发生了变化，但是又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变化。

叔本华认为，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失误是他将直观与思维混淆了，这也使得他的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叔本华也不认同康德提出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论。他认为，康德之所以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是由康德的认识方式造成的，因为不是通过理性来认识自在之物。叔本华却从康德的观点中推论出自在之物是主体，主体是不可能成为认识对象的。在叔本华看来，既然康德认为无法通过理性来认识自在之物，那就说明自在之物是非理性的，但是非理性的认识对象也是有其他方法来认识的。这种方法就是由情感产生的直觉，而这种直觉只有在人处于激烈的情感状态时才会通过顿悟产生。

可以说，叔本华的许多哲学思想都得益于康德，也继承于康德。也正是因为叔本华对康德的了解，才能发现他的失误，而这种批判地继承是对康德哲学最好的肯定。

《论自然界中的意志》：将哲学建立于科学验证之上

1819年，叔本华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没有得到任何哲学界的关注，他的著作大部分作为废纸被处理掉了，看起来他似乎被哲学界封杀了。不过，即使他的哲学观念受到这样的待遇，也没有影响叔本华探究世界的决心和表达的欲望。在接下来十几年的时间里，叔本华手头已再次积累了许多新的可用于补充和改进其主要著作的材料。叔本华认为，是时候把“哲学出现以来，对经验科学的证明的讨论”出版了。所以，叔本华于1836年出版了以“论自然界中的意志”为副标题的著作。他曾在此书的前言中引用了歌德的一段话：“你这个强者，不要这样沉默不语，纵使他人胆怯，谁想吓退魔鬼，谁就必须大声吼叫！”从这段话中我们似乎会更好理解叔本华出版本书的意图。这本书使得叔本华的哲学体系凸显在以往所有体系的前面，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体系，它们的结论和经验之间都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一点也不触及经验。而他的形而上学却是唯一真正和物理科学有着交汇点的形而上学，而且这一点并不是通过迫使经验科学围着形而上学转，使形而上学事先秘密地从经验科学中抽象出来而做到的，它们是两者自发地不约而同地在同一点相会的。叔本华出版《论自然界中的意志》是想证明，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像一切迄今为止抽象于一切现实和经验之上的体系那样，是空中楼阁，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坚实基础之上，而自然科学就是最好的证明。

叔本华最先认识到抽象思维不仅要从知觉、观察和经验出发，在某种程度上，更要直面已有的论断来为自己辩护。他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比喻，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就像两个朝不同方向工作的矿工，他们从两个相距较远的坑道出发，相对而行，他们在黑暗的地下依靠各自的指南针和水准仪工作了很久，终于，在很久之后，他们听到了彼此的撞击声。叔本华对二者结合点的关注远大于应用自然科学为自己的理论做注脚，叔本华认为，过去，寻找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结合点就像寻找天与地的交界

处，永远也没有指望，而现在，这两个学科开始和解，他们的结合点已经找到，这就是叔本华的功劳。

在《论自然界中的意志》中，叔本华密切注视着各个学科重要知识和研究成果。主要是生理学、病理学、比较解剖学、植物生理学、自然天文学、语言学、动物磁性说和催眠术、磁学、汉学和伦理学。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一切现象中的形而上学。意志是一切物质的基础，意志对所有的自然过程都起作用。他在自然现象的四个级别上证明了这一点。自然现象的四个主要级别是：无机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人类包括了他们所有主要的东西，并且因其特殊的人性而优越于一切生物。叔本华在此重新解释了一下意志：“我的生命力源于意志……这与将生命力的功能区分为再生产力、暴躁易怒和敏感性的古老划分根本不矛盾。再生产力是意志在细胞组织中的客体化，是植物的首要特征，是人的植物性。如果它在人身上居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就会变得冷淡、无聊、迟钝、麻木。暴躁易怒是意志在肌肉中的客体化，是人的动物性。如果它在人身上居主导地位，那么，我们就会见到忠诚、强壮和勇敢，几乎所有的热血动物甚至昆虫在暴躁易怒方面都远远胜过人类。敏感性是意志在神经系统中的客体化，这是人的主要特征，是人所特有的人性。动物在这点上是无法和人相比的。如果敏感性在人身上居主导地位，那么，这就是天才。因此，天才是更高程度上的人。一些天才不愿意承认那些相貌呆板、特征平常的人为人，是因为天才在这些人中找不到自己的同伴，他们认为自己的本性才是标准的人性。

叔本华的意志学说在运用于无机的自然界时也可以得到经验科学的证实。当然，他明确反对将生命归于无机自然的做法。相反，他认为，似乎应把意志赋予无生命的无机物。因为，意志并不是认识的，因而也不是生命的偶然，生命本身倒是意志的现象。也就是说，认识实际上是生命的偶然、物质的偶然。但物质本身只是可知觉的意志现象。



利希滕伯格

在语言学中，叔本华引用了利希滕伯格的一段话：“假如一个人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语言中存放着大量的智慧。如果说这些智慧是我们亲自安放在语言中的，还不如说这大量的智慧确实就存在在那里。”叔本华也认为，在很多甚至所有的语言中，即使那些没有理智，甚至没有生命的物体的行为，都是通过意愿这样的词来表达的，由此可见，意志（不是认识、表象、知觉、思维），是事先就被赋予它们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叔本华举的例子：塞涅卡在提到闪电时说：“这时闪电和树是一样的，可弯曲的树梢被拉到下面，甚至触到了地面，但一旦你松手，它们就回到原来的位置。因此，一个事物处于那种不合它的意志的状况是不适宜的。阿那克里翁在他的第二十九首颂歌中，在嘱咐如何画他的情妇的肖像时，这样吟诵：“让自由卷曲的头发顺其意愿（愿望）落下，无须丝毫整饰。”因此，叔本华认为，我们的思想最直接的标志——语言，向我们表现出，任何一个内在的冲动都必然被设想为意愿，所有语言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也许没有任何例外，证实了语词的表达是深深地根植于事物内在本性的一种感受。



塞涅卡



阿那克里翁

在动物磁性说和催眠术中，叔本华提到，由于生物体只是意志的现象、客体，严格地说，它就被看作是大脑中的表象的意志本身：诱导的外在行为自然就跟意志的内在行为保持一致。他提到了一些基于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德拉萨纳，一个法国磁学家，在他的《磁性动物编年史》第四卷就这一点更加精确地发表了意见，他说道：“确实无疑，磁性的活动完全取决于意志。然而人是有外部形体的有形物，但凡形体的运用须受其本人支配，即必受意志驱使。格拉夫·斯策巴，一个催眠师，在自己所经验的结果的引导，在为他的书写下“关于动物磁性说、灵魂体和生命本质的简述”这样的题目后增加这样的注释：“或物理证明：动物磁性的电流是元素，而意志则是一切精神的和肉体生命的源。”动物磁性说直接证实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

在“汉学”中，叔本华研究了中国的三种宗教：道教、儒教和佛教，这为他反对一神教的论据中增加了大量文献上的支持。他对这三种宗教有着很好的评价，因为这些宗教与欧洲的一神论、乐观主义相反，认为人生很痛苦，世界就是一个痛苦的展览场，在这个展览场，死比生更好。这种观点从其他的层面上为他的哲学进行了论证。

在伦理学中，涉及了使自由行为进入到存在的问题，以便证明“自由与责任这一伦理学的基本支柱，若没有意志的自存性这一前提，是绝对无法思考的”。最后，他对“自己伦理学的禁欲主义结论”做了强有力的辩护，他认为，他的伦理学无论是对神圣的吠陀教的“优婆尼沙昙”，还是对佛教都完全是正统的，并且与早期真正的基督教并不矛盾。但是，为了反对一切其他的诋毁诽谤，他说：“我已身穿甲冑，胸前有三层铜甲。”

《论自然界中的意志》可以说是叔本华试图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但是，这本书的出版也并未达到其目的，它的销量同样很差，由此也可以推断出这本书在哲学界并未引起什么反响。这篇内容丰富的文章，主要是在阐述他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科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支持。

关于这本书，叔本华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经验主义者们，他们以纯经验认识为目标出发，他们在这条道路的终点发现的东西与我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一致的，证明了我的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点，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的基本论断提供了检验。我的基本论断不但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明，而且理解起来也比其他途径更加清楚、准确。”叔本华这样的论证方式，十分具有冒险精神和独创性，也显示出了他那非同寻常的理智上的诚实品格。

《伦理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包括两篇文章，分别是《论意志自由》和《道德的基础》，这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叔本华伦理学基本的真理体系。在叔本华的这两篇文章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引证另一篇论文或是他以前的著作，因为他的这两篇论文是为不同的科学院所做，所以都有着匿名的要求。

事实上，他这两篇文章的基本特点可以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四篇中找到。但是在那里，结论是从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中推导出来的，也就是用综合的方法先验地推导出来的。而他的这两篇论文则相反，叔本华是使用分析的方法后验地加以说明的。由于这两篇论文是从这种所有人都容易理解的一般的立场出发，因此尽管这两篇文章是专门的论述，它们还是易于理解，说服力也很强。因此也可以把这两篇论文看作是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四篇的补充。

这两篇文章，虽然题目是不同的，但是二者之间却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前一篇文章是理解后一篇文章的钥匙，理解这种联系也有助于完整和清楚地理解这两篇文章。叔本华也骄傲地认为，读他的文章，就会发现，他的哲学就像古代埃及的首府一样，有着一百座城门，随便从哪个门都可以进入其中，并笔直地走到市中心。

《论意志的自由》1839年1月26日获得德隆海姆挪威皇家科学院褒奖，并收录在挪威皇家科学院在德隆海姆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德隆海姆挪威皇家科学院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人类意志的自由，能从自我意识得到证明吗？

叔本华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并且不是很好回答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这个问题需要作者梳理近代哲学和中世纪哲学的主要关系。所以，叔本华先对自由做了一个界定。他认为自由有三种：自然的自由、理智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皇家科学院问的问题指的就是道德的自由，也就是自由的意志决定。

叔本华认为，人和动物都拥有着自然的自由，但是只有人拥有理智的自由。理智是动机的中介，动机通过理智作用于人的核心，也就是意志，并对其施加自己的影响。如果这样的话，意志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可以按照其固有的本质来表现自己。但是，叔本华并没有满足于此，他又接着提出了疑问，真正意义上的意志自由指的是什么？意志是否必然地受到一个已有动机的限定，意志是否在某些时候不能在不同的动机之间进行选择呢？因为不会存在使意志无法抗拒的动机，只有更强大的动机占了上风才会使人们选择这个动机。那么人们对动机的选择会存在一个必然的逻辑吗？存在一种必然性吗？如果存在这种必然性，就不能说意志是自由的。如果说意志行动是完全自发产生的，不是受某种东西规定的，那么意志就是自由的。

什么是自我意识呢？自我意识是指自己固有的意识。与之相反的，就是他物的意识，就是认识能力。在我们的全部意识中，自我意识只占了很小一部分，而是他物的意识，或者说是认识能力则占据了人类全部意识的很大部分。他物意识首先会直观地把握和观察世界，然后会把这些东西加工成概念，接着用语言把概念联合到一起，就形成了思维。在我们的全部意识中，除去大部分的他物意识之后，剩下的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就是一个人完全依据自己的想法行动，用叔本华的话来说：“每一个人在观察自己固有的自我意识时，马上就会明白：它的对象始终是那个固有的想要。”想要是什么呢？想要是由自我意识的对象意志受到所认识的客体（他物意识中的客体）诱发产生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动机，动机也是意志动作的材料。

依叔本华之见，自我意识中那个“我能做我所想要的”的陈述根本无法判定意志的自由。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每一次的意志行动，根本不是由一个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动机决定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人与外部世界因果关系之上的，意志行动是超乎自我意识之外的。如果要一个智力正常没有哲学基础的人来根据他的自我

意识陈述意志自由在哪里，这个人也会回答：“意志自由在于只要我不是天然的被阻碍时，我能做我想要的。”意志自由涉及的只是行为和想要之间的关系，与自我意识根本无关。

而且，叔本华还认为，人可以做自己想要的事，但是在其每个生命的瞬间，能确定的愿望却只能有一个，而不是既是这个，也可以是其他。人可以权衡各种影响意志的动机，进而在行动的理由和停止的理由之间做出一个表面自由的选择，但是最终对意志起作用的经常是那个强烈的动机。对同一动机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反应，这取决于个体的性格。也就是说，人的意志行为不可避免地受一个人的动机、性格的影响。



丹麦皇家科学院

所以，最后叔本华得出的结论是，人的意志在行动中并不是自由的，意志的自由只存在于存在中。而道德只能建立在同情和他人的自我认识的基础之上，最好是建立在与其它生物的自我认识的基础上。

叔本华的第二篇文章是写给丹麦皇家科学院的，尽管并没有其他的竞争者，但是这

篇文章并没有得到嘉奖，而且丹麦皇家科学院还从几个方面指责了这篇文章。叔本华也就这些指责进行了回应。

丹麦皇家科学院的最重要的指责是，认为叔本华错误地理解了它提出的问题。叔本华则认为，这是由于他错误地以为，皇家科学院是要求他提出伦理学的原则，而实际上想问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关系，而他完全没有讲到这种关系。但是，皇家科学院在后面又说叔本华说明了这种关系（他说明了他的伦理学的原则和他的形而上学的关系），然而把这作为文章的附录，作为超出要求的部分提出来的。不过叔本华并没有花很多工夫批评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而是仔细地把皇家科学院当时的要求呈现出来，让读者们判断究竟皇家科学院问的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哲学家的理智之处，在争论时，总是能把握到重点，也不会抓住别人不主要的错误紧紧不放，而更愿意直面问题的根源加以讨论。

为了使读者弄清真相，叔本华对引言和问题一一做了分析。皇家科学院征文的引言说：“也许存在着一个必不可少的德行的理念，或一个关于道德律的原初概念，这一原初概念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作为科学的道德之中，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之中；而后者又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一部分在对我们自己的行为的评判之中，一部分在对他人的行为的评判之中。然后又有别的以它为基础的概念与这一德行的原初概念相关联。”丹麦科学院是在这一引言的基础上提出它的问题的，即：“.....在何处？是在德行的原初理念之中，或者是在良心之中？这一原初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也许将在以后加以分析，或者道德还有另一个认识根据？”所以，皇家科学院的问题就是：“道德哲学的起源和基础在何处？是在对寓于直接意识的德行理念的解釋中，抑或是在另一个认识根据中？”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问的就是道德的认识根据。

叔本华驳斥皇家科学院的另一个观点是，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关系可能是一个完全无法回答的问题，之所以无法回答，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形而上学，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存在过如此多的哲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探究亚里士多德派、伊壁鸠鲁派、斯宾诺莎派、莱布尼兹派、洛克派或者别的什么派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但是绝不能探究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它要求回答的是一种既定的东西和一种不可能的东西的关系。所以，接下来，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谁是谁非了。

《论道德的基础》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问题的陈述，第二部分叔本华对康德的道德基础的批判，第三部分是伦理学的创立，第四部分是对最初伦理学现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

这篇文章中，叔本华对康德的批判几乎占了其整篇论文一半的篇幅。而在当时的时代，康德的伦理学是被视为不可侵犯的，即使今天，也仍被许多人视为最高的道德智慧。但是，叔本华认为，在康德的伦理学中，存在着大量的假设，而不是像他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他的伦理学中，每一种命令形式和每一种义务，都是源于神学，根本经不起哲学思考的检验。

但叔本华却对康德的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试图向读者证明“实践理性和绝对命令是完全不合理的、没有依据的、臆想的假设，康德的伦理学也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叔本华首先批判了康德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既然康德还没有证明，“在动机法则之外，对意志来说还存在另外的、原初的、不依赖于任何人类准则的法则”，那么，“把法则、准则、应当的概念引入伦理学，除了一个与哲学相异的根源——摩西十诫外，就没有别的根源了”。随着法则概念的取消，义务概念也应当被当作与伦理学无关的概念而取消了。

与康德不同的是，叔本华认为，伦理学应该是在道德方面解释人不同的行为模式并探究其最终的依据。他认为，要通过经验的方式来探究，是自由意志的正义行为还是纯粹博爱的动机导致了真正有道德价值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道德的真正基础。

所以，叔本华探究了在人和动物的行为中普遍占优势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在动力。他认为人类行为仅有三个基本源头，它们是：（1）利己主义。意欲自己的福利，而且是无限的。（2）邪恶。意欲别人的灾祸，而且可能发展成极度残忍。（3）同情。意欲别人的福利，而且可能提高到高尚与宽宏大量的程度。

他认为，同情是唯一的非利己主义因素，所以是唯一真正的道德动机。痛苦或苦难是实在的，积极的，直接作用于意识的。而满足、享受、幸福等等本质只在于减轻痛苦，是消极的。一个人的痛苦、危险、无助，才唤起我们的同情。我们不太关心幸福的人，是因为他的情形是消极的，他并没有痛苦、贫穷与哀愁。

叔本华认为，“正义和博爱这两种德行的本质是同情。这种同情自身是人类意识中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在本质上它是个人的，根植于人性之中”。因此，人们称那种完全缺乏同情心的人为非人，而将“人性”当作是同情的同义词。“同情的作用首先是从正义的德行中产生出的‘不伤害他人’这一准则，其次则是从博爱中产生‘尽你之所能帮助一切人’这一准则”。叔本华把对动物的同情也纳入到他的论证之中。叔本华极其公开地指责基督教缺乏对动物的尊重。他说道：“对动物的同情与性格的善良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可以肯定地断言，对动物残忍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

最后，叔本华得出结论：道德是从对万物同情中产生的，它并非根植于现象之中，而是根植于自由意志这一万物的根源之中。

不过叔本华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对此，叔本华曾经在书籍再版后的附录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竭力促进人类知识与洞察力的人，注定地永远要遭到他所处时代的反对或遏制，但这样的人应该在一个必然事实中得到欣慰，即虽然种种偏见阻挡着他前进的道路，可是真理与他同在。而真理不过是在等待它的支持者——时间，一旦时间站在它的一边，它必然会得到胜利，如果今天尚未达到，明天必能赢得。

《附录与补遗》

1819年，叔本华出版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虽然凭这部作品他获得了柏林大学编外教授的资格，但这本书发表后却无人问津。1844年，在他的坚持下，《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了第二版，虽然那时很早出版的第一版已经绝版，但是第二版也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兴趣。不过，这些并没有打击这位哲学家的自信心，他依旧继续他的哲学思考。1851年，他完成了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补充与说明，就是以格言体写成的《附录与补遗》。

这本书的出版充满了戏剧性。由于出版商总是在叔本华的书上赔钱，所以很直接地拒绝出版这本书。叔本华没有办法，只好委托柏林的一家小出版社来为他出版这本书，但是这本书他得到的报酬基本相当于零，因为他仅得到10本样书。就这样，这本书终于跌跌撞撞地出版了。

令人意外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也使晚年的叔本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声誉和人们的关注。弗里德里希·多尔格特撰文赞叹叔本华的文章，称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家；作家威廉·格维纳尔开始为叔本华写传记；尤利乌斯·弗劳恩施塔特编写了《关于叔本华的通信》，并出版了两卷本的《叔本华大词典》和六卷本的《叔本华全集》；音乐家瓦格纳把《尼伯龙根的指环》献给叔本华。之后，各种

学术机构也纷纷对叔本华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莱比锡哲学院向社会征文，题目就拟为《对叔本华哲学原则的阐述和批评》。当时，柏林皇家科学院也准备授予他院士称号，不过，这一举动被叔本华拒绝了，因为叔本华不想接受“来自不受欢迎方面”的荣誉。

《附录与补遗》终于使叔本华得到了人们注意，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附录与补遗》这部著作在非专业读者中仍是最知名的，事实上也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人们曾经引用勃拉姆斯谈德沃夏克的一句话来说明叔本华写的这部著作，“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从他弃之不用的东西中拼凑出一个主题”。这部著作并不是叔本华哲学的精髓，叔本华认为他的主要思想在前几部著作中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所以余下的时间只能做一些补遗的工作，这也是这部著作因何得名的依据。这部著作与他的其他著作相比，更像是一部关于人生和为人处世的箴言集，但是叔本华更多的是以一种探究生活本质和意义的角度来探究人生。

叔本华在这部著作中从日常的经验和立场出发来探讨人生、探讨幸福，表述了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思考。探讨日常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向人们传达人生智慧的格言，指引人们通向那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些都是与他的哲学观一致的，只是从更普通的视角来描绘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从现实生活中得到了更多新的论据来说明他的哲学观点。他在书中讨论幸福、讨论女人、讨论天才；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什么差别；这本书可谓是将他平时零星的思考全都集结在一起。



瓦格纳

在这部著作众多部分中，有些部分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如：“关于个体命运中表面意图的超验思辨”“试论鬼神崇拜及相关的一切”“论判断、批判、掌声和荣誉”“论博学与学者”“论独立思考”“论作家与风格”“论大学的哲学”“论女人”“论喧哗与噪音”。

不过这位哲学家对女性的观点还真的是不客气也不客观，他的这篇《论女人》也是后世批评最多的一篇。他认为，在宇宙中，越是高等的事物，他们就会越晚成熟。女性在十八九岁便趋于成熟，而男性在28岁之前却少见有成熟的。所以女性虽然成熟较早，但理性发展却十分薄弱。她们的思维仅仅局限在表面而不懂得深入思考，喜欢讨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忽视重大问题。他还认为，妻子不应该与丈夫有同等的身份和称号，女人永远是劣于男人的“第二性”。一夫一妻制并不是合理的社会制度，并且女性不应该占有和管理财产。这些话对于一个现代女性来说无疑是无法接受的，但是女性在看到这一部分与其一味的批判，反思一下倒无妨，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叔本华的“论噪音”我们今天读起来也是铿锵有力、凿凿有声。可能这位哲学家在

思考的时候受到了太多的干扰了，尤其是在小镇狭窄的街道上鞭打造成的响亮的回音。他认为，对噪音不敏感的人，是那些对音乐、诗歌、争辩等任何智力因素都不敏感的人，因为他们大脑的质地过于坚韧了，大脑的组织结构过于粗壮了。任何杰出的人物在思考时如果受到噪音的干扰，都会使其思考水平拉低到常人水平，因为噪音破坏了大脑的集中思考。这种噪音的影响对于思想家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打断他的思路的痛苦远比死于刽子手屠刀下更为不幸。

在这部著作中，这个冷静理智的思考者还认为人要有一定的宽恕能力，当然，这个结果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善良且愿意容忍别人的人，而且他也不是这样的人，这是他理智思考的结果。他认为，宽恕能力能让我们在人事纷争和吵闹中得到心灵的宁静。人们应该习惯，别人会拂逆我们的心意，妨碍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本性。所以，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就和向一块阻挡我们前进的石头大发脾气一样愚蠢。对于许多人，最聪明的想法就是，不要试图改变他们，而是要利用他们。

叔本华还把寓言和一些诗歌作品也放在了著作的附录之中，他解释说这个部分涉及他和读者之间的“私事”，他希望他的哲学信徒，认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有个性的、与众不同的先驱者。比如，叔本华介绍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在一片丰穗的谷地里，庄稼挺拔整齐，丰满的谷穗沉甸甸地垂着头。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星星点点缀落在谷地里。它们带着可爱的小叶片，自然地长在那里，看起来美极了！但是，它们毫无用处。而且，这些小花在野外谷地里也很难为人发现。它们象征着诗和艺术，在城市生活中，诗和艺术与谷地里的野花是相同的。既然这是哲学家与读者的私事，哲学家想向读者传递的是关于艺术的看法与感受吧，美丽，看起来无用，但是却丰富和装点了生活。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棵普普通通的苹果树，枝叶繁茂，花朵盛开，一棵挺拔的枞树立在它身后，高耸着它那黑色的树冠。苹果树说，

看看我这花团锦簇，你拿什么来与我媲美？枞树回答说，是的。但是，一旦冬天来临，你就会花枯叶落，我却依然故我。叔本华的经历多么像枞树呀，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他依然坚强而独立地存在。

叔本华在第三版的序言中曾说道，如果不是那些自己拿不出一件好东西、又阴谋不让别人的好东西出头的人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么，真正的和纯粹的东西就更容易得到它们应有的地位了。当然，叔本华认为自己一直在面临这样的状况，所以导致他所著的这本书第一版问世时，才30岁，而它的第三版出版时，这位哲学家却已72岁。不过，他总算在彼得拉克的名句中找到了句安慰的话：“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在傍晚的时候走到了，就该心满意足了。”叔本华毕竟在傍晚的时候走到了，在暮年之时看到了自己对世界产生影响，他怀着这影响将合乎“流传久远和发迹较晚成正比”这一古老规律的希望，心满意足。

《附录与补遗》，这个文集后来以许多册单行本分别发行，与叔本华在年轻时所著的哲学里最具代表性也最具有理论价值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相比，《附录与补遗》并不是十分系统的，但书中的内容却十分庞杂，涵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他的人生过早地建立了哲学的大厦，以至于以后的时间他把精力都放在了边边角角的补充，不过即使是补充，也给了人们足够多的启示。也正是因为这一补充，使他的哲学从高高在上的地位逐渐走进了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不再讨论伦理、讨论意志。而且，相对于他的其他著作，《附录与补遗》也更适合没有哲学基础的人来读，人们更易理解接近自己生活的东西，而不是大部分人一生都没有思考过的伦理、道德，可能这也是他晚年声名卓著的一个原因吧。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2篇 叔本华的精神世界



第一章 人类与生存

人一生都活在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之下，在时间造就的深渊中，成为了一直疲于奔跑的人。动物只沉浸在眼前的快乐或痛苦中，而人类——独有精神世界的神造物，在欲望的驱使下追逐未来的财富，可悲的是，成功之后才发现也不过如此，失望至极，“我们发现，我们所得到的、曾经让我们渴望以求的东西原来是虚无”。相较之下，动物反而在这个层面中显示出大的智慧。叔本华说：“人生必定是某种错误”，但即便是错误，我们也要努力维持生存，我们获得的最大褒奖也仅仅是“无痛苦”，摒弃了厌烦之情，生存并没有带来快乐，也许在某些状态下幻觉告诉我们前方是有快乐存在的，但接近目标之后，也才发现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在叔本华看来，生存本质上是虚无的，“你所说过的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在下一

个瞬间就将是过去的存在了”。曾经万分重要的事，现在可能显得不足称道，在下一个瞬间，现在便成为过去。即便如此，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作为一个生理的存在也作为一个社会的存在。

作为自然人的生活

理智和意欲

叔本华认为，在意志和理智之间达成某种平衡，是一切动物尤其是人在世界上生存和进步的必要条件。如果天然形成的均衡愈加完美合适，生命的道路就会愈加顺利和快乐。这两者的大致均衡也会使个体免于毁灭。维持这样的均衡也有一定的标准，理智可以启发和引导意志步入正轨，激发意志的内在力量。意志的原动力越强烈，与意志相联系的理智就必须越完备和健全，这样意志的情感爆发、情绪激烈时人也不能误入歧途或被驱使做一些鲁莽的事和犯一些无法弥补的错误；如果意志非常强烈而理智过于脆弱，可怕的结果就会无法避免地发生。而有些人天生意志就极其脆弱，他们只需要少量的理智便可以控制自己的意志，或者说天生自制力好的人只需要适度的理智即可。如果意志和理智之间的均衡被打破，无论是意志强于理智还是理智强于意志，都会引发不幸。尤其是当理智的力量极端强大，以致理智和意志完全失去平衡时，这是完全有害的，哪怕这是成为真正天才的条件，但理智的过于强大完全超出了生命所需。所以，年轻人由于精力过剩，想象丰富，而又缺乏经验，这就使得他们在理解客观世界时，神经过于敏感，容易产生一些偏激的想法，看起来性格有些古怪、偏执和胡思乱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吸收了经验教训，这样的状态就会慢慢减少或消失。但是天才无论经历多少事情，也永远不会喜欢这个平庸的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琐事，他不会让自己把精力和热情放在这些平凡而琐碎的事务中，绝不会让自己随波逐流。所以，天才更容易犯一些常

人难以理解的错误。而对于一般人来说，他们的智力是忠实于本能的，也就是说智力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意志而存在的。所以，智力放弃了本应该追求的更高的目标，全心地服务意志。所以，天才本质上就是理智过剩的怪人，而那些性情暴烈、冲动、没有头脑的人则是欠缺理智的怪人。

叔本华把生存意志看成是生物最深层的核心，并且从高等动物尤其是人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意志的本质。低等动物意志活动不够显著，目的性很低；而在高等动物中，比如说人类，由于有了理性，并伴随理性产生了谨慎，并由此学会了掩饰，所以使得意志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只有在产生激情和爱的时候，才会揭开这层面纱，显露出意志。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激情表达出来，就总会赢得人们的信任，也因此，激情总是成为诗歌或戏剧的元素。人们之所以喜欢逗猫、狗等小动物，是因为它们的生命意志被毫无掩饰地展现出来，所以才给予了我们诸多乐趣。所以，人们喜欢看那些自由自在的动物，它们顺从天性、毫不掩饰地觅食、喂雏、交配时，总会得到快乐的感觉。这是因为，人们喜欢从这种简单明了的形式中来观看自己的本性，动物都是真实、直白的，从不企图掩盖自己的本性。它们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只有人才会矫揉造作。

人们经常做的、称为习惯的事情，其实是出于人类天生的、内在恒常不变的本性，人们在相似的环境里总是做同样的事，都是出于同样的必然。习惯的根源是人类消极被动的性格，它未来避免让理智和意志做出新的抉择，所以总是让我们做重复过的事情。叔本华认为，事物的真理并不是浮于表面，而总是隐藏在更深处。作机械运动的物体要依赖于惯性，但是对于因动机而运动的物体，则要依赖于习惯的力量。而人们依照习惯而发生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动机在起作用，因为人们在行动时，根本不用思考。在行为变成习惯之前，是有动机作用的，但是，一旦开始并产生了惯性之后，习惯足以使行为继续下去而不需要什么理由。这就像力

作用于物体之上，物体运动之后，就不需要这样的动力也能持续运动一样。驯兽也是一样，把习惯强加于动物。比如说训练马拉车，刚开始一定会连续鞭打马，之后慢慢习惯了，就无须鞭打催促，马也会自动自觉地拉车，这些习惯慢慢地变成永恒的习性了。其实这就相当于生存意志的目的在不同层次上的证明，相当于运动规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有时，出人意料的喜讯，可能使人丧命，这是因为幸福与痛苦的产生就在于它们的程度是否与我们的承受能力相称”，范进中举这种悲喜剧可能就是这个现象的典型事例吧。痛苦早已麻痹了人享受快乐的能力，所以当这幸运降临之际，早就没有能力承受这份愉悦，甚至会被它压垮。在叔本华看来，人类对于幸福的胃口极大，但能品尝它的嘴却极小，所以说，幸福也是消极的，尽管我们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但人生总是痛苦的。

几乎没人能放弃对于希望的渴求，哪怕只有微小的机会，这种愚昧使理智暂时无法明断是非，不幸便会趁机折磨人。遭受了无数打击的“绝望”之人，放弃了这种本性，开始怀疑任何事情成功的可能性，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确实，理智并非一直会发挥作用。我们总是会基于有限的证据做出或扩大，或缩小的判断，如果一个人慷慨，我们便会推说他也是公正之人，这种片面的思考方式，常使人陷入困境。

性格

1. 性格，高于时间并能超越时间

叔本华认为那些不希望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一直热衷于追求幸福、长寿和荣耀的人，就像是永远渴望扮演主角的浅薄演员一样，他们根本不懂得重要的是如何扮演所承担的角色，而不是扮演什么。一个人的道德性格将伴随着他的一生。一个人既

然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就应该扮演好这个角色，他所做的一切应该符合这个角色应有的性格，经验、哲学、宗教都不应该对他产生影响。如果人生的一切都是不可更改的，人就会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一切的情节都是不可更改的，那么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叔本华认为，正是因为扮演着某种角色，人才能理解自己，明白自己追求的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必须从外界得到的知识就是他事实上是什么人，而他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于人来说，生命就像化学试剂一样，只有凭借生命，一个人才可以展示自己的存在，才能获得或者感知到自己的存在。生命将性格表现了出来，或者说，性格其实是在生命之外，性格随着时间的变化，只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自我认知表现出来的结果。生命就像是一面镜子，人除了能看到自己的影像，还能通过这种影像来逐渐理解自己，你也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发现自己原初存在的错误。如果生命是可见的，那么无论生命是伟大还是渺小，这对生命的结果来说都是不重要的。如果生命的结果是确定的，那么生命的外观、生命的过程都是不重要的。这就像已经发生的错误一样，无论错误是大还是小，其实都是错误，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说，无论是一个世界的征服者还是一个流氓，谁拥有恶劣的品性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只是个体身上反映出的人类罪恶的本性。每个人都会从中看到自身。所以，一个落入利己主义泥潭的人，无论他此时是快乐的、狂欢的、贪婪的、充满希望的，还是绝望的、烦躁的、愤怒的，他如何深陷其中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应当抓紧逃离。这就是性格超越时间的意志行为。

而时间中的生命，行动中的性格是变化发展的，生命和性格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人。性格对生命的决定作用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得多。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虽然，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命运似乎完全是由外界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回首往事，就会发现，生命的种种变化，本质上是由我们的性格构成的，这就像一

个主旋律贯穿整个乐曲一样，一个人也必须通过自己来获得生命的经验。

除了生命之外，人的理智也具有各自的性格，只是人的理智主要用于理论相关的事情。我们也会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智性这种性格，这种性格构成了天才的本质。这是一种天赋的技艺，天才通过这种技艺才能得到绚烂的结果。叔本华认为，这种智性的性格决定了天才的相貌可以从眼睛和前额表现出来。相貌其实就是意志的记号。

叔本华认为，性格的本性决定了性格是高于时间并能超越时间的，而且性格并不会在生命的过程中发生变化。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性格需要在内在始终如一的情况下外化自己，展现自己的多样化。这是因为，性格是由意志和约束力这两种因素构成的。生命意志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是性格的原动力；约束力是意志在理解自身之后得到的一种力量。人们在生命的最初总是热衷于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人们慢慢就会明白，生命是多么虚妄、缥缈，所以有些人才愿意隐居山野。当然，除非一个人主动拒绝感官的快乐，否则，从奢侈、纵情的生活转变成简单宁静的生活是全无可能的。很多心灵纯净、美丽的人在领悟到这一生命真谛之前，还是可以尽情地享受生命，过着天真无知的生活。当然，前提是人不能去折磨别人，使别人痛苦而从中取乐。因为人在作恶的情况下会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本质：一个人，无论年轻与否，有无生活经验，都可以从他人的痛苦中得到快乐。只要条件许可，时机成熟，人人都会作恶的。每个人的天性中，既有善良、仁慈的一面，也有邪恶、歹毒的一面。但是人在实际生活中，究竟要展现出哪一面，就要视情况而定了。比如说，人们在目睹其他人痛苦的时刻，某一时刻会产生出无尽的怜悯和同情，而在下一时刻可能就产生了幸灾乐祸的满足。叔本华认为，自己就是这样，某一时刻对整个人类有着发自内心真诚的怜悯，而在另一时刻又极为麻木不仁，甚至仇视人类。

2. 性格中的善与恶

人类的种种表现，都说明了人类具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对待世界的方式。一种是根据个体化的原则，把其他一切生物都看成是陌生的、独立于我们之外的，是明显与我们不同的。对他们除了漠视、妒忌、仇恨之外，绝无其他感情，而且看到他们受罪，我们会感到高兴；另一种是根据所谓的“这就是你自身”的原则。他把一切生物都看成是与我们同一的，所以他们总是会唤起我们内心的怜悯和爱心。所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第一种方式将人与人隔开，而第二种方式将人与人结合在一起。对待其他人时，第一种方式让我们感到我是我，别人是别人；而另一种方式让人们觉得他们就是我自己。

人们在看到他人受苦时，会产生怜悯之情，但是，在看到别人幸福快乐时，却不会也感到幸福快乐，这时的人们总是怀有几分嫉妒。即使幸福之人是我们的朋友，情况也不会好多少。我们对待他们幸福的兴趣远远低于我们对他们受难之时的同情。这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而不是他人拥有这份快乐。但是，也会发现，第一种方式会在某些人那里占有主导地位，而第二种方式会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占有主导地位；为什么依照意志驱动而产生的对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不同。就好像古人说的：“黑夜与白天是紧密相连的。”而且，这两种经验性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这种裂痕是源于个人的意志与理智能力之间的关系。

叔本华认为，如果意志只是体现在某一单独的行动中，那么这就是自由的行动。但是，意志体现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是整体的一部分，无法离开整体而单独行动，也可以这样看，生命是自由的，这只是一个个体化了的意志的展现。

如果一个人想干坏事又约束住了自己，有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害怕惩罚或报复；(2) 出于迷信或害怕将来得到报应；(3) 出于怜悯之心，通常包括施舍仁爱；(4) 出于荣誉感或担心名誉受辱；(5) 出于正义感，因为诚实、名誉、信仰等优良品质联系在一起，它们构成了人与人之间一切自由交往的基础，并且常常对于个人也是非常有利的。而正是这种思想经常感染着人们，驱使人们追求荣耀，拒绝某些巨大而不正当的利益，并骄傲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还有那些贫寒而有骨气的人，即使迫切地需要钱财，也能拒绝别人施舍的不义之财，这些高尚的人认为自己拥有整个地球财富，希望他们崇尚的法规在整个世界施行。他们深深地懂得，即使是一小件恶劣的事，也足以把他们从这个群体中隔离出去。

叔本华认为，做善事除了能帮助别人之外，关于自身利益方面还有几种动机：(1) 涉及潜在自我利益；(2) 迷信或希冀自我利益在来世得到奖赏；(3) 同情；(4) 想要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说，它遵循这一准则：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因为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叔本华十分不赞成康德所谓的“一种行动之所以是善的，仅仅是出于责任的动机，仅仅是为责任而责任”这种说法，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永远都不会有。一个人说这样的话肯定背后存在着上文描述的某种动机。当然，这些动机中，同情是最真诚的。

关于性格的善与恶，仅仅是选择问题，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他们只有一个地方有些小差别，就是使自己的利益从属于他人的利益，还是根本不让自己吃亏。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会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恶的根源，可能是由于恶的性格在思考外部世界，它总是伴随着一种固执的情感：那不是我，不是我；而善的性格可能也是同样伴随着一种固执的情感：那就是我，我，我，并由此涌现出一种仁爱怜悯之心，并且会产生出一种快乐、宁静的感觉。

为什么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应该在自身的一切外化或展现中保持自我一致，那么，在此种性格和彼种性格之间，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一面是邪恶、残暴、狠毒的性格；另一面是善良、仁慈、宽厚的性格，二者的差别为什么那么明显呢？为什么世界上一面有提比略、喀利古拉、尼禄这样的罗马暴君，而另一方面则有图拉真、哈德良、涅尔瓦这样的罗马仁主呢？即使在动物界中，亦即在一个较高的种类中，一方面存在着凶猛的老虎，邪恶的猴子；另一方面又有善良的大象，忠诚的狗。兽类中存在的邪恶与善良与人类是如此相似。



提比略



图拉真



哈德良



涅尔瓦

只是程度上的差别，每一种生物身上都存在着善与恶两种倾向，它们只是以不同的比例存在着。但是，叔本华认为这样的解释还不够，所以他又从理智和意志方面给

出了另一种解释，并认为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在人的理智和性格的善良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系。理智有两种，一种是知性，根据充足理由律来把握事物的关系；另一种是知觉，它是一种类似天才的官能，它常常直接行动，独立于充足理由律，并且超越于个体化原则，它不具有任何道德性。理智差异的原因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差异。但是，性格差异却直接根源于意志。并且，性格并不是超越时间的，但是意志却是超越时间的，它是永恒的。性格是先天的，是与生俱来的，它和意志根源于同一种永恒之中。因此，除了先验的解释之外，对于性格并不存在其他更好的解释。

作为社会人的生活

教育

在叔本华看来，人所受的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教育法，另一类是人工的教育法。自然之法的内涵在于自学，根据自身的经验和观察获得观念上的发展：人工之法就是“听别人说，向别人学习，读别人的书”。经过这一过程，人在没有真正经历万物之时，便有了对于世界的基本认识，但这极可能是错误的，他认为这种教育方式很有可能使人心灵误入歧途。所以，青年人在远离学校，进入社会之后，总是带有神经质的紧张感，他们虽然头脑中塞满了关于世界的一般观念，实际上却非常无知，所以他认为：“主张首先获得一般观念，最后进行具体观察；这恰恰是本末倒置的。”

这可能是哲人的经验之谈，他在15岁时，随着父亲游历欧洲各国，观察到各种风土人情，这个经历对于他哲学观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人工之法的教育，处处剥夺了儿童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机会，灌输给他们一成不变的东西，但这些所谓知识和学问却对他们走入社会没有太多帮助，反而是有些生于市井之人，能够精通

世事。“获取关于入世的知识，可能是一切教育的目的；由此可见，为了获取这种知识尤其要注意方法的正确，这样才有一个正确的开端。”而在叔本华看来，先教授关于事务的一般观念，再进行具体观察，显然是错误的方式，这种方式甚至使某些人终生都抱有偏颇的世界观。人类洞见自身复杂的心灵，也是需要在一定年龄下才能做到的，因为他早已具备了丰富的观察经验。正因如此，教育才更应追寻自然之法，这样儿童才能了解世俗常识，获得正确的观念。

叔本华的教育观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认为观察应先于观念的灌输，反之，则容易形成偏见。人应用自己的眼睛去打量世界，思考问题，尽管这种方式是漫长的也没有捷径可走，但这个过程可以启发人去反思先辈的观念，寻求经验之观察与一般抽象概念之间的矛盾之处。如若没有经过这样的修正，我们可能信手拈来别人的观念，形成难以改变的偏见。

在他看来，对于儿童来说，只有经过自己的观察获得的概念，才是理由充足且精密的，这种观察之法会使儿童学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评断事物。不要急匆匆地把书本塞给孩子，要给他们认识事物的机会，教导其从现实生活中去获得知识，而不应让死板的概念先入为主，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人们便会终其一生受到这些谬误的影响。

儿童在15岁之前不应当接受学科教育，而是应该学习数学和语言这种不太容易受谬误影响的科目。这是因为，“一个人一生中各个阶段所学习的各门学科知识都应当与那个阶段所能达到的智力相等”，对于太小的孩子来说，哲学和宗教似乎与他们的智力不相匹配，这个阶段他们应该努力积累专门的知识。但对于这些专门知识的选择也务必要谨慎，青少年时期学到的东西终生难忘，要让这时期非凡的记忆力为值得的东西发挥效能，这样才能使这时期的积累为一生所用。除了在知识选择上小

心谨慎，还要注意提炼知识中的精华和实质部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掌握每一种思想中的主导精神，据此来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筛选。

当一个人所具有的抽象概念与其自身经历能够相符合的时候，我们说他在知识的掌握上是成熟的，“成熟是经验作用的结果，因此，它需要时间”。所以，教育不应该是急躁的过程，我们即便在年轻时代掌握了抽象观念也掌握了观察事实，但二者很可能是分离的，在观念中无法整合。

他还特意强调——关于人情世故的知识是最让人生厌、学习起来也最困难的知识，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未见得掌握。有时候，年轻人通过小说、戏剧等来学习这种知识，这无疑是错误的，这类文学形式展现的并非是真实的世界，所教授的观念也不能适用于现实。

社会支持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因为别人的赞美而由衷地高兴，这显示了人们对于别人的看法顾虑良多的倾向。这倾向有时候使我们在面对彻头彻尾的谎言时，也会十分受用，当然遭人鄙视时，也就痛苦万分。这种期望别人尊敬的心态其实扰乱了我们的平静，破坏了我们的幸福，所以人还是要在这个倾向上克制自己，否则便很容易成为“他人意志的奴隶”。我们的人格和财富，我们活着时的所有一切，代表了我们的本质，对我们的生存有直接的影响，那些他者眼中的形象，只是他们意识中的存在罢了，是间接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何况有些评价我们的人，本身并没有什么能力，他们粗俗、平庸、恶毒、堕落，我们何苦要关心他们的看法呢？叔本华认为“对他人所说的话给予过高的估价，这未免太尊敬他们了”。

所以，想要通过他人来寻求幸福，简直是愚蠢之极，他认为幸福的基本要素是健

康，其次是维持个体自在生活的能力，这两者均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不是需要别人的施舍才能获得，就是说“健康、气质、能力、收入、妻子、孩子、朋友、房子，要比别人的看法重要百倍”，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便会平静下来，靠自己来营造幸福。如果你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就等于说你认为名声比上述所有的东西都可贵，为了头衔、官位放弃一切，这就太蒙昧无知了。当然，也是会有这样的人的，他们为了死后的荣耀舍弃平静、财富、健康甚至是生命，但这些做法在叔本华看来，无非是被人控制的结果，人们靠所谓的荣誉感影响他人，“绝大多数人对他人所思所想给予极度的重视，他们更为关注他人的意见，忽视了在他们自己意识中的思想，忽视了对他们最为直截了当的东西”，借由人类这愚蠢的倾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虚荣心”这个词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人们追求本身并无价值的东西的心态。在他看来，这可能是源于每个人先天遗传的“迷狂症”，这导致了我们的生命中大部分的烦恼忧患，我们对于别人的看法顾虑太多，本质上也是因为妄自尊大，我们过于敏感，十分想呈现完美的姿态，所以，我们做作、炫耀，经营着对自己本质生活并无益处的东西，甚至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这里还要提出，叔本华认为法国人在这一点上，简直发挥到了极致，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他们甚至自称为“显贵”的民族。不过英国人似乎也好于此道，叔本华特意举了《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报道，其中描写了死刑犯如何为了在围观的人面前表现得勇敢一点而故作镇静。这可真是“死到临头”还在顾及他人的眼光。这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我们平时的所作所为也一点不比这些高明，本质上是同这个罪犯一样的。

幸福怎么说都是自己的事情，依靠他人实在是不靠谱，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点，也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这份愚蠢了，“他人的尊重并无直接的价值，只有相对的价值”，认识到这一点，才能获得真正的平静，所以有时候我们身处幽静之处，

并非是因为环境而获得平和之感，而是因为远离了人群，远离了种种看法和评断。

荣誉和名声

“勋章乃是向舆论支取利益的汇票，其价值就在于发放人的信誉。当然，它代替抚恤金，为国家节省了大笔的钱财。”如叔本华这般不在乎别人看法的，当然对发放勋章这种事情不屑一顾，甚至认为这是权贵们的阴谋行为。但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很难不把这赋予荣誉之事放在心上，一名有用的社会人，必定要肩负起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并且努力在其他成员面前维护形象，这就是“荣誉感”的体现，或者说是“耻辱感”的体现。他人的尊敬能带给许多人勇气，这勇气似乎是他面对不幸的防火墙。

叔本华进一步把荣誉进行了分类，他认为世间存在三种荣誉：市民的荣誉、公务的荣誉和两性的荣誉。具体来说，“市民的荣誉”指的是人们应该无条件尊重别人的权利，并且不采取违法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任何违反这一准则的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这类荣誉是所有阶层的人都要努力维护的，它是保证事情正经发展的条件。“公务的荣誉”是指公务人员尽责守职的品行。一个人在国家中所处的公职越高，人们对于他的道德要求就愈高，享有的荣誉也就越大。这种荣誉还要求担任公职的人必须要忠于职守，恰当地完成自己的义务，不能拿公众利益开玩笑。除了公务人员的公务荣誉外，医生、律师和军人等也有自己的公务荣誉，他们的公务荣誉体现在恪尽职守，忠于自己的誓言。“两性的荣誉”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男人的荣誉”，另一部分是“女人的荣誉”，叔本华认为所有荣誉感都有其功利性，所以“女人的荣誉”显得更重要，少女们注重贞操，妻子们爱护节操，这主要是因为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依赖于男性，讨好男性就要在乎作为女性的荣誉。叔本华的言论中总是显示出对女人的贬低之意，在他看来女人都是拴在一根绳子上

的蚂蚱，为了集体的利益就要集中精力一起对付男性，如果出现了背叛者，那么她就是背叛了全体女性，这将严重威胁到女人整体的幸福，所以女人对于群体内的“背叛者”更为残酷。

除了上述三类荣誉之外，其实还有一种特殊的荣誉，这种荣誉是基督教国家所特有的一类，即为“骑士的荣誉”。叔本华用大量的篇幅介绍这类荣誉，他认为形成这类荣誉的有如下的特点：第一，这种荣誉与他人内心中对我们的判断无关，仅是关乎他们所表达的意见。无论在别人眼里我们是多么龌龊，但只要他们没有明确地表达，我们依然可以保存自己的荣誉。第二，这类荣誉跟人们的作为无关，而完全受到嚼舌根的人的控制，你即便是个公正不阿的人，但是如果有人刻意抹黑你，你也会荣誉受损。第三，这种荣誉同道德品性是否高尚无关，而与你敢不敢决斗有关，如果你乐于采取这种极端形式，你的荣誉马上便会恢复，如果没有勇气决斗，还有另一种恢复荣誉的方式，那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第四，如果要获得荣誉，就去侮辱你的对手，让他颜面扫地。用粗野的方式对待敌手，无知的人们便会对你投以赞许目光。因为他们不在乎所谓理智，他们只是喜欢围观这个场面。第五，骑士荣誉的精神就是用野蛮来解决问题。最后可以这样说，骑士荣誉其实是某种极端的例子，在它的框架下，除了荣誉，别无他物。骑士的荣誉并非是基于人类本性而产生的，“它只不过是人为的结果，其根源并不难发现：一旦人们使用拳头胜于大脑，一旦教士的权术紧紧束缚了人们的理智，那么它产生的时代就到来”。某一层面上，它甚至是与人类本性不相融合的，市民荣誉以尊重为基础，而骑士的荣誉以恐吓为基础。

叔本华看来，名声和荣誉是一对孪生兄弟，名声是不朽的，而荣誉则是短暂的，“荣誉仅仅与期望人们在同样的环境里所表现出来的品质有关，而名声只涉及任何人都无法要求的一些品质，荣誉具有这样一些品质，每个人都有权认为这些品

质为自己所有，而名声则是这样一些品质，这些品质需要让别人来评价”。荣誉是为所有了解我们的人所知道的，而名声甚至可以让从未谋面的远方诸君预先了解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追逐荣誉，但只有具有非凡成就的人，才能赢得名声。

取得非凡成就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行为途径，主要是具备高尚的心灵；另一种是通过作品表现自己杰出的才智。他认为行为的影响是转瞬即逝的，但作品的影响是永恒的。行为最终剩下的只是记忆，而作品却是不朽的，伟大的作品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就如我们对于古代君王的了解，也不过是他们的名字而已，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依然充满生命力，透过作品，他们如活着一般正在影响着今天的时代。

除此之外，行为还受到机遇的影响，“行为所赢得的名声完全不是来自行为的内在价值，而是根源于一些碰巧使得行为身价百倍并使其披上光彩的条件”。并且还需要有些证据证明这些行为发生过。虽然行为受到事件的影响，但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实践性，所以更容易被大众所理解，一旦人们接收到了正确的信息，那么行为高尚的人便会受到人们的礼遇。作品则不需要受到机遇的影响，而完全取决于作者的水平，伟大的作品留存于世的并不是记忆而是它们本身，可能有些作品要经过一些年月才会被人真正理解，但这又如何呢？真正伟大的作品，必定会获得不朽的名声。作者能否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名声，则真的是要取决于机遇，有时候愈加高尚的作品，可能在作者活着的时候获得认可的概率越小，一些嫉妒之人，可能会压制这类作品的价值，但这些嫉妒之人也有消亡的一天，不朽的作品，最终会获得持久的名声，它们不会如昙花一现般，它们的成长是缓慢的，但却是扎实的，它们所建立的不是虚名，而是实名：“文学艺术的通史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人类心灵最高成就的取得从一开始就不是顺利的，直到它们引起了天才们的注意，才摆脱了默默无闻的窘况，由于伟大的理智赋予给它们的权威，由于天才们的影响，它们

赢得了它们所保持的地位。”

这种现象究其根本，还有这样一层原因，人们本质上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事物，所以愚钝之人喜欢愚蠢的东西，指望着愚蠢的人聪明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可能无法看到某部作品真正的价值。有时候作家们的“孤芳自赏”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作为一名哲学家，叔本华可能深感在这种环境之下建立起名声的苦难，他说道：“哲学家的著作旨在于求得一些模糊不清的结论；同时，从功利的观点来看，它是完全无用的；主要是那些自身即在这个领域中耕耘的人，才对哲学著作发生兴趣。”相比于那些仅仅为了人的消遣而写作作品的人，这样专注于学术的作家，其名声的建立可能要许久。

名声虽然难以建立，但保持名声却比保持荣誉要容易得多，名声不会因为一次拙劣行为而销毁，因为获取名声的行为或者作品是难以磨灭的，如果名声轻易就会消失，那么也只能说明这只是虚名罢了。名声在叔本华看来只具有间接价值，因为它的存亡还受到他人是否成名的影响，其实只有高尚的心灵和杰出的才智，才是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也是被人真正尊重的东西，名声本身并没有意义，也并不代表真正的功勋。人应该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了他人的喝彩而活，真切的幸福要靠自己获得，依靠别人的看法而获得的幸福，仅仅是一种幻想中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

名声特别符合那些贪恋、傲慢与空虚的人的口味，特别是那些满心期待着自己扬名立万的人，他们混淆了真正的价值和虚幻的价值。这些人所期待获得的虚名，并不令人羡慕，“使我们真正产生妒忌的，并不是由那些无能的群氓和头昏脑涨的人们所认为的伟大的人，而是那些自己真正伟大的人；他的幸福并不在于后人如何传颂他，而在于他创造了有价值的思想并被人们珍藏起来，在千百年后人们仍然研究她

的思想”。沉浸于“虚名”之中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在一定意义上并不配得上他们所获得的名声，叔本华用了恰当的比喻来说明这些人的心态，就好像是伪造了文书而获得财产继承的人，相反，那些可能在有生之年并没有收获名声，却在死后获得认同的人，其实是更幸福的。这些人的幸福，在于他们伟大的心灵和健全的理智受到了未来之人的赞誉，他们的思想流芳百世，后人连绵不断地研究他们的思想。所以，聪明人是不会太把生前的名声当回事儿的，只是偶然的机遇造就了他们能在活着的时候获得名声罢了。叔本华引用了达浪贝对这种现象的评语，他说：“在文学这座殿堂里，住着一些伟大的死者，他们活着时在这里毫无地位；还住着一些活人，但随着死神的降临他们便立刻被赶出了这座圣殿。”当然那些在有生之年幸运地获得名声的人，也很少是年轻人，多数也是到了晚年才得到这样的机遇的。

人类生存的内在意义

叔本华认为，自然界的真理有许多外在的意义，但是却没有内在意义。只有理智和道德的真理才拥有内在的意义。理智和道德的真理是意志的最高阶段，但是自然真理却只涉及意志的最低阶段。唯有真正的哲学体系，对人的行为的道德和品性有着最高形式的观察，才能为人类提供生活的内在意义。

胆量是一种美德

叔本华十分赞同古人的观点，认为胆量是美德之一。因为勇敢建立在胆量的基础之上，所以勇敢是一种美德，而与之相对的，胆怯就是一种罪恶。但是，在基督教中，只是歌颂仁爱、忍耐，复仇和对抗是禁止的，所以就没有把胆量看成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胆怯，人们却还是十分不齿，认为这不是什么高贵的品性。所以，虽然胆怯在人类的认知中处于合适的位置，但是勇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同。胆量

实际上是个体在危险时刻或面对威胁时的一种理智的反应，以此来避免接下来可能会遭受更大的威胁。胆量此时的性质与忍耐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清醒理智地认识到如果不面对现在到来的灾祸，那么未来的灾祸远比当前的灾祸更为危险，所以逃避或是任何不理智的举动只会带来更多的灾难，所以胆量也是一种忍耐，对恐惧和害怕的忍耐。也正是由于这种对恐惧的忍耐需要极高的自我控制能力，胆量才被称为是一种美德。而胆怯却不具备这样的忍耐能力。虽然，对于个体来说，他自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一切，甚至可以说他自己构成了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存在。但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个人的死亡对于人类群体来说没有特别大的损失，可能对人类的群体来说具有更大的益处，一个有限的个体不应当把他个人的自我保存置于一切其他目标之上。也基于这样的原因，勇敢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

贪婪为万恶之源

关于贪婪，有两种普遍的观点。一种认为，贪婪不是一种罪恶，只有它的对立面奢侈，才是罪恶。贪婪只是存在于思想之中，并没有实际的行为。而奢侈，则是通过牺牲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来换取一些空洞的、稍纵即逝的和虚无缥缈的感官享受，或是暗自窃喜地看着那些凡夫俗子以及妒忌他的奢华生活的平民百姓。这样的人，就像身上携带着瘟疫一样，我们一旦发现应该立刻远离，当然，我们要放弃这样的人会给其他人留下什么财产的奢望。正是由于奢侈，不仅导致了贫困，还导致了犯罪，以至于富人的犯罪几乎总是和豪奢靡费联系在一起。

也恰恰是奢侈导致了贪婪的产生。有些人目睹了别人奢侈的生活，所以就产生了贪婪，自己也希望拥有这样的生活。贪婪总是在奢侈之前，因为贪婪才可以为奢侈创造条件。如果贪婪的人不需要为自己积攒财富，总有一天，这些财富会造福他人。对于一个贪婪的人来说，钱并不是消费品，他只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个人占有了

多少财富，但是钱的价值是永远存在的，即使他在某些时段没有流通。许多吝啬的人只是爱金钱本身，并不是爱金钱能买到的一切，与之相似的是许多奢靡浪费的人也只是毫无缘由地浪费。所以，与吝啬的人交朋友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因为至少会在吝啬鬼死后得到他一生积攒的财富。而且，在吝啬鬼活着的时候也可以获得些许资助。至少吝啬鬼没有像挥霍无度者那样债台高筑、自身难保。西班牙有一句谚语：铁石心肠的家伙总会比囊中羞涩的可怜虫给予你更多。所以说，贪婪并不能说是一种罪恶。

而叔本华认为，贪婪是万恶之源，因为肉体的快乐使人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因为他们的感官也就是动物本能发生了困惑。这时的人被当下肉体的快乐蛊惑，身不由己，他的行为完全不受理智控制，无法思考将会发生的后果。并且，即使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也不能使他们放弃纵欲的习惯，他的感官的快乐也会越来越短暂，逐渐衰竭。但是，如果他转向贪婪而不是纵欲，那么他将获得精神上的快乐，这种精神上的快乐远比感官的快乐更为持久。比如，之前的金钱只能带来各种物质和感官的享受，而他转向贪婪之后，金钱却从感官享乐的代表变成了一种无穷尽的、永无止境的对金钱的渴望，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是感官的享乐无法满足的。

叔本华认为，感官的享乐是一种生命力的代表，象征着顽强、热烈的生命，所以感官享乐是难以遏制的。它使一切肉欲以一种抽象的形式来集中体现，而这种抽象的形式正是个体追求的一般观念。所以说老年人的罪恶是贪婪，而年轻人的罪恶是挥霍。

助人行为

叔本华曾经在《伦理学》写道，道德的终极基础和印度教以及吠檀多派的理解是一致的，就是“此即汝”，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种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比如说

慈善家所从事的慈善事业，无私地向别人施舍，都表明了这一原则。但是，人却清楚地认识到另一个个体与自己却是完全处于隔绝的状态，所以，无私的善行都是令人费解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不得不诉诸各式各样的神话与传说。康德把道德建立在神学的基础之上，就是把道德归结于利己主义。当然，大部分人也并不知道道德基础的其他可能性。

生活中总是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个体在面临生命被毁灭的时候，根本不顾及自身安危，反而去全力拯救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叔本华给出了解释。他认为，毁灭仅仅是一种现象，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尽管会死亡，但是他如果全力去拯救他人，他的真实本质就仍将继续活下去而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逝，因为他会活在他人的心中。所以说，个体会在自己的真实存在消亡之时，竭尽全力地展示自己的同情，关注别人的幸福。一个人可以有两种方式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一种是对自己的存在有感知，自己存在在这个无穷无尽的、作为时间和空间的世界之中，个体此时会觉得自己很微小，是万千生物中的一员，个体在世界上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如白驹过隙。而另一种方式是个体认识到自己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他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本性，并在他人身上发现了自己，他人只是从外部表现自己，像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这两种方式可以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究竟是谁，第一种方式他会意识到自己只是一种现象，是个体化原则的产物；第二种方式，他会意识到自己是自在之物。

但是，第二种方法却很容易遭到反驳，因为这意味着一种存在和与之相同的存在可以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不同的地方，并且他们还是各自独立的。从经验上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对于自在之物来说，这又是真实的。因为，对于自在之物来说，生存意志是完整地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之中，即使是在最细微渺小的存在之中，生存意志也是完整的。即使世界上只存在一个个体，其他的一切都已经消亡，这个唯一的个体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存在，它不会受到丝毫的伤害或削弱。反过来也可以说，

倘若一个个体被毁灭，对他来说，就相当于整个世界被完全的毁灭。

但是，从日常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领悟到我们的自我能够存在于其他存在之中，而这些存在的意识与我们身体感受到的意识是完全分离的。比如说，梦游的人在苏醒过来的时候，完全不记得他在梦游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遭遇过什么。好像梦游的人完全不是自己一样。他意识中记得的一切也不包括梦游时的经历。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同一个自我中产生了两种完全独立存在的意识。

希望与绝望

人类常用的祝福语中，长命百岁是经常被用到的，也是人们十分喜爱用的。人们讲出这样的祝福，可能并非是出于对生命的了解，更可能的原因是对于人类最本质的天性——生存意志的感知。人类都喜欢流传千古，有些人甚至沽名钓誉，这可能都是出于对生命的眷恋。当一个人生命的各种可能性都被完全否定之后，就算是以虚幻不实的方式存在着，他也愿意。人们会因为丧失亲友而悲痛，这种悲痛也部分是因为，人们都知道彼此之间那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是无法替代的。即使是自己的敌人或对手的死亡，也会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遗憾，这与我们对朋友的死悲叹有些相似，因为我们失去了自己美好和辉煌的见证人。

出人意料的喜讯也有可能使人丧命，因为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之所以产生就是看它的程度是否在我們的承受能力之内。对于那些既能获得幸福又稳操胜券的事情，人们不会有太多欣喜的感觉。而对于那些痛苦而又坦然接受的事情，人们也不会觉得这种痛苦是多么难以承受。一切的愉悦都有消除痛苦的作用，痛苦也会影响人们的幸福快乐。对于屡遭不幸的人们，他们的欲望已经减少到很小的限度，意外的好消息明显加强了它的强烈程度，人们的情感就可能因遭受重击而承受不住，甚至因此丧失性命，所以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享受天降喜讯的福分了。这样的福分就像是一

顿豪华的盛宴，而品尝它的人嘴却很小，所以，要一点一点品尝，而不适合一次吃完。但噩耗却不适合这个方法，噩耗很少使人丧命，因为总会有希望为人们补偿的。

人们对可能发生事情的渴求就是希望，叔本华认为没有人能够从这种愚昧的心理状态中解脱出来，就算仅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人们也会对事情的发生抱有希望。也正因为如此，意外的不幸就像是致命一击，而永不磨灭的希望就是无止境的折磨。如果一个人的命运遭受了多次残酷的打击，人的这种天性就会被毁灭，就可能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他所希望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他不希望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这就是绝望。

人们常常错误地估计他人，是因为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开始，人们就开始对某人抱有成见或偏心。人们还不能坚信自己在别人身上发现的品质，还想当然地把一些品质和另一些品质联系在一起，一些品质和另一些品质永远不会同时存在。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慷慨，就会觉得他公正；看到一个人说谎，就会觉得他狡诈。虽然，人的品质构成了一个一致的整体，但是人的品性隐藏得如此之深，使得我们无法从一件事情之中就能得到对一个人的完整而全面的判断。

叔本华认为耐心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理状态，是那些迟钝、懒惰、没精打采的人以及女人的天性。金钱是一种抽象的幸福，只有那些无法享受人生具体而实在幸福的人们才会费尽心机地谋取钱财。固执，是意志抢占了理智的位置。看待一个人生活中经历和发生的事情的意义，就像看衣服粗糙的画一样。如果和它靠得很近，就无法看清眼前的画面，也无法领会其中的美。如果稍稍站得远一点，就能领会到画面的含义和美感。同样，人生中发生的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人们也是在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能领会到其中的含义。这其中，可能有经验和视角的原因，

但有一点是毫不需要怀疑的，就是人们只有在经历数年之后，才能以正确、客观、合理的眼光来看待别人，也包括自己的行为。生活是这样，历史也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人们经常羡慕别人生活的道理了。

学习与遗忘

人们在不断地学习，但是也在不断地遗忘。在学习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担心记忆被干扰混淆，但是并不会担心记忆超载。一个人的知识愈加繁复庞杂，突然被问到问题时要找到答案就会越困难、费时越长。这就像一位店主要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找到顾客所要的商品一样，他得在大量可能的知识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叔本华的观念中记忆力便是“智力”的体现。有时人们明明记住了某件事情，但是，有时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如果此时不再去想，可能过了一两个小时或四五个星期，这件事情就会突然出现。叔本华在解释这种现象的时候认为，这是“意欲”的功劳，它使得人记住了要获得答案的欲望，并努力在头脑中搜寻，当搜寻到时，便会拽它出来。如果在思维的过程中，某件事与之相似的事情出现了，就会突然想起整件事情。这就像老师提示背不出单词的孩子第一个字母孩子就能背出来一样。现代人会惊诧于叔本华对于记忆问题如此深刻的描述，这几乎与当代的认知心理学家的认识相差无几。在这个问题上，他超越时代的领悟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第二章 道德的基础

一个有智慧的人，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都会让人肃然起敬。真正智慧的获得，脱离不了哲学的力量，能够解释之物毕竟无法支撑起人类的全部生活，形而上的思考永远不会过时，通过思考获得力量，展开永不枯竭的心灵生活。叔本华对于道德的看法，也是其哲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在《论道德的基础》一文中论述了自己关

于道德的观点，并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批判。他对康德所谓“纯粹道德”的观点嗤之以鼻，认为其是没有任何验证的观点，同时也反感于康德以一种命令式的语言来阐述人们对于道德的义务。叔本华的道德观点中更在乎人的意志，而并不在乎人们所展现的行为，因为行为背后可能有贪欲或者邪恶的动机。真正评断道德的标准是：没有任何自私的动机。真正有价值的道德是内在的，它不是大张旗鼓的展示，它会使无名的旁观者欣赏。

“康德是用一味药治疗百病的医生”

在叔本华看来，康德的第一步错误就在于他对于道德本质的界定上，在没有做任何事前研究和说明的基础上，就在自己的论著前言中假设了“纯粹道德的法则存在”，并以此建立了他的整个体系，对此叔本华不屑一顾，他说道：“谁告诉你，存在着我们行为应该遵守的法则？谁告诉你，那应当发生但事实上从未发生的事情？你有什么理由一开始就提出这一假设，并且以后把一个用立法命令赐予表述的，作为唯一可能的道德学体系，强加给我们？”叔本华考察了“法则”一词的初始意义，即为人类的法规，依附于人类意志的作用。当这一词作用于自然界时，它产生了一种比喻的意义，自然法则极少能为人类先天地认知到，康德称之为“自然的形而上学”，当然人类也属于其中。但叔本华认为“道德法则，除人类规则、国家法令或宗教教条以外，被设想为不用证明即存在，这是错误的”。在这个论题上，他认为康德犯了严重的错误。康德不仅在“道德法则”上的看法是武断的，认为其具有给定的意义，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义务”的概念，也在没有做任何检验的情况下，认定人具有一定要履行道德的义务。这些概念无疑都是神学道德学的，是被神学伦理学所塑造而成的观念。虽然人类的道德行为是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但它的本质根本不是命令与服从、法则与义务。虽然，伦理学在康德之前也常以命令的形式表现，但是总是以上帝的意志为基础的，所以在逻辑上十分合理，但

康德的学说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基础，而仅仅是以命令来当作理由，把假定作为证据。

康德关于义务的学说中，并未把人们对于自己的义务和对于他人的义务进行区分，叔本华认为其实是要做这种区分的，并为此解释了他自己的观点。“对我们自己的义务，正如所有其他的义务一样，必须是建立在正当或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人们绝不会做出违背自己意志的事情，当然对于自己的义务就一定会是建立在正当和爱的基础之上。能够爱他人的最高限度也就是“爱人如己”，尽管康德认为人自愿做的事情，不属于义务范畴，但当恐惧降临的时候，人们自然会觉得有保护自己的义务，不需任何人的提醒就知道要向前跑。一般人认为“不自杀”是人首先要遵守的对自己的义务，但既然自然赋予了人类能够终结生命的能力，在叔本华看来“动物能够活命多久就必然活多久，人则只要愿意活多久才需要活多久”。

叔本华描述康德为一名用一味药治疗百病的医生，“他把先天的东西和后天的东西分开，这是他对形而上学堪以夸耀的最为显赫而富有意义的发现。彼时以后他便设法到处应用这一方法”，所以他把道德也分为了两部分：先天可知的部分和后天经验的部分，但经验的部分是极其不可靠的，应予以舍弃。在康德观念中，不接受道德的经验部分，他关于道德的理论没有任何事实基础，且以纯粹先天的概念为道德的基础，“人的意识和整个外部世界，以及它们所构成的一切经验与一切事实，都完全从我们脚下扫除净尽。我们无物可站于其上。并且我有什么可依附或坚持之物？什么也没有，只不过几个完全抽象，完全非实体的概念，和我们自己完全一样地在空中游荡”。在叔本华的观念中，以这种“纯粹理性”的观念作为道德的原则，他认为意志才是人真正的自我，是不可毁灭的部分。康德认为道德的价值不在于导致这一行为的意向，而在于行为依存的规律，叔本华认为这是违反道德情操的论调，道德的意欲才是体现道德价值的根本。

道德的基础及证据

道德差异

叔本华认为伦理学并不能使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富有同情心，性格的差异是先天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有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在老年时期比年轻的时期更好一些，或者更坏一些，这是由于知性的积累，使得性格以一种更纯粹和清楚的形式显现出来。他认为人类行为受三个因素控制：利己主义、邪恶和同情，它们以不同的比例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利己的动机只能引起自私的人的兴趣，但这一类人不会被同情和邪恶吸引，为了报复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是他们的选择。而邪恶成分为主的人，他们即便为了利益而伤害别人，也在所不惜。同情的成分阻止人们去伤害他人，并且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有些人身上的同情成分极多，他们甚至会使自己痛苦，来换取帮助别人的机会，这类人对于别人的灾难比自己的都感到悲伤。

基于以上的观察，叔本华认为“性格与性格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原始的，生来就有的，它权衡个人对这一动机或那一动机的敏感反应，只有那些他对此特别敏感的动机，才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如若要说服人们，一定要辅以能吸引他们的动机，对于自私自利的人来说，想要让他们向善，就一定要告诉他们，向善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在他看来大部分的道德体系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虚构的动机来引诱人类。若要真正从本质上改变一个人，其实要改变的就是他们对于同情、自私和邪恶的敏感性，使得他们懂得要珍惜自己、懂得要关怀他人抑或要同情别人，但这个过程是何其的难呀！但这种对于人类动机的改造，仅仅能改造的是他们的行为，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意欲，真正的道德是符合意欲的行为，所以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其实并没有促成人的道德性。自私的人最终学会的也仅仅是通过损人利

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他的最终目标还是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看来道德教育的限度是十分有限的，正如他所说：“基本的与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在道德事情中和在理智事情以及物质事情中一样，都是天赋的东西。人为技巧永远是附属的，只能起辅助作用。”

人的行为与人的动机相关，而人的动机又反映了人的本质，可以这样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是什么的延伸。所以，对与错的根源其实在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的本质。并不是我们被一时的善恶所蒙蔽，而是这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人们在心底有一条评鉴自己的标准，即公正与仁爱的程度，我们所做的事情以这条标准为线，一点点积累，形成人们对于自己性格的感受，逐渐会对自己的本质有所把握。这条标准同样也被应用于评断他人，对于他人的赞扬或是谴责，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对于自己感受的客观表现。

利己主义与恶意——人的兽性与魔性

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但是，如果能看清人的本质，就会发现人的本质是如此相似，如此令人惊恐、害怕。一些道德的恶魔，之所以看起来仪表堂堂，只是因为他们善于举起一道道帷幕来掩藏他们的虚假、欺诈、伪善和愚蠢，他们为自己建筑了高高的围墙来护耻遮羞。真正的真诚在世界上可谓是大海捞针。在一切虚伪的道德背后，存在的往往只是无耻、卑劣、谎言和欺骗。

人们津津乐道、为之自豪的文明社会就像一场假面舞会。我们会遇到神甫、士兵、牧师、哲学家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我们了解的仅仅是他们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就是他们的面具，而每一张面具背后，都是唯利是图的嘴脸。叔本华认为，选择法律的面具来扮成律师的人，真正的目的就是向别人狠狠地敲竹杠；选择爱国主义面具的人只是为了打着公众的幌子招摇撞骗。为了不同的目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面具被制造出来，睿智、仁慈、博爱，总之存在着各种各样吸引人的面具。这就像女人总是有一些小小的嗜好一样，人们也总是把自己精心装扮成高尚、朴实、谦虚的模样。这样，在世界上，我们就只能看到那些毫无个性，千篇一律的好人面孔。而所谓的正直、礼貌、富有同情心就像是他们的面具，用来掩饰他们的真实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商人才是最诚实的人，他们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自己的为人和目的，戴着自己真实的面具来生活，而人们却称他们是卑贱的阶层。

叔本华认为，应该早早地告知人们生活的真谛，人生就是一场化装舞会，这样才能发现自我。否则，人类就会对生活十分困惑，对发生的许多事情，既不能理解，又不得不容忍。如果不知道这一生活的真谛，即使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被那些鸡鸣狗盗之士玩弄。导致货真价实的真品总是遭到冷遇，而虚张声势的假货总是大受欢迎。所以，一定要及早告诉年轻人这一生命的真谛，在人生的化装舞会上，鲜红的苹果是蜡做的，美丽的鲜花是丝质的，游来游去的鱼儿是纸糊的，只有剩下来的两个人看起来是真的、虔诚地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岂不知，一人在兜售假货，一个在支付假币。

人的本质就是一头残忍恐怖的野兽。只有将其驯化和制伏人类社会才能称得上是文明的社会。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记载说明人类残忍的本性一点也不逊色于凶猛的野兽。一旦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人类社会将会充满血腥与残忍。有一部叫作《北美奴隶制和国内奴隶贸易：试论从英国反奴隶制社会到美国反奴隶制社会的过渡问题》的书中，曾经描写过人类所犯下的种种罪恶行径，那些偏执顽固、常去教堂的流氓恶棍（尤其是英国圣公会教士）是如何残忍地虐待清白无辜的黑人，而他们完全是通过非法的暴力手段将这些黑人兄弟置于其残暴的毒爪之下的。人们都听说过无数丈夫谋杀妻子，妻子谋杀丈夫，夫妇合谋暗害自己的孩子的事例。种种恶行写下了人类罪恶史上最黑暗的篇章。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利己主义的怪兽，它任性

到践踏是非善恶的疆界，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虽然这种利己主义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有什么可怕的影响，但是如果横贯人类的历史，这样的影响就十分可怕了。人性中利己主义的怪兽需要一个猎人来抗衡，哪怕这个猎人十分虚弱，也会产生警示作用。人类的主要基本动机是利己主义，所以人的行为中或多或少都是以其为根源的。利己主义是无限制的存在，一切阻碍它的事物都会令人不快。大多数人是宁愿选择毁灭他人，也不会选择毁灭自我的，人类对于自我的爱是热切专注的，但同时也被他人冷漠对待，但这种冷漠并不委屈，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对付他者的。在人类眼中，似乎仅仅自己是实在之物，而他人都是幻象，叔本华说道：“正是由于我们意识本质的主观性，每个人自身即是全世界；因为一切客观的东西仅仅间接地存在着，不过是主体的心理图像。”没有什么东西比自己本身更重要的了，所以“自我的消失就等于一切事物的毁灭”。利己主义如楚河汉界般分割人群，人们很少越过边境去帮助他人，如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便会被传为佳话。利己主义需要有外在的约束力，否则将无法控制，最后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许多人会干得出杀人的坏事，仅仅是为了用受害者的肥肉擦他的靴子。”人性中存在着毫无节制的利己主义，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仇恨、愤怒、嫉妒、怨恨和恶毒，只是等待着合适的时机表现出来。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将这些东西发泄出来，那么他就会借助自己的想象，而最终，这些微小的毒瘤就会膨胀成一个恐怖无比的怪物。即使是很小的事情，也可能唤醒人们心中的愤恨。而且如果这种宣泄没有遇到丝毫的阻止，宣泄的人会觉得特别痛快。比如荷马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愤恨比蜜还甜”，仇恨也是如此。利己主义的原则指导人们不予帮助他人，或者在能获得好处的情况下伤害他人。但恶意的精神是：竭尽所能地去伤害别人，两相比较，后者是更为卑劣的反道德动机。利己主义反映了人的兽性，而恶意则体现了人的魔性，它们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的比例不同，但任何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着它们的痕迹。

相对于悠闲来说，人们更喜欢的是匆忙。人虽然也算是一种动物，但却比其他的动物更加凶残。其他的动物之所以厮杀斗争，是为了生存，为了填饱肚子。但是人类没有，人类有时候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取乐而制造痛苦，所以说，人的品性远远比动物残忍。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头野兽，这头野兽低调潜伏、伺机而动。它本能就有一种折磨和杀戮的冲动，如果有谁挡路，它就会冲上去咬死。这种人类所拥有的野蛮的本性也是一切战争和杀戮的根源。要想驯服这头野兽，就要靠知识拴住它。但是，由于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它，所以生存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煎熬，人类为了缓解自己的痛苦，就给他人制造痛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内心的残忍和恶毒一点一点地生根开花。叔本华也十分赞同康德的观点，认为，事物的存在都有收缩和扩张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相互对抗斗争事物才能一直存在下去。所以，人类社会也需要借助仇恨和恐惧的对抗。人人心中都曾有过杀人的冲动，但是与之相伴的还有我们深植于内心的恐惧，这种恐惧限制了人类凶残本性的发展，也正是因为这种恐惧，人们才会在某些被取笑但又没有怒火中烧的时刻选择忍耐和冷静。

人性中最坏的特性就是幸灾乐祸，幸灾乐祸的实质与残忍是一致的，但是又有些差异。二者的差异在于幸灾乐祸只是理论上的，而残忍则是实际的行为。幸灾乐祸与怜悯是对立的，唯有怜悯才是一切公正和仁爱的源泉。

嫉妒与怜悯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对立，尽管嫉妒是一种应当受到谴责的情感，但是，嫉妒仍旧可以获得某些谅解，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嫉妒是一种人之常情，但是却没有危害性。而幸灾乐祸则是一种十分凶残的本性，即使它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如果人们对于某件事情幸灾乐祸，这件事也正是值得怜悯的。但是，如果人们嫉妒

某件事情，却无法得到其他人的怜悯。因为，嫉妒这一怜悯的对立物源于人类的心灵，没有人能够逃出它的手掌。看到别人因为拥有自己十分渴望得到的东西而心满意足时，自己的心里会更加苦涩，这是无法避免的。但这些并没有唤起对比自己幸福的人的仇恨。种种嫉妒之中，最值得嫉妒的是人的自然天赋，因为这完全是上帝的恩赐，也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嫉妒是最难调和的。所以即使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如果不能得到世人嫉妒之心的宽恕，就无法在世界上生存，更别提骄傲地活着了。

但是，如果是因为别人的财富、权势而生的嫉妒，利己主义会控制这种情绪，因为，也许可以从嫉妒的对象那里得到机运、援助、欢乐、支持、庇护、提升之类的好处。或者说与令人嫉妒的对象交往和相识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一种值得嫉妒的事情。但是，如果嫉妒的原因是女人不可或缺的美貌或男人不可或缺的智慧，那这嫉妒就无法调和了。

很多生性善妒的人经常发现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人们一旦发现他的嫉妒之心，那么人们就会降低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忌妒之情，小心地掩盖自己的复仇计划，计划着如何使用诡计、谋略、圈套，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伤害嫉妒的对象。他必须装出一副对他人优势漠不关心，或者装做自己根本没发现这些优势的样子，哪怕这些优势时时刻刻都在撕扯着他的心。他利用一切机会来攫取这些优势，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这些优势，他还会热情洋溢地称颂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即使他们在同一领域内无足轻重或表现低劣，也要大加赞扬。简而言之，他的目的就是既能伤害他人而又不暴露自己。不过，这些有可能还是没有逃过明察秋毫的慧眼。这也是为什么聪慧的女孩总是没有女性朋友的原因。

嫉妒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我意识和自高自大。但是，人们也要注意，嫉妒总是和仇恨相伴的，所以要小心谨慎，不要与任何嫉妒成性的虚伪小人交朋友。要学会识破

无论嫉妒在哪里谋划，在哪里潜伏，我们都能够一眼识破，使它暴露于日光之下。嫉妒就像一只躲藏在阴暗角落里伺机喷射毒液的癞蛤蟆，既不值得宽恕，也不值得同情。我们应该肆意地享受着自己的荣耀，从嫉妒人的痛苦中享受这种荣耀，永远不要和它和解，你会由于它的痛苦而变得无比快乐。

叔本华觉得自己虽然早已目睹了人类堕落的恐怖景象，但是他觉得人类的存在是悲哀的。如果从人类存在的悲哀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的堕落，就会发现在人的堕落与悲哀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人类会领悟到世界万物之中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公正。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审判，世界万物从生到死就是在为其存在而遭受惩罚，犯下多大的罪过，就会遭到相应多大的报应。一切就像一种永恒的轮回，人的悲哀，堕落和愚笨之间完全保持着一种均衡。人类社会也保持着这样的轮回。虽然人类社会有时充满着邪恶、卑鄙和愚钝，但是，总是在某些时刻，我们会在人类中看到意外的惊喜，如诚实、善良、高贵，甚至是伟大的理智和天才的思想。而它们就像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划破万籁俱寂的漫漫长夜，照亮人类黑暗愚钝的心灵。而这正是永恒的轮回中孕育的善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世界变得明亮。

为了压制人性的阴暗面，人们求助于神的力量，神以命令的口吻指导人的行为，他们以今生或死后的惩罚来威吓人们遵守规则，以这种形式所引发的行为，并非是发自内心的道德行为，“当我们愿意受报酬引诱，或被惩罚威吓住时，我怎么能谈到不自私自利呢？完全相信来世的报偿，应该看作是一张汇票，它极为安全，可是只能在渺茫的将来才能兑现”。这也就是各类宗教所引导人们所做的事情。人们常常不仅无法洞悉他人的动机，也搞不明白指导自己行为的规则，他们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出于对于宗教的信仰才施以对他人的爱，但很有可能他们是真的爱别人，而哲学在考察这些问题时更多的是想要探寻人的真实样貌，并获得实在的非神秘主义的解释。

同情——道德动机

叔本华认为，人类根本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因为人没有什么骄傲的。人的初生就是一种刑罚，一生就像一种苦役一样，而且最后的结局是注定的死亡。所以，他建议人与人交往时，不要试图根据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而给予他一个客观的评价，应该关注别人的遭遇、需要和痛苦，这样就好抛却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蔑视，产生一种同情之心，因为人所谓的尊严是找不到的。他比较认同佛教徒对于道德和形而上学方面的简洁，因为他们的思想始于人性本恶而不是人性本善，所以道德是作为邪恶的对立面出现的。比如说，佛教中提出的四种原罪是欲望，懒惰，愤怒，贪婪。叔本华最认同的是苏菲教派的教义，这一教义认为欲望与贪婪是同时出现的，愤怒与傲慢并驾齐驱，而与之相对应的美德是贞洁、慷慨、文雅和谦虚。这些东方民族的智慧比柏拉图的原初美德要高明得多。每个人对待他人都有一种基本的倾向，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同情，这个出发点的差异导致了人类道德中的善与恶。嫉妒与同情这两种对立的性质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它的根源是人们无法控制和避免的比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将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比较，比较的结果就会产生嫉妒或者同情。嫉妒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高墙，而同情却使得这高墙变得脆弱透明。叔本华提出了关于动机的九条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他认为可以被看作是公理：第一，行动必须在具有充足的动机下才能发生；第二，除非有强力的组织行动的动机，否则行动不会停止；第三，每一个动机必定与祸福相连；第四，行动是以受祸福影响的事物为目标的；第五，行动的所为或是对他人有害，或是对他人有益处；第六，以行动者自身祸福为目标的行动是自私的；第七，中途停止的行为其实也受动机或者反动机影响；第八，行动中如若有利己主义动机则不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行动；第九，行为的道德意义存在于对他人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行为是与祸福相连的，只不过这种祸福是针对行动者本身，还是他人来说罢了，对于自身祸福

的考量必然是自私的，不论这种关怀是为了今生还是为了来世，本质上都是利己的行为。有时候人们会为了害怕某些力量的惩罚而谨慎行动，这也是利己的表象。还有些时候，人们不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耗，希望别人对于自己有较高的评价，而采取助人行为，这也是自私的表现。在叔本华看来“一个人可以使他所喜欢的东西成为行动的终极动机；不论路径如何迂回，影响行为者自身实际祸福的最后手段，原来总是这个真正的动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毫无道德价值”。一个人能够作某事但却选择不作时，当这其中出于的目的仅仅是关心另一个人的祸福时，才是具有道德价值的事情。所以，可见道德价值完全是体现于人们是否出于关怀他人而非利己的动机上。同情，即“不以一切隐秘不明的考虑为转移，直接分担另一人的患难痛苦，遂为努力阻止或排除这些痛苦而给予同情支援；这是一切满足和一切幸福快乐所依赖的最后手段”，这是一切公职和仁爱的基础。发源于同情的行为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而源于自私自利和邪恶的行为是无道德价值的。我们体会到他人的不幸，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为了能够使他摆脱痛苦，而努力帮助他，把他人之祸福真正地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这才是道德的意义。对于人的同情之与他遭受痛苦时才发生，痛苦是实在和积极的，因为快乐满足所带来的幸福并不是那么重要，它们仅是减轻了痛苦的程度而已。同情的实质，在于我们将自己与他人融于一体，但我们并非错将他的困难当作自身的苦难了，我们明白这些并非是自己的遭遇，但我们决心帮助他以摆脱不幸。



圣人与罪人（苏菲教派故事）

叔本华认为伦理学的指导原则就是：不要损害任何人；而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同情”，意欲别人的福利，而且可能提升到高尚与宽宏大量的程度。

公正和仁爱

“公正”与“仁爱”源于自然的同情。当同情心是出于抵制自私与恶意时，使我們不去伤害别人，这是较低程度的同情；当同情心使我們主动对他人施以援助时，是更高层次的同情。同情，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是人类意识的本质成分，没有同情心便是没有人性。人都有不公正与暴力的倾向，它使得我們带有痛苦，初级的同情可以阻止我們这样的行为，初级的同情在于不去伤害他人，这是公正的基本准则。具有这样初等的同情之心，可以在我們想要利用别人的痛苦之时达到阻止的作用，它使我們不仅避免去伤害他人的身体，也会自动地不去伤害他人的心灵。具有公正之心的人，受到内省理性的指导，毫不动摇地贯彻不伤害他人这一原则，“他们尊

重每个人的权利，戒绝一切对他们的侵犯；他们为完全免除良心的自责，绝不给别人增添苦恼；他们绝不依靠势力或依靠欺诈，把环境带给人的生活重担和忧愁转嫁他人；以防加倍邻居的负担，他们宁可负担自己应该分担的部分”。

叔本华认为女性多半在公正这一德行上是要次于男性的，这与他一贯的贬低女性倾向一致。他认为女性由于推理能力较差，所以很难坚持法则，“不公正与虚伪是女人身上长存在的恶习，谎言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方面”。但他同时也指出，女性在仁爱这一德行上是高于男性的，因为女性直觉感受力超过男性，更容易产生同情，并且，女性更善于掌握直觉的事物，而非抽象的事物，仁爱正是以直觉刺激为主的德行。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出于自发的、不伪装的公正是极少的，我们多数所见的是假冒的公正。

“不义”的概念是与“公正”的概念相对的，不义具有积极性，而公正具有消极性，不义是去伤害别人，而公正是防止自己去危害他人。公正的消极性，可以靠强制力量来促使每个人达到这个规则，这力量便是国家，国家的作用就是保护它的公民，以防止有人伤害他们，确保他们不受到伤害和侵犯。叔本华批判了有些所谓哲学家把国家树立为发展道德、教育和教化的机构，他认为这里包含着一个阴谋，就是剥夺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以使得人变成“政府和宗教机器中的轮子”。这种国家试图规划国民的形而上学需要的事情屡见不鲜，成为其统治的工具。以不公正的行为伤害别人，在本质上都是“不义”的，但在程度上有很大区别，公正行为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本质的不变性，还要重视量上的差异性。这里体现了叔本华的辩证性，他以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认为将要饿死的人偷了别人的面包，和富有之人掠夺穷人的最后一分钱，在本质上虽说都是不义的，但后者明显是更恶劣的。但他同时也强调，这些量上的差别并不是直接与绝对的，而是间接的和相对的，他给予了这种相对性一个定义：“我的行为中的不公正程度，和我

加给另一人的恶行数量除以我自己获得的利益数量成正比；而我的行为中的公正程度，和我从另一人的损害中所得的利益数量除以他因此蒙受痛苦的损害数量成正比。”

还有一种双重的不公正行为，如仆人偷盗了女主人的钱财、看守变成了刺客等，在这种行为中不仅触犯了不义，而且还违背了义务，人们通常称这类事为背叛。义务意指“任何一种承诺要完成某个任务的人和他的最普遍意义上的雇佣者之间的协议形式”，义务一定是与相应的权利成对出现的，因为没有任何人会不带任何动机地承担某个义务。动机对于行为的影响是必然的，“不义”不仅可以由暴力表达，也可以被狡诈行使，人们可以通过狡诈而使他人产生虚假的动机，从而从事他们并非出于本意想做的事情。

在叔本华看来，以暴力反抗暴力是正当的，同样，以狡黠来对抗不公正也是正义的，在这种时候一句谎话也无伤大雅。因为并不是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通过武力来保护自己，面对别人不安好心的盘问，谎言也许是最安全的躲避威胁的手段。很多人对别人充满了好奇心，并且十分想要打听他人的隐私，在面对这种情况时，撒谎也是唯一的应付手段。叔本华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甚至他的父母本想要把他生于英国的，他对英国人在这个方面的教养十分赞许，英国人是十分不好打听的民族。

“仁爱”被基督教尊崇为德行之冠，佛教中也不断出现这类教诲，古希腊和罗马的典籍中也有倡导仁爱的章节。“仁爱”的本质在于：尽力去帮助他人。它也是由同情引起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动机是由别人的痛苦与不幸所引发的，我们为了帮助他人摆脱苦难，而激发仁爱之心，他说“无论什么时候，总有人情不自禁地、不假多少思索，便帮助同胞，给以救助，有时为了他过去从未见过的人，甚至甘愿冒极大

的危险，他这样做，丝毫没有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只不过是如果他亲眼看到另一个人的巨大悲痛与为难罢了”。叔本华认为基督教劝导人们要有“仁爱”之心，是其最大的功德。

道德基础的经验证据

在叔本华的观念中，观察和实践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批判康德未有任何经验佐证的纯粹道德观念，他当然会为自己的道德学说提供经验的证据。

经验一：有两个年轻男子A和B，分别与两个女孩子谈恋爱，这时候他们的生活中都出现了情敌，而两个男子的女友也移情别恋，爱上了他们的情敌。他们为此想要除掉这些情敌，但最终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没有践行谋杀的想法，但他们放弃的理由完全不同。男子A放弃谋杀的想法未明，但叔本华提出了种种可能性，或许是受到了宗教力量的影响，或者觉得自己不能够轻易夺取别人的性命，或者他觉得不该随便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男子B的则明确出自叔本华的推论，B会这样说：“当我开始计划谋杀情敌这件事情时，我需要暂时将注意力放在对情敌的关注上，而不是专注我自己的感情；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将遭遇什么。因为我为同情与怜悯所动；对他的怜悯和悲伤牵绊了我，阻止了我，我便意识到我不可以杀掉他。”在叔本华看来，明显B的道德更高，他的行为是受到更为纯洁的动机所约束的。

经验二：当人们听到极为残酷的事情时是如何反应的？多数人会疾呼：“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这种反应的缘由是害怕报应，还是觉得这些做法不符合人性，或者是觉得这些人缺乏同情心？人们本能地对这种缺乏同情心的做法十分厌恶，对于残酷的人是万万原谅不得的。因此可见同情确实与道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情是道德的真正动因。

经验三：虽然人们总以为宗教是制约人们恶行的主要原因，但是回想起基督教国家对于其他宗教国家的殖民与掠夺，可见宗教信仰在这一点上约束力薄弱，“倘若一切法律仅仅暂停执行一天，那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敢去想象。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事实上，各种宗教对道德信念与实践的影响是很小的”。叔本华认为信仰的唯一试金石就是“我们做什么”。很多时刻，当人们面对利益时，信仰的力量便软弱了，最终束缚人行为的还是对于法律判决的恐惧和对于名誉的关注程度。如果这两方面的考虑都被刨除，那任何力量，包括宗教也无法阻止他做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信仰的力量远远没有想象中强大。

经验四：叔本华认为纯粹的道德行为是有一定的基础保证的，这就是对所有生命体的无条件同情。心存这种程度同情感的人是绝对的善人，他不但不会伤害任何人，而且会包容每一个人，并尽己之力将仁爱播撒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经验五：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损害一个苦难中的人比损害一个富有的人更坏”，在我们的观念中，如果一个人偷了一个富翁的钱，可能他还不算太可恶，真正极度可恶的人是偷了寡妇或者孤儿钱财的人。因为我们对于后者会投以更多的同情。

经验六：因为对他人仁爱，所以对他人萌生同情，这种同情和仁爱之间的关系比同情与公正之间的关系更要明朗得多。但由仁爱所产生的纯粹无私的感情，并不是针对所有人都可以抒发的，一般而言，我们只留给悲伤和痛苦的人，对于幸运的人却很少表示同情。不过当幸运的人走了霉运的时候，却能看清很多事实，比如，他能看到朋友关心他的本质是什么，他能看到充满嫉妒的人此刻幸灾乐祸的嘴脸，不过也有时候他发现人们开始乐于保护他和安慰他了，这时候他可能会跟曾经的敌人成为朋友。这正是由于不幸造就了同情，而同情引发了仁爱的体现。

经验七：许多欧洲的哲学都认为动物是没有自我的，可是叔本华指出，动物其实是有无限的利己主义的，动物为了生存而觅食，为了繁衍而交配，这不是最好的例证吗？在叔本华看来，一切认为人和动物之间具有绝对的根本的差别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人和动物的差异并不在于本质，而在于智力和知觉能力。人具有理性的抽象认知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人非凡的大脑。他认为基督教的道德学说中并没有顾及动物的事实，是其巨大的缺陷。在他看来“对动物的同情与性格的善密切相关，可以肯定地断言，对活着的动物残忍的人，不能够是好人”。

这些经验证据体现了叔本华哲学的风格，他不喜欢毫无根据的论述，这可能与他曾学习过医学和商学有关系，少年时代游历欧洲的经历，让他十分重视经验的重要性，他更愿意用这种普通人也能够看懂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思想，这也可能是他最终受到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道德别论

人就是丑陋野蛮的动物

智力不高的人容易把虚假和卑鄙表现出来，而聪明的人则善于隐藏这些特点。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一些劣性，最高尚的人有时候也会表现出某种不良的特性。由于人的这种特点，很多人宁愿去与动物结下友谊，因为“我们这一经过文明教化的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假面舞会”，面具前面是忠厚老实，面具后面隐藏着钻营和投机，人们必须早点明白这个现实，这样就不会在未来遇到事情的时候手足无措。年轻的人应该明白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叔本华认为应该让人明白：“认真讨论某样事情的两个人，其中一个只是在出售假货，而另外一个则是在支付伪币。”叔本华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丑陋野蛮的动物，而平时所表现出的种种文明之举无非是被教化的结果，而一旦法律等束缚的因素被解除之后，人便先露出他的本性。为了证明人

的这种伪善的本性，他举了牧师的例子，他们一方面诵念经典，一方面又暴戾地对待黑奴。他还提到有些父母为了领取亲人安葬费用，而以饥饿和虐待的手段毒害儿女。这些暴虐的事实虽然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小层面，但它实际反映的是人的本性，人残忍和自私的本性。“只有人才会纯粹为了伤害别人而伤害别人”，动物们为了生存才会去伤害其他的动物，但人往往只是为了让自己更爽一点就会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人类喜欢欺负弱小，喜欢乱发脾气，并且会感觉十分舒服，这就是人的魔性的体现，这种魔性比一只老虎为了生存吃掉一只羚羊要恶劣得多。

所以，在人类面前，应该谨慎地表现自己的愉悦，因为一旦他发现了你快乐的源泉，便会残忍地去抹杀它，这种抹杀有时候对于他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这就是人的凶恶本性。这种内在的恶，也是一切争斗和战争的本源。人的理智像是看守猛兽的狱卒，它们极力遏制着人的本性，但有时候理智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叔本华解释了人性恶的原因：“由于生存意欲越来越厉害地感受到生存中没完没了的痛苦折磨，所以它就试图通过在别人身上制造痛苦来减轻自己的苦痛，但这种做法久而久之就会发展成为真正的恶毒和残忍。”人性中最糟糕的成分便是“幸灾乐祸”，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是残忍。残忍是与同情相对的，虽然嫉妒也是与同情相对应的，但是嫉妒本身是出于对别人好运的羡慕，也是人之常情，但幸灾乐祸的本质是享受他人的痛苦，这是人类魔性的再一次体现。

独自一人也比被叛徒簇拥着好

叔本华认为：“一个人的个性就像渗透力很强的染料一样，精确决定了这个人的所有行为和思想，甚至包括最琐碎的细节——这样的事实真是奇妙至极。”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性格决定命运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行为，从一定程度上了解他的个性特征。哪怕这些行为是极其细小的事情，因为其实在小事上更能帮助我

们认识一个人，小事上人们不会刻意控制自己，所以也便更容易流露出本性，如果在小事情上都表现了完全的自私自利，那么也不可能在更大的问题上显得公正无私。叔本华认为，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人在小事情上的种种劣行，就要立即与其划清界限，否则吃亏的时候就是咎由自取。他的处世哲学是：“单独一人也总比被叛徒簇拥着要好。”

“一个人的行为是性格和动因这两种因素的产物”，我们对于自己将来的行为，都是猜测罢了，虽然我们真诚地认为自己会履行承诺，但这确实是要因个人的性格和动因来决定的。要真正地预测一个人的行为，就要看他在以为类似事件中的表象，因为这更有可能是他在问题下的真实反应。叔本华举了一个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个性与行为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因为欠缺果断力而失掉了机会，他会在事后后悔地说道：“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这样做。”但真的如果再次给他机会，他百分之九十九地还会如第一次的所为，尽管他自己都会觉得莫名其妙。“一个人的性格并不是这个人理智思考和选择以后的产物”，动机作用于性格产生行为，从而形成了人的生存轨迹，而智力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把动机呈现给意欲看而已。但年轻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我们真实的样貌，而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我们才会了解自己会怎样反应，自己真实的个性到底是如何的。因此“功德和罪过并不系于这个人的具体行为，而是与这个人的真正本质和存在相连”，所以他批判了“一神论”，他说道“人的存在和本质是他的意欲的结果，而意欲因而就是自为之物，而不是依赖于某一造物主的存在”。

道德说教并不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榜样可能具有更大的作用。榜样行为发挥了阻止不良行为和鼓励善行的作用，当人们看到别人没有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意识到可能做这一类的事情对自己的危害，或者给自己带来不幸。榜样的激励作用以两种形式出现：第一，它使人去做了本身并不想做的事情，因为

担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损自己的形象；第二，它使人做了本身想做的，但之前并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在谈到人为何喜欢追寻榜样的作用时，叔本华说道：“人们普遍缺乏判断力，通常也没有多少知识去亲自探索自己该走的路。所以，他们就十分乐意追随别人的步子。”但榜样的例子对于一个人的作用方式，是受这个人本身的性格决定的，因此以同样的人为榜样，也极有可能发展出不同的行为。一个人以他者为榜样，其实并不会真实推动自己内在的进步，因为在叔本华看来，内在的道德是天生的，而榜样作用只能提供某种动因，并不能改变天生的东西。

第三章 快乐与痛苦

意志：快乐与痛苦的根源

依叔本华之见，一切人类活动的根源是意志，意志支配和奴役每个人的存在。意志激发人的意欲，进而产生动机需求，最终引发人的行为。我们时刻都在试图去寻找什么，可找到最后才发现，这个世界的本身就是一场悲剧，痛苦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叔本华认为，假如一个人的人生充满痛苦，那么人类活着的目标就注定是失败的。而痛苦又充满整个世界，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不幸，然而这许许多多的不幸融会在一起，造就了整个世界，造就了世界的不幸。

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

在叔本华看来，人类的生活本身是不平静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承受着生活的黑暗和痛苦。尽管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祈求着生活的平安与幸福，可是历史却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整个黑暗的世界，它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战争与骚乱，和平时光转瞬即逝。我们个体的生活也充斥着无休止的斗争，与欲望，与无聊，与金钱，与生命。而且，精神上的痛苦程度也随着自身知识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叔本华曾经做过一个这

样的比喻，意志是一把琴上的弦，对意志的阻挠和妨碍是弦的振动，知识是发音的琴板，而痛苦则是弹奏出的声音。

在叔本华看来一切生命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痛苦。人只有在需要和缺乏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强烈的欲望和需求。因而，人生就是痛苦的，也逃不出痛苦的这个圈子。但是，如果人可以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可以轻易就获得满足，那么，随着他欲望对象的消失，空虚和无聊就会随他远去。人的本质并不是乐于助人、互助互爱的，他们整天沉醉于社交之中的根源，是希望摆脱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那些没有生存压力，生活安乐的人，就会把自身当作负担。他们竭尽全力去延长寿命，寻找长命百岁的良方，而现在，他们却要整日沉浸在苦恼之中，此时人们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煎熬。其实，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做着往复运动。如果把人生的痛苦和磨难都划归进地狱，那么天堂的日子就只剩下无聊了。所以，人的这一生皆消耗殆尽于欲望和到达欲望这两者之间。所谓的幸福人生，就是把欲望和满足调整到最佳的角度距离，使二者自身痛苦的相互碰撞产生出最小的火花。

正如人总会时刻关注着自己身体不舒服的地方时一样。叔本华认为，人们最关心的东西不是快乐和幸福，人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使他们痛苦的地方。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或者说注意过可以使自己真正畅怀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总是不经意间从我们身边滑过。相反，那些令我们沮丧，与我们意志对抗与阻挠的东西却无时无刻不在引起着我们的关注。也就是说，所有那些让我们不开心或者痛苦的东西，都会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且清晰的印象。他认为，痛苦是一种肯定的存在，是人们能切实体会到的东西。相反，所有的幸福快乐，并不是肯定的存在，它们只不过是消除或削减了痛苦之后人类的感受。所以在人们不断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快乐总是很少，而痛苦总是无穷无尽。人们很容易忘记曾经自己快乐的经历，但对于痛苦却总是铭记于心，这也反映出人的本性本是与痛苦同在的。

痛苦最初是以缺乏、贫困的形式出现的，人们用尽了各种努力消除痛苦，到最后却发现，费尽心思改变的只是痛苦的形式。一种痛苦结束了，立即就会有其他痛苦蜂拥而上。最后，当人们告别了各种贫穷和困苦之后，痛苦就以空虚和无聊的方式向人们袭来，人们于是又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创造各种活动来消除空虚和无聊。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各种不幸，如果在这时想要寻找安慰的话，就看看周围那些比自己还不幸和悲惨的人就好了，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个方法都是适用的，也是最有效的。而且只有那些有生命的生物才会感到痛苦。动物之中，越是高等的动物，感受到的痛苦就越多，但是，哪一种动物感受到的痛苦都不如人类多。因为人类的意识最清醒，所以感受到的痛苦也就越多，智慧的高低与痛苦的多少是成正比的。一个人越是具有非凡的智慧，就越感到痛苦，所以说，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在叔本华看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骚乱。当人类看透世事，最终会意识到，活着终究是令人失望的，即便人生的本身不是一场欺诈，也常常充满了神秘，或者说是险恶。假如阔别多年的挚友在暮年重逢，但他们所谈论的绝对不会是对世界的赞美，也不是对世界的眷恋，而是对整个人生感到绝望。他们会回忆自己的孩童时代，那时，生活是多么美好，生活给了他们如此多的憧憬，可事到如今真正兑现给他们的又是如此吝啬。这种情感充斥在他们的心中，以至于他们认为不必诉诸言语，此情此景，他们都默默无语，满心惆怅。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经常使用的那些为邪恶开脱罪责的借口就是：这对人来说是自然的。其实在后面应该补上这样一句话，“正因为人本身是恶劣的，它才是自然的”。而且，也正因为它的本身是自然的，它才是恶劣的。当然，对此的理解是建立在对基督教原罪的理解之上的，是更深层次的理解。那种对人类愚蠢、堕落、邪

恶的开脱与借口都是源自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愚蠢、堕落和邪恶，是我们自身为罪恶找到了逃避的出口。

人们常常会因为偏执而引起强烈的复仇欲望，很多牺牲都是因为人们享受复仇的快乐而造成的。人们愿意忍受自然、机遇和命运带来的灾难，但是，人们无法忍受由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的不幸痛苦。人们相信自然和命运是世界的主宰，自己所遭受的这类打击是别人也得承受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痛苦是由别人的意志带来的，就会徒增很多辛酸和痛苦的成分，因为我们意识到别人在体力和谋略方面优于我们，我们就会更加孤立无助，这种痛苦可能会比伤口所带来的痛苦还要痛。所以，只有复仇才能让我们觉得我们要优于他人，我们内心的傲慢和虚荣才会得到满足。但是，复仇的快乐可能很快被我们内心的怜悯抵消，折磨我们的良知，留下的只是仇恨的证据。

叔本华看来，我们自身意识到的那些被我们称作意义的东西，与事物内在的永不停息的追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痛苦，其实就是意志在追求其现实目标时所遇到的障碍或者说意志受到的阻碍。相反，当人们的情感得到满足，意志达到目标，我们称之为安适、幸福。意识领域和无意识领域一样，全部都沉浸在经久不息的、绵绵不断的痛苦之中，没有永远的幸福，也没有永远的安适。因为，人们不断追逐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满足，源于缺乏。所以，只要存在着不满足，那么痛苦就会时刻伴随着。而且不会有任何一次的满足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人们总是活在不断的追求，伤害，痛苦，满足，再次伤害中。只要这种情形存在，痛苦就不会消失。追求没有尽头，相同痛苦就不会停止。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为了生存而奋力拼搏。虽然大多数人深知这场斗争的结局，可是即使面对失败，他们仍然在努力奋斗，执著打拼。生命就像是充满惊涛骇浪的海

洋，尽管人们在竭尽全力，不停地乘风破浪去追逐、闯荡，勇敢地冲破暗礁和浅滩，但这不过是更接近那个船毁人亡的结局，只是向危险一步步奔近。但是在叔本华看来，不幸也有它自身的长处。如果人类能从欲望、艰难和困苦中走出来，一切的生活都顺心如意，他们就会认为自身的能力不凡、命运不凡。甚至肆无忌惮，表现得愚蠢和疯狂。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一定的痛苦和焦虑是一本对人类必不可少的必读课本。就像行驶在大洋上的帆船需要有一定质量的压仓物才能保持平稳。

不同的人生同样的结局

叔本华看来，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表现出强烈的意志和激情，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就像史诗和戏曲中描绘的伟大人物；第二类人有强烈的认知能力，想要演绎此类人生，首要条件就是让自己的认知脱离对于意志的依附，这是天才才拥有的人生；第三类人生表现出极度的意志麻木和认知麻木，这就是停滞的生命。然而大多数的人类还是个体，总是在不同种类的人生中左右摇摆，偶尔触碰这些端点。大多数人的生活看起来是那样缺乏生机、那样平淡毫无意义，每一个个体的一生都是一场短暂的梦境。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才发现，这一生就是一场偶然和荒谬的旅行。愚昧和邪恶伴随了一路，张牙舞爪的时刻围绕在你的身边。所有思想领域中的荒唐和悖谬，发现王国中的庸俗与乏味，行动公园中的狠毒与狡诈，在很多时候是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的。善良只能蜷缩在角落，聪慧和高尚只能转身离开，销声匿迹。真正的上品，只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叔本华感觉到，大多数的人生像是本质低劣的上品，穷尽心机想在外表上装扮得华丽出众，掩饰内在的品质。人的内心越躁动，越想在其他人的眼里表现得或者说被看起来很充实。越是本质的低劣，越想表现得更加光彩照人，越想获得更多的称赞。人的本质上还是虚荣的，虚荣的本质不过是空虚和寂寞。

总的来说，人是一个自私的物种，每个人都会为了增加一点点的自身利益和幸福而不惜以毁灭别人全部的幸福作为代价。与之相对的是，人类完成任何一种无私的行为后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满足感。自私的人却总觉得心烦意乱，是因为自私使我们时刻都在关注自己，关注外在可能对我们产生的威胁并时刻提醒自己，所以自私的人更容易担惊受怕，觉得自己四面受敌，处在敌人的包围圈内，所以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自己一人身上。只有自己的一切都无所担心和顾虑，他们才会觉得快乐。但是，如果个体认识到万物的本质与我们是一致的，我们的视界会豁然开朗，心胸也会变得宽广起来。对自身的关注减弱，对自身利益可能受到的侵害也会随之减少，人们遂可以安静心神，怡然自得。尤其是人们在做了善事之后，这种心境会更加清晰地体现出来。即使觉得人类的命运看起来前途并不是十分光明，但是当他一次次地发现万物都蕴涵着全然一致的本性之后，他总是能够处之泰然，怡然自得。

人类区别于禽兽的一个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哭与笑。人类会哭，有的时候甚至根本没有遇到痛苦。有时人类哭泣的原因并不是他自身直接感受到了痛苦，而是因为在反省自身的过程中体验到了痛苦，哭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自身的同情与感动。所以，叔本华看来，哭是以爱、同情和想象为前提的。爱哭的人通常有一颗柔软而丰富的心。如果我们因为他人而非自身的痛苦而痛哭流涕，那么我们哭泣的原因是我们把自己置换成痛苦之人，或者说我们从痛苦之人的坎坷命运之中领悟了真谛，从而一眼看穿了自己的路。所以说，我们哭泣的最终原因还是对自身的同情和怜悯，而不是对他人。叔本华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来阐述自身的观点。比如在发丧时，人们痛不欲生地大声哭泣，可能是为死者远离尘世而哭，因为他难以逃脱最终归于尘土的宿命。但是哀悼者从人类的终点，也看清了自己最终的命运，与死者的关系越密切，也就越容易体会到这一点。

在叔本华看来，人生的整个旅途就像一个圆形跑道，上面铺满燃烧着的、火红的炭，而快乐只有那偶尔穿插其间的几处可供纳凉的土地。大部分人不停地在跑道上奔跑，承受着痛苦。那些用偶尔出现的几处可供纳凉的地方来安慰自己的人真的是天真至极。而那些早已看破人类命运最终不幸结局的人就很少会这样安慰自己，这类人认为自己应该迅速果断地逃离跑道。他改变了生命的朝向，由美德过渡到禁欲，不再把爱别人、做好事当作是一种满足。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抱有一种极度消极的漠然的态度，他们的内心中十分厌恶这些东西。那些饱经沧桑、历经苦难的老人，绝对不会认为人生是多么有趣和快乐，他们能体会到的只有无聊和痛苦罢了。

叔本华告诫人们，世界到处充斥着苦难和那些残缺不全的人类，让人们无法相信这个世界是理智和善良的。人类就像被发配到世界各地的孩子，从降生到这个世界开始就肩负着世界留存给我们的重担，并时时刻刻救赎我们的罪过，只有死亡才是我们走向幸福的终点，也只有死亡才能终结我们的苦难。所以叔本华认为，唯一能使他与《圣经·旧约》契合的就是有关人的堕落的故事。他认为，人生只是错误和罪孽造就的结果，是上帝留给我们的种种遗憾。而为此，我们正承受那些所谓的报应和灾难。

第四章 当宗教遇上哲学

基督教有相当独特的缺陷

叔本华认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理性是盲目无能，应当受到严厉指责的。但这却恰恰证明了基督教教义的本质就是寓言式的，所以不能运用理性来判别，而这一教义却又证明了基督教的教义是寓言或神话式的东西。基督教的伟大的寓言故事也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它受到一些偶然因素的启示并将其加以解释，逐渐发

展起了基督教的教义，这些解释和一些似真似假的真理联系在一起，最后由奥古斯丁将其完成。不过，把旧约和新约里两种不同的教义融合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但是由于奥古斯丁很透彻地了解基督教的教义，所以他有能力把旧约和新约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并弥补了其先天的缺陷。后来路德继续发展了奥古斯丁的学说，便成了基督教今天的形式。所以，那些以为基督教从最初就是完美无缺的教徒，把启示看成是确定的意义，无疑是错误的。而且，它最糟糕的是还不承认自己寓言的本质。



奥古斯丁

叔本华觉得，基督教将其荒谬的教义标榜为严肃的话题是对人们的欺骗，这是恶的东西。而恶的东西一旦不被看作真理，也就消亡了。但是让他为难的是，如何让大众理解，这些东西既是真理又是谬误。虽然叔本华也承认，荒唐是人类生存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的荒唐，人类可能也不会前进。

叔本华详细地叙述了为什么将旧约和新约结合是一件荒唐的事。比如，基督教的命定论和恩典学说这一教义是由奥古斯丁理论化，并且路德也采纳了这一观点。根据这一教义，有的人得到了神的恩典，有的人则没有，这是注定的。因此，神的恩典便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殊荣。这一教义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约全书中的一个观念：人

是客观意志的造物，这种客观意志使人从虚无中产生出来。这倒是说明了货真价实的美德是天生的，人们所拥有的不同品质是先天决定的，是从前世带来的，这些品质并不是上帝的恩赐，而是在另一个世界修行的结果。但是奥古斯丁的命定论则是另外一个说法，他认为，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堕落的，注定要遭到永久毁灭的厄运，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由于上帝的恩准受到拯救。这是因为他们生前就注定能得到拯救，其余的人都会在地狱中遭受折磨。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一生都要为他的过错赎罪，无论信教还是不信教，他都要遭到永久的折磨。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将遭受这一惩罚是由原罪引起的自然结果，被打入地狱也是自然的，只有极少数获救的人也不知道是何缘由而被恩选出来的。好像上帝造出的这个世界只有魔鬼才能收益，或许压根都不应该造出这个世界。

叔本华认为，将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密切结合起来是犹太教的基本特征，也是构成一神论的必要条件。犹太教中的撒旦是用来纠正乐观主义的基本错误，在人类的堕落中引入了悲观的因素，这些是《旧约》的内容。而《新约》在某种程度上说发源于印度，所以它的伦理系统、道德观、悲观主义都是地道印度式的。二者有着很大差异。一方面是犹太人认为，“宇宙万物极其美好”；另一方面基督教认为，世界惨不忍睹，人们必须否定自我进行忏悔，等待圣灵显现才能得到解脱得救。犹太教有一个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的造物主；而基督教则把这位造物主和耶稣基督等同起来，耶稣是人类的代理人，拯救因为亚当的罪恶而永生受罪恶、堕落、痛苦和死亡的煎熬的人类，没有按照犹太人的乐观主义精神看待世界。犹太教认为，“宇宙万物极其美好”。然而，在基督教中，魔鬼成了世界的主宰。世界不再是永恒快乐的王国，而是就像一座坟墓。要把这两种教义结合在一起，也是十分艰难的工作。叔本华认为，《旧约》的教义已被《新约》所篡改，在一些重要和本质的问题上，《新约》的那些教条和印度的宗教反而更加相似。

寓言的意义是什么？叔本华认为可恶和荒谬的东西主要是犹太教的一个简单的结论，即宇宙万物从虚无中被创造出来。叔本华认为，这完全是愚蠢的结论，因为他否定了灵魂转世学说。叔本华认为，这是除了犹太人之外，全世界人民都认同的道理。由于这个教义真是令人生厌，在公元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慎重地完善了关于“炼狱涤罪”的教义，这一教义修改了原来的观点，并代替了灵魂转世的教义。因为这两种观点都同意涤罪的说法，又创立了“万物复归”的教义，据此，有罪之人将全都恢复正常。

奥古斯丁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但是他又要依据极其模糊的根据，给这些教义鲜明的概括，并对其进行严格的解释。所以他激怒了很多，贝拉基主义就起来抨击他的学说，今天的唯理论还在进行着同样的事情。比如，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这样叙述：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人，他禁止人干某些事情，并命令他做另外一些事情，但人并没有执行和遵守这些命令，所以，上帝罚他永世的痛苦。为此，上帝把人的灵魂和肉体联系在一起，防止人的肉体被撕成碎片后释放了他的灵魂，上帝要人永生痛苦。叔本华认为，人类至少可以要求回到他原来的虚无，他这最后的避难所应当得到保证，无论怎样，虚无绝不可能会有什么罪过，它是人类继承来的。

叔本华认为，在基督教中，上帝被描绘得完美无缺、英明伟大，但是魔鬼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因为若不用魔鬼来解释罪恶，就无法解释那些不计其数支配世界的罪恶是从何而来。事实上，耶和华是由奥尔莫兹德（琐罗亚斯德教谓善界的最高神）变化而来，撒旦是由阿里曼，在袄教变化而来，而阿里曼是和奥尔莫兹德相对应的，而奥尔莫兹德则是因陀罗的变形。



格里高利一世



奥尔莫兹德

叔本华十分不满基督教把人和动物之间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并将基督教和佛教等

其他宗教相对比。基督教认为人是万物的灵长，动物则只不过是东西而已。但婆罗门教和佛教却认为人普遍地和自然相联系，尤其是和动物。叔本华认为，从这一点相比，婆罗门教和佛教就比犹太教和基督教更加完美。基督教拒绝给动物任何权利，所以不能保护动物，使动物免遭伤害，所以，现在各种动物保护组织遍布整个欧洲和美洲。而在亚洲，似乎不需要这种措施，因为动物受到了悉心的保护与照料，人们也十分乐于施舍动物。有的人甚至自己到集市上买动物然后放生。而基督教徒却肆意地伤害动物，有的还拿动物取乐。比如说，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作家叫施蒂林。他有过这样一段描写，“突然，那个骨瘦如柴的东西萎缩起来，渐渐缩成一种奇丑无比矮墩墩的样子，这就像把一只大蜘蛛放到聚火镜的焦点下，看着那含脓的血在热烤中咝咝冒泡一样”，即使这件事不是作家本人干的，他看到这样的事竟能默不作声也是十分可恶的行径。而在佛教中，我们却能发现这样的文字：“任何一个动物都能说出这样的话，它使我们在心中认识到就其内在的存在而言，动物与我们都是同一的。”



阿里曼



因陀罗

叔本华认为，基督教有着和别的宗教不一样的缺陷。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教义体系，它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和各种事实的堆砌，描述了大量个人行为 and 受难经历。这些

历史和事件构成了基督教的教义和信仰——灵魂得救。而其他的宗教，如佛教，只是把历史作为教义的附属材料，但不是必需的组成部分。比如说，《普暇经》主要记载了释迦牟尼的生平以及佛陀的故事，而这与教义及宗教系统本身是没有直接相关的。教义与其创始者的生涯毫无关系。因此，《普暇经》并不像福音书一样，它不是赎罪的佳音，而是佛陀生活的记录，说明每个人都可以自救。与之相比，基督教则像是一个说故事的。

叔本华认为，宗教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和明确的人类生存的目的和世界存在的原因。世界上除了智者的思想之外，并不存在着什么启示。只是人类易于在所有事情上犯错，所以这些思想借助了宗教的力量传递给人们。不过，很多不信任自己理智的人，更容易迷信那些所谓的博学者。由于人智力上的差别，有些人的思想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确实是某种启示。

宗教与哲学的对话

叔本华曾经自己编写了一本《宗教对话》，书中虚构了两个人物德谟菲里斯和费拉勒修斯，分别代表宗教和哲学进行辩论，这十分有趣，就像左右手互博一样，因为无论是宗教一方还是哲学一方的观点，都是叔本华撰写的。

德谟菲里斯——对宗教持赞同态度的一方

他认为必须要根据人们的理解能力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普通人智力低下，每天湮没在乏味的工作之中，只有宗教能唤醒他们，让他们感到生命的意义。宗教和哲学的目的都是要唤醒世人，告诫他们生存的崇高意义。而哲学家只能满足少数人，而宗教却可以满足大部分人。宗教就是大众的形而上学，这就和通俗的诗歌、文学是一样的，也应该有通俗的哲学，把真理以寓言的方式传递。要使普通人接受真理，需

要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而宗教就是这种方式。

除了要引导大众发展智慧之外，首先要做的是控制大众向粗俗邪恶的方向发展，制止他们残暴可耻的卑劣行径。如果要等到公众掌握真理那一天无疑是太晚了。真理加以这种寓言式的表现，是适合于整个人类的，它虽然永远不可能达到真理，但可以替代真理，以替代它那永不可能被理解的哲学。

宗教与真理并不相悖，宗教本身就在传播真理。宗教成员众多混杂，要适应不同听众的要求，适应他们的理解。宗教不能将其真理赤裸裸地显示出来，它要使用一种间接的譬喻，宗教不能展现纯粹的真理，而要通过神话来传播真理论。这就像我们为了运输便利将某种气态的化学物质液化是一样的。宗教乃是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表达真理，使它变得使普通人可以达到真理，理解真理。就像我们在吸入氧气的同时也吸入了四倍于氧的氮气，我们绝不可能得到纯粹的无杂质的真理。真正的真理只能为少数精英掌握。

宗教承认了其寓言的本质。所有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玄义，这里面隐藏着崇高的真理，普通大众在这种使真理隐藏起来的伪装中感悟到了真理，并且坚信它，他们不会因为它的荒谬而迷失方向。这样，宗教便越来越含有更多的真理的实质内容。纯粹的真理是不适合普通的世人的，真理只能将外表隐藏起来，所以无法强求宗教是完全的真理。神话和寓言是宗教的两个基本要素，宗教借助二者来满足人类对形而上学渴求。

对于一般人来说，无暇顾及抽象的真理的探索，也不可能接受探索真理所必需的教育。所以，对他来说，谈论理性是无用的。如果用真正的哲学去代替宗教。至少会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会把哲学当作权威来接受，这样的话，哲学和宗教也没什么差别。宗教唤醒了人们心中的道德，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抚慰，为人类无休无止的生命

的痛苦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安慰的源泉，这对人们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心灵力量。

绝对不会有一种形而上学会适应所有人，即使有唯一的真理被发现，宗教也不会从世界消失。人们天生的智力和教育状况是不同的，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忙于工作，人们的智力被过度繁重的体力劳动弄得迟钝衰退，变得愚蠢笨拙，根本没有时间来思考过于深刻和复杂的东西，而这样的人几乎占了人类的一大半。但是这部分人类仍需要一个通俗的形而上学体系，来说明世界为什么而存在，人类为什么要生存，既然这是一个通俗的体系，就会有一些不成熟的特质。所以，它只能以寓言的方式来证明真理，并且需要得到在漫长岁月里形成的权威的支持，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可。判断宗教是否存在，要永远考虑大众的天性。真理的火花总是在粗俗的传说中，在怪诞的宗教仪式中闪烁着微光。比如印度的朝圣、行列仪式和庆典活动，或圣雅西人那种神经质的荒唐行径，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荒谬的活动中，存在着某种和我们所提到的那种智慧一致的东西。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适应一切人的哲学，每种形而上学也在拉拢着那些学识和智能与其相当的群众。所以，即使是形而上学，也存在着两种，一种是少数精英所具有的形而上学，一种是学院里受过教育的众多成员的形而上学。众口难调，所以就应该存在着宗教和哲学。古人的“玄义”就是为了补救人们因智力和修养的差距，所以，他们从无法接受真理的大众中挑选出一些对真理有一定程度理解的人，再从这些人中挑选一些能掌握更多真理的人，一直到能制造玄义者。然后，就有了与不同智力等级的人们相适应的不同的玄义。

实际上，形而上学是宗教的敌人，因为所有宗教里的形而上学因素都是错误的，但其中的道德因素则是真实的。我们可以发现，所有的宗教在形而上学方面都不一致，但在道德上却都是一致的。宗教有两面。从理智上看，宗教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对于身上兼有理性和兽性的人类来说，宗教却证明了自己是唯一能引导、平息他们的手段，并满足了他们对于形而上学的需要。世界上并不是

只有智慧和善于思考的人，还有那些每天劳苦不堪、超负荷使用自己肉体力量的人们，他们的神经敏感性降低到极差的程度。对于这样的人，需要的是一些简单而又美好的东西，可以丰富他们的大脑，使他们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有所寄托，而神话和寓言就符合这些要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宗教，理性只是处于次要的位置。而且，在取消某样东西之前，必须要有另一个更好的东西来替代。

人们对形而上学有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索人生。但是，虽然形而上学的教条有很多，反复无常，但是其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似点主要不是政府、语言，而是宗教。一个社会要形成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种可以被大众接受的形而上学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就是宗教。比如说，欧洲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联邦：基督教是各个成员国共同的盟约。也正是如此，土耳其虽然地跨亚、欧两洲，但由于它不信仰基督教，却不被看作是欧洲国家。

宗教曾经对欧洲有过巨大的影响。欧洲人从基督教中接受了一些生活之中的真理：生活的目的是超出生活之外的，并不能完全寄托在现实生活之中。因为这样的生活，会把全部的德行都归结为有实效的东西。而基督教宣扬的就不仅是公正，还有博爱，怜悯宽恕，爱你的敌人，忍耐，谦卑和希望等，它告诉人们，世界是邪恶的，需要我们拯救。古希腊人在地球上有着极其出色的美感，他们的艺术、诗歌都是如此优美，但是生活的真正含义却被他们忽略了，他们就像成熟的孩子一样生活，直到基督教告诉他们生活还有严肃的一面。

虽然宗教曾经带来过罪恶，但是宗教却也制止了很多犯罪，而别的东西却没有宗教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说，宗教并不是无作为的。再说宗教至少具有寓意性真理，总是有那些粗俗、卑劣的人类需要加以引导和控制，让他们能变得美好和善良，而宗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贼在牧师的感召下归还了

他所偷之物，因为牧师对他说，他若不把偷来的东西归还原主就不会得到主的宽恕。而且，宗教中的宣誓对人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宣誓让人意识到自己负有庄严的职责。总之，宗教具有唤醒世人道德天性的作用。

费拉勒修斯——对宗教持反对态度的一方

他认为以满足普通大众需求为理由摒弃宗教以外的一切形而上学是狭隘的。形而上学是人类思考的精华，是人类最高的理智，如果弃之不用实在是太可惜，而宗教也正是以这样的借口建立起来。宗教是狭隘的，即使他们宣扬了宽容、忍让、顺从，但是，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布鲁诺死于火刑，这些都是宗教的罪恶。哲学家锲而不舍的努力，想唤起人们对真理的渴望，但是，人们却在孩童时代就被灌输了各种宗教的原则，人们健全理智的根基便被摧毁了，那些生而具有的思维能力和公正的判断能力，便永远地被麻痹了。

所有的宗教，都不是根据争论的结果，让人们通过理智判断来确定自己的信仰，而是通过启示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儿童的认知能力还不健全，在这个年龄向他们灌输各种宗教原则，并且不让他们看到别的东西，并恐吓他们怀疑这些是通向地狱的第一步，这些观念就在他们的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一个人从生下来后被灌输某种不容置疑的观念是很可怕的，这些观念会侵蚀人类智慧的根基，如果这些观念是错误的，就会影响人类的知识基础，影响人们知识基础的建立，甚至每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也会被宗教荒唐的教义麻痹，阻挡人们追求真理的脚步。

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了宗教，公正、法律就无法持续下去。比如说，古希腊并没有宗教，但是那里的法律照样执行，人们的财产也都有保障。有人说宗教就向披着谬

误外衣的真理，这简直就是在给那些有权将谬误当作真理媒介的人的手中添上了一件危险的武器。恐怕那时由谬误导致的伤害会比真理产生的益处多得多。宗教从没有追求过纯粹永恒的真理，它顶多算是寓言意义上的真理。

用宗教传递真理就像用木腿代替真腿一样，补了真腿的空缺却很少尽真腿的义务，还要求被看作真腿。但是，无论如何，宗教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哲学作为其开端的。宗教确实有其自身的力量，但这也不能否认它是骗子的事实。牧师就像一个介于骗子和教师之间的人，他们不敢教导真理。而真正的哲学是可以万古长青的，而宗教中却到处是谎言，甚至其中包含的真理也和谎言混在一起，真理却要靠谎言来开路。但是人类最终会成熟，能接受真正的哲学，无须宗教的包装。

宗教也许是驯服邪恶和懒惰的最好工具，但是，它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于一个信奉真理的人来说，即使谬误有着其善良的目的，也应该受到谴责。用欺骗来教导人们不要欺骗，这不是太离奇了吗？信奉真理的人们坚持反对的是宗教认为它就是绝对的真理，如果宗教承认它只是从隐喻的意义上说宗教是真理的话，这没什么不可以的。但宗教并没有。如果宗教真的可以给人安慰的话，就应该在路德反对出售免罪符的时候就把他赶下台。一个人在临死前只要能够获得免罪符，那么他便可以卸去内心的无助和罪恶感，不带怨恨、悔恨地离开人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反对出售免罪符呢？如此，宗教究竟能否带给人安慰便受到质疑，或许只有真理才是唯一可靠、可以信赖的；只有真理的安慰才是永久的。宗教应该停止欺骗人民，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形成自己的信仰。人们能够相互磨合、纠正彼此的错误，社会上就会形成宽容的气氛，有学识和能力的人就可以去追求真理，推动哲学的发展。



马丁·路德



免罪符

宗教就像是国王统治国家的一种手段，国王想不出别的办法统治人民，就如此器重上帝，靠上帝来糊弄人民。但是，宗教如同萤火虫，在黑暗中才能发出光亮。而一旦自然科学、历史学等真正的知识发展起来，哲学家也有了自己表达的途径，宗教就应该被哲学取而代之。比如说，15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知识迅速地发展，硕果累累，驱散了中世纪的迷雾。18世纪，康德的出现，把从前宗教所享有的哲学

支柱撤走了，他的彻底性和耐心击中了宗教的要害，赋予了哲学一种热诚真诚的调子，结果导致基督教在一个世纪的没落，人们对于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几乎完全倒塌。对于以波拿巴为首的“法国强盗们”的侵犯，国家要花费极大精力驱赶他们，而暂时忽略了发展科学，所以知识的发展比平常慢了，教会势力便立刻抬头。然而，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国家安定之后，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知识的广泛传播，立即导致了宗教的没落。

要看清宗教的后果，只要比较一下中世纪和古代就行了。比如拿伯利克时代和14世纪来说。在伯利克时代，有着公正的法律，廉洁的官员，良好的社会风尚，艺术、诗歌都发展到十分完美的程度；而14世纪是宗教奴役着人们大脑的时代，骑士和牧师把生活的重担都压在愚昧的百姓身上。人们愚昧无知，狂热和盲目的信仰使人们放弃独立思考，接着就是教义分歧，宗教战胜，宗教迫害，这些都是基督教的恶果。因为科学崇尚怀疑精神才致使科学受到怀疑，而无知作为信仰存在的必要条件却被精心地培育。

宗教虽然可以唤醒人们内心的美好品质，但是说宗教对社会的风尚和道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却未必是正确的，这是刑法的作用。比如说，如果突然颁布一条要废除刑法的命令，人们无法在宗教的保护下好好地生活，但是，如果宣布所有的信仰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却还可以在刑法的保护下幸福地生活。而且，大部分信徒都是通过祈祷希望死后上天堂，这比日日行善要简单得多。而且，宗教使人相信，即使多大的罪过都可以得到救赎，只要你信仰上帝。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曾经在世界上犯下滔天大罪，而这场残暴的大屠杀却以“上帝的意志”为名，那些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灭绝、宗教审判，对异教徒的迫害竟然都是上帝的意志？有记载表明，基督徒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名，在40年内竟屠杀了1200万人。当然，并非所有宗教都如此。哈代在《东方君主制》一书中，赞扬佛教徒的宽容，进一步证实了佛教的迫害比任

何别的宗教都少。

叔本华认为，一神教的本性中是没有任何宽容精神的，因为唯一的神代表着它不能容忍其他神的存在，这是一个生性好嫉妒的神。而多神教的神本性是宽容的，他们愿意与别的神一同存在。而且对待异邦的神，它们也是宽容的，所以在某些场合异邦的神也会受到礼遇。比如说罗马人就承认并十分尊重弗里吉亚人、埃及人和其他国家的神。这样的宗教并不会引起战争。一神教制造了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宗教迫害、焚烧异教徒、砸神像等卑劣的行为，这一切就源于一个爱嫉妒的神。即使人类对形而上学有需求，但是宗教也未必能满足这种需求。事实证明，对于道德的发展，宗教是弊多利少，尤其是某些宗教统治的黑暗时期。当然，宗教对王权统治是有用处的，一切都可以用“以上帝的名义”作为借口，王权和神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聪明的国王总是以虔诚的宗教信徒作为国家的典范来领导臣民。



拿破仑·波拿巴

当然，最后德谟菲利斯和费拉勒修斯谁也没说服谁，叔本华最后以这样一段话为《宗教》对话做了结尾：

雅努斯 “德谟菲利斯：别再互相嘲讽了。我们不如都承认宗教像罗马的门神雅努

斯，或者像婆罗门的死神阎摩一样，有着两张面孔，一张友善，一张愠怒，而我俩只是各自盯着它的一面罢了。费拉勒修斯：完全正确，老朋友。”宗教和哲学在这里达到了相互的尊重和理解。



雅努斯



阎摩

一神论与泛神论

叔本华并不赞成泛神论。他认为，用“上帝”来称谓世界并没有对世界做出解释，只不过是多了一种世界的说法而已。说“世界是上帝”或“上帝是世界”这只不过

是用一种未知的事物来解释另一种未知的事物而已，而且仅仅是字面上的解释，这完全就是废话。

泛神论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神，它们各行其是。“这种多神论在野蛮的原始民族的宗教形式中已有着五花八门的形式”。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泛神论的先决条件是有神论。从一神论出发，把神作为毋庸置疑的存在，才能说明神与世界是同一的。世界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所以也无法用世界来解释神。但是如果将神作为事实的、毋庸置疑的存在，人们又对它一无所知，所以才能用世界来代替神的位置。这就是产生泛神论的原因。叔本华认为，如果人们能够客观地认识世界，那就根本不会把世界和神等同起来。

而且，叔本华并不认同从一神论到有神论的转化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从一神论到有神论更像是把未经证实无法想象的东西过渡到了更加荒谬的东西上。如果是一神论的话，无论上帝这个概念是怎样的毫无逻辑、混沌模糊，上帝这个概念至少包含两种属性，也就是最高权力和最高智慧，虽然这未经证实，但由于和我们在动物界的经验中得来的东西有些相似，所以还不至于太过荒谬。而泛神论假设造物主上帝本身就是磨难充盈的世界。只是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在每一刹那间都可能死去，这还不如说世界是魔鬼更贴切。

叔本华认为，一神论里神是超世的神灵，而对自然界来说，它是创造者、守护者，并从外界来影响自然界；而在泛神论里神是尘世的神灵，到处都是自然界本身，并在实体内部作为“力或能”进行活动。泛神论认为世界的存在有其自身的目的，但这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而忽略了世界还有道德的意义。这种认为世界的存在只有物质实体而没有道德意义的观点是再荒谬不过了。

第五章 保持生命力的艺术

若要保持生命力，就需要不断地自我提升，如果人停止了发展的脚步就没有生存的意义了，保持生命力要求我们学会思考，去阅读，并要多去感受文学和艺术的力量。在叔本华的观点中，一定要注意读书和经验都不能替代思考，人们要做到有自己思维脉络，而不是做嚼别人剩骨头的人，因为只有自己去思考才会产生有价值的观点。读书是重要的，但不能无选择地读书，一定要读好书，读坏书其实还不如不读书，好书的标准其实就是那些经历了时代变迁依然能被人传颂的经典作品，读书切忌赶时髦，因为时尚的作品往往都不是精品。在谈到对文学的看法时，他认为文学是经验的存在，而哲学则是具有概括性的，文学体现的是个别现象，而哲学具有一般性。对于各种文学体裁，叔本华认为散文是比诗歌有价值的，因为散文中能体现出许多真实的价值，但诗歌有时候可能碍于韵律和韵脚而无法发挥自在。他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极其不屑，认为还是古典文学更有价值。他认为人在观看了悲剧之后，便会暂时放弃生存意欲，认识到人生其实到最后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而喜剧的作用正好相反，它旨在给人带来希望，告诉人们生活是美好的，借以提高人的生存意欲。辩证法与逻辑并不是含义相同的词汇，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其等而视之，逻辑是要合乎证据的和真理的，但辩证法的精髓便是抛弃对错观念努力在争论中获胜罢了。

思考：勿做书籍哲学家

在叔本华看来，无论学识多么丰富，都需要反复思考来消化所学的知识，否则还不如那些掌握得很少但理解很深刻的人，他说道：“我们如果想要将所学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内化，并能够充分加以应用发挥，就必须经过思考，在许多方面实现自己知识的结合，或是把自己的真理和其他的真理相比较。”人所能接触到的知识其实

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终其一生也不能停止这样的脚步。思考同读书学习是不一样的，对于后者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在思考的层面上我们必须对思考的对象有兴趣，并且坚持不懈地探求下去，思考兴趣产生的源头有两类：第一，源自纯粹的客观性，即与宇宙有关的事物引发的思考，真正思考这类事情的人并不多；第二，来自主观性，即与自我有关的事件引发的思考。

叔本华认为人在精神爱好上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有些人喜爱读书，有些人爱思考，读书其实是十分被动的活动，因为读者会被书籍中的进展所牵制，而思考则不同，它更多的是受到思考者的本性控制着，沉浸于书中的人，在叔本华看来是：“个性没有思想的动物”，这类人只是蛀书虫，思考力极其缺乏。在他看来所谓的“学者”就是整天啃书本的人，而“思想家”和“发明家”才是真正人类的“恩人”，因为他们去思考了纯粹的理性，是有自己根本思想的人，而学者只是些收集残渣的人。叔本华说：“我们只可以把书本当作‘引绳’，阅读时依赖他人把自己的思想导向某个方面。”但有些书籍根本就是无用之物，甚至会起到负面作用，所以读者心中真正还是需要有个标尺，自己做出衡量。他认为读书最好是发生在“思想的源泉停滞之时”，否则就如成天画枯枝败叶的学画者，舍弃了整片的风景。

善于思考的人通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想了半天的东西，在书本中发现别人早有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思考的过程是无意义的，因为通过自己的理解这样的观点才会在脑中根深蒂固，而仅仅阅读过这类事情的普通人，也只是看到而已。用他的话说：“自己思索得来的真理，则好像自然的身体四肢，确实属于自己所有。”这也是哲学家与其他学者的重要区别。

读书的过程中，头脑中杂烩了各类思想，并不能形成脉络，叔本华说：“这种思想过度拥挤状态，攫取了一个人的正确观察力，也使人失去了主见，并且很可能导致

精神秩序的紊乱。”而自己的思考过程，虽然可能并不是严密的过程，但最终是有自己的体系和脉络的。从这个角度看来，他认为所谓的学者还不如那些没怎么读过书但有丰富经验的人呀，这些人能将自己的思想和经验相融合，所以具备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力！思想家与普通学者不同，他们虽然阅读许多，掌握不少知识，但他们能够将这些东西与自身的体系相融合，这使得他们的见识越来越厉害。

他对“书籍哲学家”不屑一顾，认为“他们所讨论的不外是，甲的说法如何，乙的说法又如何，而丙又怎样地提出商榷，然后才努力地做些批评，比较的工作”，他形容这种工作方式像历史小说家，这种方式是只要你肯苦读，最后怎样都能达到目的。思考者则不同，思想的到来并不是可以推测的，也不是可以被时间表规定的，它需要机缘的配合，他解释道：“思考过程大都呈‘分割’的状态，因此，以前经历各种事物所得的经验，逐渐浮现在眼前，并且事物也逐渐明朗化，了解也更深刻”，这样才获得最终的思想。思考并不是一个需要花费所有时间进行的活动，在不需要思考的时候可以用来读书，但读书是要适度的，“否则，精神习惯于替代品，将会忘却事物的本身”，并且读书也容易让人与现实世界脱离。叔本华认为“经验”与“思考”是有联系的，但“经验”并不能代替“思考”，经验提供的是原始的材料，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发挥经验的功用。

“真正思索的人，在精神王国中，相当于一国的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判断如同君主的圣谕，他的话就是权威”。有些人十分爱引用这些权威的观点，来当作自己笔战中的武器，这类人在叔本华看来不仅是不具备思考力，甚至是没有判断力。对于有思考力的人来说，思想浮现就如爱人在眼前一般，让人难以忘怀，如果它们离去，也将会痛苦不已。所以，当思想来临之时，一定要将它记录在案，因为不知何时它们又会离去。一个有思维力的人，在思考时所获得的这种乐趣，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但思考者的种种著述，并非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但这不打紧，因

为思考之初也仅仅是为了自我服务罢了，他们所获得的幸福，也并不取决于别人怎么看，他们的幸福在于自己思考的过程。热衷于世俗名誉的思考者，叔本华称之为“诡辩派”，这类人的幸福在于他人而不在于自身，他认为这类人的典型是黑格尔。

虽然“生存问题”是重要的和值得研究的，但一般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陷入认真的思量之中，在叔本华看来“普通人的视野，当然比动物来得广阔，但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深远”。这个世界正是由于缺乏真正思考的人，才处处充满噪音。“噪音形成严重的妨害，因之，自古以来，凡是卓越的思想家，都非常嫌忌那些搅乱、中断和转向灯，尤其最讨厌由噪音所引起的暴戾”，叔本华极其讨厌噪音，认为其会不断叨扰思考的过程，并且具有破坏力。噪音之中，最厌恶的是“城市狭窄的小巷中的马鞭声”，认为这种突如其来的响声，会扼杀一切思考力。

阅读：切忌“买而不读，读而不精”

读书的过程其实是在阅读他人的思想，所以读书其实是十分轻松的，所以时常读书的人其实被他人的思考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使得自己的思维力弹性下降，并且使自己的精神麻痹，他说“读书越多，留存在脑中的东西越少，两者适成反比，读书多，他的脑海就像一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书的过程中如果不加入思考，那么读过也就会忘了。叔本华告诫人们，纸面上留下的思想，其实并不是全貌，而只是过往人们走过后留下的痕迹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得更深入，要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仅仅咀嚼书面上的信息。书籍的作者们有各种各样的优点，但这些优点绝不仅仅是通过阅读作品就能学会的，通过阅读作品可能会启发我们，但如果能达到类似的程度，也一定要有天赋，否则“充其量只不过是个浅薄的模仿者而已”。

文学中也有很多糟粕，它们不仅无法给人带来营养，而且还危害社会，在叔本华看来十分之九的书是用来骗钱的，这些书无非是作者和出版商相互勾结的产物，“许多文人，非常可恶又狡猾，他们不愿他人企求高尚的趣味和真正的修养，而集中笔触很巧妙地引诱人阅读时髦的新书，以期在交际场中有谈话的资料”。从这里可以看出，叔本华实在是看不上所谓的文人，他们的书，当年也许是传诵一时，但今天已经无人问津，读者们若是为了这类人的作品，而不读经典名家，只是以为知道名字就可以了，实在是过于愚蠢，并且浪费了自己的宝贵时间。读书应该本着不滥读的原则，叔本华认为不滥读的法则就是“凡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的书，切勿贸然拿来读”，因为愚者写的书才会短时间内就受到大众的欢迎。读坏书如饮毒药，百害而无一利，但普罗大众有时候很难认识到这个道理，以至于使整个时代都深陷于泥沼之中。

叔本华认为，人不应该先去读许多介绍先贤的书，而应该是回到原著之中。赶时髦读书的后果就是，同时期的平凡人，几乎都会产生完全一样的思想。而很多真正有启发意义的书籍，其实在书架上已经陈列许久。他认为“无论什么时代，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似乎各不相悖地并行着。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只不过是貌似的东西”，从事真实文艺的作者是为了文学而写作的，绝不是为了讨好大众的，这样的作品其实少之又少，可以说是“持久的文艺”。而卖弄虚假文艺的人，是为了市场而写作的，叔本华称其为“流动性的文艺”。

“买书又有读书的时间，这是最好的现象，但是一般人往往是买而不读，读而不精”，书籍其实就是人精神生活的养料，但人其实很容易记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适应自己思想体系的东西，而此外的其他东西可能就很难保存，如若是那种“对什么事都不会有客观的兴趣，这类人读书必定是徒然无功，毫无心得”。“温故而知新”，叔本华认为书读过之后，都要再读一遍才能理解其间的各种联系，读第二遍

的时候能收获更多东西。超凡作家的作品是丰富的，值得一读，有时候相对平庸的作家的作品，也可能是有益的，因为那可能是他思想的精华部分。

读古书是能给人带来无比轻松和愉悦之感的，因为这些作品超越了千年时光，但依旧显现耀眼光芒，叔本华认为文学界的历史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的，另一种是文艺的。政治的文学史是充满欲望的，而文艺的文学史是睿智的，前者充满了各种杀戮和欺诈行为，而后者却是清新可贵的，哲学史便是后者的一部分，所以在叔本华的观点中“哲学实在是最有势力的学问”，但它的作用却是缓慢的，但无论如何“愚昧无知若伴随着富豪巨贾，会更加贬低身价。穷人忙于劳作，无暇读书，无暇思想，无知是不足为怪的。富人则不然，我们常见其中的无知者，恣情纵欲，醉生梦死，类似禽兽。他们本可做极有价值的事情，只可惜不能善用其财富和闲暇”。

发现文学中孕育的人生哲学

叔本华认为文学最恰当的定义为“利用词句使想象力活动的技术”，在文学创造的文字世界中，如果读者具备个性和知识，便会激发出他的想象力，这是所有造型艺术所达不到的。造型艺术作品，如雕像和绘画，一般都藏于私人场所，人们对于它的注意从来都不热烈，评断这些作品需要有较好的教养和知识。但文学和音乐并不是如此的，大众也可以去欣赏其中的美妙，所以造型艺术可能并没有如此必不可少，“但文学和音乐，在任何国家都存在着”。

文学通过给人以观念上的启示，来推动人们的想象，所以文学家一定是要洞悉人生和世界的人，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将反映在其作品上。那些觉得伟大作家作品也不过如此的写作者，永远无法登堂入室，因为“一流的文学家能知道别人的见解是如何的浅薄，也能知悉其他人所看不到、所描写不出来的东西，能知道自己的眼光

和描述是如何比别人进步的”。在叔本华看来真正伟大的作家和天才，都需要经历一段绝望的生活，在这段生活之中他们无法找到知己，能做到的也只是自我陶醉吧，他们是知道自我价值的人，并且能欣赏自己的价值，用叔本华的话说“伟大就是伟大，不凡就是不凡，实在无须谦逊”。他认为那些谦称自己没什么能力的人，其实真的就是无能力，真正的天才是敢于夸耀自己的。真正有价值的人才能知道别人的才能，并且深知自己的价值，他们不会，也没有必要谦逊。

“我真希望全世界那些没有一点特长、不学无术的人根本不存在”，叔本华极其反感这些无才能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没有任何能力，还嫉妒心极强，他们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伤害真正的天才。叔本华认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一样，虽然表面上刻画的是个别的人和事物，但他们旨在展现一种人类生活的“原型”，以启发读者的人生。在这其中尤以戏剧家的各种词句最为典型，非但可以成为格言，而且可以在生活中应用。他认为文学和哲学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中提供的是经验，而哲学将这些经验总结为总括的概念，文学使人了解的是个别现象，但哲学使人了解的是本质内涵，叔本华用巧妙的词句描绘了两者的特点：“文学具有青年、热情、奔放的特质，哲学则带有老年的老成持重气氛。”青年人喜欢阅读诗歌这种带有狂热气质的作品，而老人则喜欢恬静的散文作品，青年人这爱好，很容易使得他们遭受不幸，因为他们所理解的文字世界与现实生活差距很大，可以说：“文学中的人生是乐趣无穷的，是从来没有痛苦的。但现实恰恰相反，生活即使没有痛苦，也毫无乐趣；若一味追求快乐，则不可能不陷入痛苦之中。”

叔本华认为韵律和韵脚对于一首诗歌至关重要，韵律是来自于纯粹的直观，而韵脚则属于经验的感觉性，他说：“旋律方面远比韵脚更具气质和品格”，在他的观念中韵脚是言语不完全的产物。他熟知法文，也在文章中批评了法文诗歌缺乏旋律，单单靠卖弄华而不实的韵脚，与此相比，他认为拉丁诗词是极具魅力的，因为唯独

拉丁文中的韵脚才显得并不多余。“韵律和韵脚所给予人心的作用很大，它们特有的神秘诱惑手段也非常有效”，这是由于平常的内容加之韵律和韵脚好像颇有趣味，叔本华比喻这种现象好似相貌平凡的女子化了妆容之后的样子。叔本华本人是喜欢真实之物的，他对诗歌的这种特性并不买账，与此相对的是，他极爱散文，因为散文所表达的感情更真实，所以也就更具价值。他认为真正的诗人，不会勉强地使用各类韵脚，而是会自然地呈现他们，他们使用韵脚的方式是“思想在脑中成熟后才去找韵脚”，而低级的诗人则是会为韵脚而寻找思想的人，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轻易地便能分辨出这两者的差别。

在谈到古典和浪漫文学的区别时，叔本华认为：“前者纯粹为人间的、真实的，并且动机是自然的；后者反之，它是人为的、传统的、想象的。”他应该是不喜欢浪漫文学的，认为其中充满了基督教引发的动机、骑士的幻想和对女人的崇拜。而古典文学则不同，它具有“绝对的真理和正当性”。许多作家在描述古希腊罗马发生的故事时，仅以一般性的事情来满足读者，这样的作品过于抽象化，很难使人感受到文学的直观性和个性，他形容这类作品是“带上空虚和苦闷的特殊色彩”，但莎士比亚则完全不受这种限制，他能生动直接地描述古希腊、古罗马和当代英国人的生活。

很多杰出的抒情诗中体现的思想是跳跃的，他们的作者故意避开了所谓脉络，而是为了使诗歌中的感情统一起来而故意为之。抒情诗中受到主观因素的控制，这与戏剧是不同的，戏剧中主要是为客观因素主宰，而叙事诗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在写作叙事诗的时候要同时兼顾主观与客观。“叙事诗和戏曲的共同目的，是以特殊境遇的特殊性格为基础，而描写由此所引出的异常动作”，为了这个缘由，诗人一定要在平静状态下才能达成任务。伟大的作家是能揣测出各类角色的人，他们可以用英雄的口吻激昂陈词，也可以用少女的口气诉说心事，他认为这类伟大的作家有：莎

士比亚和歌德。还有二流的作家，他们把自己幻化为书中主角，而其他出现的角色则毫无生命气息，他认为拜伦便是这类作家。在叔本华看来“爱好悲剧的心理是恻隐之心的最高表现，但不属于美的感觉”，眺望悲剧中所呈现的种种悲惨生活，我们早已忘记了生存意欲，取而代之的是憎恶和唾弃的心理。观看过悲剧之后，心里便残存了某种东西，这便是消极的厌世感。悲剧的结尾会给人带来超脱意欲的感觉，慨叹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悲惨的梦，不禁会想到这个世界和人生并不能使我满足，悲剧的精神在于此，并将人们引向绝望。古代的悲剧作家总是把事件的起因以偶然的形式引发出来，又以偶然的方式解决灾难，从来不使人陷入绝境，叔本华认为这是他们人生见解还不够透彻和深入的缘故。以至于古代悲剧中的主角，没有体现出绝望的心境，但这种悲剧其实是为了诱发观众以摆脱生存意欲的心境的，“舞台上的种种悲欢离合和各种悲惨际遇，所提示给观众的是人生的悲惨和无价值，即是人生所有的努力等于空”，即便是十分冷漠的人，也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没什么可留恋的。无论是古希腊的悲剧还是叔本华时代的悲剧，很多都以王公贵族为角色，这其实并不是由于作家们看不起平民悲剧，而是具有权利和威望的人最能体现悲剧的效果，连他们都无法抗击命运，更何况于普通人呢？与悲剧相反，喜剧的作用在于增强人的“生存意欲”，虽然喜剧中也会描绘人世间的烦恼和黑暗，但其最终的目的是带来成功和希望，喜剧必然在欢乐之中落幕。喜剧告诉我们的是“人生是美好的，充满乐趣的”，所以在达到欢乐的顶峰时，喜剧一定会草草收尾，看客不必去想之后的事情，因为是肯定不会让你知道的。

争辩是一门艺术

在叔本华看来，一直将“逻辑”和“辩证法”两个词作为同义词来使用是极其不恰当的，因为它们的含义本来就不同。他认为逻辑是思维法则的科学，即是由理由和论据支撑的科学，而辩证法是争论的技艺，“辩证法讲的是两个有理性的人之间的

交流，因为他们是有理性的，应该有一样的或相似的思想，但是，他们像两座准确地走一个钟点的时钟那样，只要出现了不一致，便产生争论，即产生理智的比赛”。因此，逻辑作为纯粹的理性科学是先天的，而辩证法则经验性的。人们在遇到彼此想法不一致的时候，通常并不会先去检验自己的思维程序，以便发现其中的错误之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对方是错误的，这反映了人的天性其实是固执的，这种天性引发了争论的发生，可以说辩证法其实是涉及人类固执性的知识。

“争论的辩证法是辩论的技艺，且不论本人对错，想方设法不让步地辩论的技艺”，人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客观层面上他是正确的，但是他自己明白自己似乎无法赢得胜利，有些时候可能实际上是错误的，但却能够在争论中获胜，这种倒错结局的出现，叔本华认为是源于人天性中的卑鄙。如果人的天性是高尚的，相互之间争论的唯一目的便是发现真理，但实际上人性中是充满虚荣心的，我们不轻易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别人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便无所不用其极地来证明对方的错误性。有时候即便其实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们也要尽力掩盖这一点，便努力让假的看起来真一点，真的努力抹黑为假的。有时候为了获得这样的胜利，人们放弃了诚实，他们放弃寻求真理，而是刚愎自用地努力证明自己，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人们擅用狡猾和邪恶武装自己，随着这类经验的累积，逐渐形成了自然的逻辑。一个人从不缺乏这种自然的逻辑，但是可能会缺乏自然的辩证法技艺，因为后者依赖于人的判断力和理性，而人在这两种能力上是存在差异的。“很多时候，一个人对某问题的意见确实正确，但却常被纯然肤浅的论据推翻；如果他在一次争辩中优胜，那常常并不是因为他的陈述或命题正确，而是因为他辩解时所用的狡黠和本领”，这种争论中存在着有天赋才能的人，但是如果通过努力，也是可以掌握相关的策略和技巧的。

叔本华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一个人千方百计为自己辩护，以反对各种攻击，尤其是那些具有欺诈性的攻击；与此同时，他会想方设法评价另一个人的命题，但却不会自相矛盾，或不轻易被对方打倒。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辩证法并不会站在客观和真理的角度上来想问题，而是在于通过争论而获得胜利。所以，在争论之中，一定不要被真理牵绊，把它搁置一旁以备不时之需，主要的精力应该用以思考如何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和反驳它方的观点。其实，即便考虑真理的存在，也很难认清真理的面貌，争论伊始，双方均会认为自己是站在真理的一侧的，可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这种笃定的心态逐渐动摇，直到争论结束，双方依旧不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辩证法并不是与真理相关的，它其实是一门涉及智力的技艺，无论我们是为了坚持真理，或者是为了坚持所谓的假命题，都未能体现辩证法的精神，因为这种坚持本身带有判断对错的意味，辩证法并非是判断对错，而在于在智力竞技中获得胜利。在明晰了辩证法的内涵之后，叔本华指出“只是要简化为一种有规则可循的体系或方法，收集与展示大多数人在争论中，觉察到真理不在他们一方之时，却企图获胜时所使用的轨迹和诈术”，这才是践行辩证法的方式。

叔本华认为存在两种进行反驳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是：采取“切题的或中肯的”，或“对人不对事的”方式。第二种模式是：要么直接辩驳，要么间接辩驳，直接的方式是针对论题进行抨击，间接的方式是就结果进行反击。直接的方式有两种形态，其一我们可以说明某一陈述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者我们承认前提是正确的，但结论并非由这种前提所推理。具体的方式有两种：转移法和例证法。转移法，即是“我们承认对方的命题为真，然后说明，当我们用某一其他公认为真的命题和它连结时，从那里推出的结论”。例证法，即“用直接提出个别事例反驳一般的命题，把这些个别事例按该命题陈述的方式，包含在该命题之内，但是该命题并不适用于这些事例，所以根据这些事例，证明该命题必定是假的”，这两种方式就是所

有辩论的骨架。

以下是叔本华提出的关于如何进行辩论的技巧和策略：

第一，延伸或称扩大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尽可能延伸对方的命题，以达到夸大这个命题的目的，但对于自己的命题，尽可能限制它的意义，因为陈述得越普遍，遭受的反击就越多。叔本华举了例子来说明这种方式，比如甲称英国人在戏剧方面能力非凡，乙于是举出他们在音乐和歌剧方面没有杰出表现的反例，乙所做的事情就是尽力延伸甲的命题，此时甲就会反击表示音乐和歌剧并不是戏剧，重新限制了自己的命题。

第二，同音同形异义词（一个词中包含了两个概念或两种意思）。这种方法是把对方命题延伸到某事物，但这个事物与命题几乎没有关系，只是词相似而已，然后再对这个事物进行驳斥。这是一种诡辩之术，很难骗到别人，比如，“所有的灯火都能被熄灭。理智是光，所以它能被熄灭”，这种明显的方式很容易便会被察觉。所以在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更狡猾一些，才能达到效果。

第三，提出一个相对的断言，使它看起来具有某种绝对的含义，然后再反驳它。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例子：一个摩尔人从皮肤上说是黑的，但从他的牙齿来看却是白的。所以，在同一时候，他既是黑的又不是黑的。以上这三点技巧有其共同的特征，便是“被攻击的某物与原来断言的某物是两码子事情”，这三个技巧就是转移法的应用。

第四，如果想要论证自己的结论，必须首先不要让对方看穿，而是诱导他一步一步地承认这个结论的某些前提，或者是小心地让他承认这些前提的前提，否则他将会采取诡计进行反击。

第五，可以利用对方认为为真但本身是假命题的命题进行论证，因为真实的结论有时候可以通过假的前提得到论证，与对方辩论之时，可以从他的思维角度出发，利用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他若是某个教派的信徒，便可以用该教派的观点来对其进行反驳。

第六，窃题论证。方法如下：（1）以另一个名目代替论题；（2）用一般的假设来代替特殊的结论；（3）用特殊的命题来证明一般性的结论；（4）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可用一件事情为前提，来证明另一件事情。

第七，采用反问的方式使对方承认论据。在实施的时候要提出许多范围广泛的问题，以掩盖真实想要对方承认的论据，并尽快将对方承认的事实总结为论据，因为这将使理解力慢的人措手不及。

第八，以傲慢无礼的方式使对方生气。因为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判断力不准。

第九，提问的时候要打乱顺序，不要让对方知道提问的目的，这样他便会疏于防范。

第十，如果你需要对方肯定你一个命题，但他给出的是否定的回答，那么你就要赶快再提出一个反命题，这样他就无法判断你是需要他肯定或是否定的回答。

第十一，如果你做出归纳法的推论，如果对方给了你一些支持你推论的特殊例子，你不必问他是否支持你所提出的一般推论，因为在听众的感觉中，他已经承认了这些一般推论。

第十二，如果话题中涉及了一个抽象概念，需要应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支持，你要选择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例子进行比喻，这是人们在争论中经常使用的策略，也是巧

妙地窃取论题的方式。

第十三，可以为对手提供你想让他接受的命题的反命题，这样就可以给他机会从中进行选择，并且要使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极其鲜明，这样在别人看来你所要证明的命题就像是真实的。

第十四，如果对手是比较羞怯的人，可以采用鲁莽冒失的方式大声地宣称自己结论的正确性，如果你有个好嗓门，这个方式很容易获得成功。

第十五，如果你突出一个好像比较矛盾的命题，并且很难证明，那就转而提出一个真实命题，让对方做出判断，如果他拒绝接受这种要求，就可以取笑他荒谬多疑，如果他接受这个命题，那么你就会获得优势，这个技巧虽然有点厚颜无耻的感觉，但有人天生就很适合做这个事情。

第十六，用对手的观点来反驳他提出的命题，例如，当对手认可自杀行为，你可以反问他：“为什么他自己不自杀？”

第十七，如果对手以一个反证一直对你紧逼不放，提出某一个与这个反证有极其细微不同的另一个观点，有时候会让你脱离困境。

第十八，如果对方采用了一系列的论证，这些论证会让你一定失败的话，要想尽办法打断他的论证，使得他无法得出最终的结论。这也是一种转移的技巧。

第十九，如果对手让你对他论证中的某一点提出反对意见，但你又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就要想办法将这个问题转变为一般性的问题，如果对方进一步追问你为何不直接回答问题，你可以论说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并举出例子。

第二十，如果你所说的前提，对方都已经承认，要避免让他说出结论，结论部分一

定要自己提出来。

第二十一，如果对手使用诡辩的方式进行论证，与其指出他的诡计，不如以同样诡辩性的反证对付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二十二，如果对方要你承认某个论据，这个论据的成立可以推导出结论，你应该拒绝这样做并且指出对手是窃题的。

第二十三，从对手的命题出发，采用错误的三段论方式推理出荒谬的结论，这样在观众看来，好像是对方的命题本身就有问题。

第二十四，只要能找到一个例子不适用，就能推翻一个命题。但在使用这个方法时要注意，这个例子是否是符合这个命题的例子，还有要关注这个例子是不是真实的，还有这个例子是否真的不适用。

第二十五，转守为攻，反诘对方，这样他的论证就转而成为对付自己的工具了。

第二十六，如果对手已经开始生气，就要想办法使他更生气，因为这不仅会让他思路混乱，而且证明你可能已经触碰到了他的弱点。

第二十七，观众们都不是专家，所以针对对手的论据提出小的异议，这样观众们眼中对手的命题就有陷入困境的危险，虽然现实可能并非如此，如果对方针对你的异议进行长时间的辩解，这样是颇有好处的事情，因为观众们也没有耐心听他的长篇大论。

第二十八，当发现争论中对方马上就要占上风时，马上转移话题，这个话题只要与这个论题有些联系就可以，但绝不要转移到与命题丝毫无关的论题上，这样做会适得其反。

第二十九，利用对方眼中的权威者的观点来反驳他。普通人很容易对各种专业人士深信不疑，虽然可能他眼中权威的观点并不能证明你的命题，但你可以对他的观点进行虚构和改造，以符合自己的目的，因为对手手中不可能有本书能查阅，这样做不太会被戳穿。

第三十，如果对于对方的论证无法做出回答，可以采用自嘲的方式解围，应用这种方法来影响对你印象较好的旁观者。这个技巧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确认观众是喜欢自己多过喜欢对手的。

第三十一，当在争论中遇到一个武断的意见，想要尽快摆脱它，就应当想办法将它与一个令人讨厌的范畴联系起来。

第三十二，否认“在理论上很好，但在实际中行不通”的观点。

第三十三，当你提出一个论证后，对手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以间接的形式来回答或者避让这个问题，就证明这个问题戳中了他的弱点，你应该在这个论证上加大力度。

第三十四，不要试图用理智来说服对方，要用动机诱惑对方和观众，如若找到这样的动机，那么一切其他技巧都可以不用。

第三十五，可以采用虚张声势的话语迷惑对方，因为多数人都认为只要是别人如此说了，就肯定有意义在其中。如果对方是个底子不扎实的人，就可以用一些看似很学术的话来欺骗她。

第三十六，如果你的对手站在了对的一方，但是在争论中犯了错误，你就要抓住这点驳倒他。

第三十七，当感觉到对方已经占了上风，并且将要获得胜利的时候，就要转变策略，不再针对命题而反驳他，而是进行人身攻击。叔本华所提出的这三十七条谋略，体现了他的聪明，也体现了他的计较，这个人本身其实是希望在一切竞争中胜利的。不过他的哲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受到别人的重视，他可能靠这些伎俩赢得一场辩论的胜利，但若要真正地获得大众的认可，获取名声，用他自己的观点来看，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第六章 冒犯的艺术

死亡一直是人们害怕但又无法逃避的问题，但是死亡并不能触及意志，也不能消灭意志，就像整个自然界也不会因为个体的死亡而有所损失是一样的。生活中总是存在这样的一类人，基于某种原因，他们自愿选择死亡，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不应该被看成罪恶或不道德，自杀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应该得到尊重与理解，也不应该背负道德的压力和舆论的谴责。叔本华对于死亡、批评等人们十分忌讳谈论的问题十分有自己的见地，从他的观点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客观地看待那些某些程度有些冒犯生命的行为。

自杀：意识的毁灭

在《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中，人们都未发现任何关于自杀的禁忌，种种关于自杀的非难，都是传教士将自己的哲学当成了谴责自杀的理论基础。由于这种哲学基础是如此脆弱不堪，导致传播这种论调的人不得不通过表达对自杀行为痛恨的强硬措辞来弥补其论证方面的缺陷。也就是说，他们对自杀的抗议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告诉别人，只有懦弱的人才会自杀，只有疯子才会自杀，他们通过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向别人传递自杀是错误的这一信息，其中并没有理智的争论与思考。

叔本华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掌握和处理自己的生命和肉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杀在现实生活中却被看成是一种罪恶，自杀的人，得到的也只是屈辱性的葬礼和对其财产的没收。如果以每个人的道德情感来判断，可能根本找不到自杀犯的是什么罪。可能大部分人都有过认识或熟悉的人基于自由意志离开了人世，但是人们想起他们并不会像想起犯罪之人那样的恐惧。教士虽然有权利传经布道，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来判定我们深爱或尊敬的人这样的行为是犯罪，拒绝为他们办一个体面尊严的葬礼。所以，叔本华反对教士们自恃《圣经》的权威就把谴责自杀当作正当有理的行为，况且，他们根本没有站得住脚的哲学论证，也没有堂堂正正理智的论辩。

不同的人对自杀的看法也迥然相异。比如，普林尼认为，生活本来就是不尽人意的，也没必要花费各种代价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因为无论是谁，最后也会归于尘土。自然女神赐福于人的最伟大的幸事就是适时而死。在人们不幸的世俗生活中，死亡是上帝赐福于人的最好的礼物。在马辛利亚和科斯岛，如果一个人能为自己的自杀提出恰当合适的理由，当地政府官员就会赐给他一杯毒酒。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自杀是一种冒犯，而且是对国家的一种冒犯。逍遥学派中也有这样的观点：好人总是在不幸难以忍耐时死去，而恶人在好运降临时命归西天。斯多噶学派把自杀当作一种高尚而英勇的行为。印度人把自杀看作是一种宗教行为；中国著名的戏剧《赵氏孤儿》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以自杀结束一生，而这出剧没有给观众留下任何他们是在犯罪的印象。



普林尼画像

叔本华在他的主要著作中曾经阐述过由于道德缘故而反对自杀的理由，是因为自杀妨碍了人们获得最高的道德目的，自杀是为了从这个苦难的世界中解脱，但是，这种解脱却仅仅是表面上的解脱。但是，叔本华认为错误并不是罪恶，并不能因为人们认识的错误而判定人们是犯罪。

古时候的人不但赞同自杀，甚至对自杀持一种肯定的态度。牧师攻击和反对自杀的态度既没有在《圣经》中得到证明，也没有任何权威的理论作为依据，基督教之所以认为自杀是犯罪，是因为其宗教核心是人生的终点和目的是遭受苦难，于是基督教就以自杀妨碍了这一目的而对其兴师问罪。叔本华认为，如果一个人对生的恐惧大于了对死的恐惧，他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死亡的恐惧是十分强大的，它是守卫在世界出口的强大士兵，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突破这一阻碍的。一般情况下，人是畏惧死亡的，因为死亡代表着肉体的毁灭，而肉体是生存意志的表现。与死亡卫兵的搏斗，之所以不像看起来那么艰难，是因为肉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相克作用。如果一个人长期忍受病痛折磨，那么，他的其他烦恼就会显得无足轻重。同样，如果一个人正在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就会对自己肉体的痛苦麻木了。但是如果肉体的痛苦超过精神的痛苦，就会分散人的精力，所以，人们有时会

用肉体痛苦来缓解精神痛苦。这样的情况是最常导致自杀的，因为对那些精神上承受巨大痛苦的人，肉体的痛苦似乎更加无关紧要。这就像在极度恐惧的噩梦中，我们会突然惊醒，醒来之后一切烦恼和痛苦就会烟消云散。生活也像是一场梦，自杀也许就是人类的一种尝试，试图在痛苦的梦中醒来。当然，叔本华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尝试，因为它意味着意识的毁灭。

死亡：一种个体永被遗忘的睡眠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自在之物，是世界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是这个可见世界的现象，是反映意志的镜子。现象和本质应该是如影随形的，哪里有意志哪里就会有生命。所以只要人们充满了生命意志，就无须为生存担心，即使是看到死亡的时候，也应该如此。虽然对于个体来说，有生有灭，但是个体只是现象，个体把生命当作礼物一样接收过来，生命从无中产生，然后又因为失去这个礼物而复归于无。

如果从生命的理念来考察生命，就会发现，生与死所触及的既不是意志，也不是认识的主体，生与死只是意志显出的现象。生与死是属于生命的，生命在个体的生死中显现，个体只是一种表现生命的现象而已。生与死同属于生命，并且互为条件保持平衡。个体必然要经历生死，但是在生命意志的显现中，个体就好比是个别的样品或标本，生命的意志不是生与死能触及的，就像整个自然界不会因为个体的死亡而有所损失是一样的。因为大自然所关心的并不是个体，而是种族。大自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在物种的保存上，不惜以超额数量的种子和繁殖冲动的巨大力量为之保险。而在无尽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有着无数个体属于大自然，所以，个体对于整个自然来说并不是十分珍贵，自然也存在着各种危险使个体死亡，而且个体也是注定死亡的，个体在整个自然中所处的位置就是为种族的保存贡献一分力量，当时机成熟时，大自然会亲自将死亡给予个体。人是大自然本身，又在大自然的高度自我意

识之中，是大自然客体化的生命意志。

人类的生存也是一种不断地吸收和排泄的过程，人们的身体的吸收只会达到保存自己的程度，没有多余的占有，也并没有因为排泄了多余的物质而悲伤。从这一观点来看，一个人要求延长个体的生命也是不对的。自己的个体由其他个体来替代，就等于构成自身的物质不断由新的物质来代替，这只是物质循环的过程。那些想保存自己尸体的人也同样是傻瓜，这正像是把自己的排泄物密封珍藏一样。存在于个体身上的个人意识每天也会被睡眠中断，沉睡和死亡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死亡是一种持续的睡眠，在这种睡眠中，个体被永远地遗忘。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意志以生命的形式显现，但是，这里的生命指的只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过去和未来只存在于认识之中，没有人会在过去或未来之中生活，一切生命和生活的形式都存在于现在。意志的存在确定了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确定了现在的存在。那些曾经存在的逝去的生命就像我们生活中的过去。

意志的个别现象虽然有其起止时间，但意志自身，作为自在之物，和时间上的起止是毫无关系的。这是因为意志，作为自在之物既说不上什么恒存，也说不上什么消逝；因为恒存与消逝都是以时间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是超乎时间之外的。因此，个体的利己主义，即个体想要长时间地保存自己的愿望从长远上看并没有什么期望。

每个人固然只是作为现象才是要灭亡的，在另一方面作为自在之物固然又是超出时间之外的。但是也正因为个体作为现象才有别于这世界的其他事物；作为自在之物他仍是显现于一切事物中的那意志，而死亡又消除那隔离着人我各自的意识的幻觉。这就是为什么说人死后也会继续存在。只有作为自在之物，每个人才会逃离死

亡的魔掌。

正是由于这种意识，才能使有理性的生物防止死亡的念头吞噬他的生命。因为这种意识是生命最原始的勇气，只要生物面对着生命，就会全神贯注地、朝气蓬勃地活下去，就像根本不存在着死亡。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死亡降临到个体身上的时候，这种意识就能防止个体不为死的恐惧所侵袭，不去想方设法逃避死亡。正是因为个体热爱生命，能看得到生命之中的永恒存在，所以，当死亡来临时，个体也会感到恐惧和害怕。但这种害怕并不是因为死中有痛苦，哪怕死是迅速而轻快的，然而只要能多活一会儿，人们有时候宁可承担可怕的痛苦以躲避死亡。人们怕死，实际上害怕的是个体的毁灭，死也毫无隐讳地把自己表现为这种毁灭。个体既然是生命意志的现象，那么个体的全部存在都要起而抗拒死亡，这是个体的总体属性。

叔本华认为，个体对死亡的恐惧能克服到什么程度，则随反省思维在个体中对直接的感受所占的优势多少而定。要是一个人把关于意志与生命的真理都吸收到自己的意识中去，同时又并没有什么经验或更深的见解认为一切生命都是持续不断的痛苦，而是在生活中有了满足。在他冷静考虑的时候还希望一生无限延续下去，并且他还有勇气为了生活上的享受宁愿忍受一切烦恼和痛苦，那么，他就会无惧死亡，正如光明从不畏惧黑夜一样。

批评的现象

关于批评，叔本华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存在的，它的罕见程度不亚于五百年再生一次的长生鸟。人们在谈及鉴赏时，其实仅仅是审美上的认可，这种审美是撇开任何规则的制约的，因为规则无法包容在争论之中的事物。或者说，即使存在某种规则，也是批评家们不知道的。美感也可以代替鉴赏这一词汇。知性的鉴赏力是女性所独有的，而创造性才能或天才是男性具有的。虽然知性的鉴赏力不能

产生出天才的作品，但是却是一种很好的领悟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区别作品的优劣，看到作品的优点和缺点。

在评价天才的作品时，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其文章的精粹之处，而不应当抓住里面的错误和小缺点不放。叔本华认为，这是由于理智和人的其他领域是一样的，不但有美好、有优点、有创造，邪恶和弱点也一应俱全地附着在人的本性之上。即使是百年不遇的天才，他的作品也不会逃离这样的规律，人们也会从他的作品中发现缺点。

评价天才的标准，应当是在拥有恰当的氛围和合适的时机时，能够达到普通人的心智所不能企及的高度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天才。而且，把两个天才放在一起比较是十分不明智的行为，这样无法避免地会对天才造成伤害。因为在进行比较时，评论者们总是试图找到其中一人的优点，然后发现这一优点恰恰是另一个人所缺乏的，于是就对后者有较低的评价。但是反过来，如果在后者身上找到他所拥有的特殊的优点，而将这种优点与前者比较时，也会发现前者无法具备，因而前者也遭到贬低。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个天才都受到伤害。

有的批评家认为，评论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批评家们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以对于优与劣的区分也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但是，就像药量太大反而发挥不了治疗效果一样，恶意的批评与指责如果超出了公正的界限，也是同样的效果。对于一个从事智力或理智事业的人来说，最大的灾难就在于它必须等待那些自己从不著书立说的人去褒贬作品的高低优劣，即使它不得不在这种力量之下接受其荣誉的王冠，但这种批判力却是人世间罕见的天赋。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分辨天才与傻瓜，谷粒与禾壳，金子与黄铜；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天才与庸人的界限在哪里，他们无法识别二者。这就是为什么世上大多数伟人，只有在他们去世后才为人们所认识。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佳作自从问世开始就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因为这一领域充斥着各种粗制滥造的劣质品，并且还在当作佳作被人们认可。如果这样的天才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和声望，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那么，接下来就会有新麻烦出现了。这是由于天才的身后有了一些装模作样、生硬呆板、笨拙粗劣的模仿者，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准，无视自己与天才的差别，就大肆地吹捧他，希望将自己推上可以堪比天才的圣坛。愚昧无知的大众总是良莠不分，好坏不辨。所以，才导致莎翁的不朽名作曾让位于约翰逊等人百年之久，康德严谨、令人肃然起敬的哲学被费希特、谢林等人的胡乱评价远离人们的视线。公众并不能清晰地区分什么是优秀，所以，他们不知道发现那些在诗歌、哲学、艺术方面真正具有非凡才能的天才是多么困难。叔本华告诫那些浅尝辄止的人，无论是在诗歌、艺术还是任何高尚的领域，平庸是得不到原谅的，平庸就像是费希特漫山遍野妨碍谷物生长的杂草。就像福克特莱斯曾经写过的一段话描述的那样：在伟大的作品尚未问世之前，人们总喜欢急急忙忙地大声嚷叫“一切如故”，而等到伟大作品静静成长，慢慢成熟，出现在公众眼前时，嘈杂喧嚣的声音却会将它湮没，使人既听不到它、也看不见它，只能在无人认可的痛苦中悄然无声地离去。

不但在艺术、哲学的领域，批评的功能在逐渐消失，在科学的领域，批评功能的丧失也不少见，因为有如此多的错误的理论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果人们曾经接受谬误，那么谬误就有机会与真理针锋相对50年甚至100年，谬误的地位比我们想象得还要稳固。比如在哥白尼发表了日心说之后的100年，地心说仍然存在着；牛顿即使相对幸运一点，我们也可以发现，在他的《数学原理》问世已经40年，直到他去世时，他的学说只在他自己祖国的某些范围内得到承认，而在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里，认同他学说的人还不足20人。他的学说被法国人了解，也是因为伏尔泰的论文；而笛卡儿的流派曾在法国的学校中遭到禁止；即使歌德的著作出版了40多年，

牛顿可笑的风格论还在这一领域有着统治地位；而休谟，尽管很早开始学术生涯，在50岁之前也从未被注意到；康德，耗尽一生经历著书立说，直到60岁才为世人所熟知。尽管艺术家有更多的给予，但是，贝多芬、莫扎特生前也没有得到过世人的重视，但丁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也没有得到其应有的认可，否则至少在生前应该有一幅出色的肖像，他的手稿应该完好无损地流传给世人。叔本华相信有一天人们都会得到公正的评价与对待，但是，这样的公正是如此地姗姗来迟，其对象早已离开人世。耶稣这位先知的儿子的训诫得到了忠实地遵守：受审者总是死后才能升天堂。

人们缺乏批评的洞察力也表现在，在每个时代，它之前的优秀作品都得到尊重，但是在自己的时代，荣誉却归于那些拙劣的作品。人们总是不能迅速地识别卓越的天才的作品，他们既不欣赏也不了解，更别提公正地评价了。而且，有一些劣质的作品，一旦赢得名誉，就会持续一两个时代。

正如没有听懂音乐的耳朵就无所谓音乐，没有见过太阳就无所谓阳光一样，在艺术、科学、哲学等领域，作品的价值是由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对这个领域的了解和亲缘关系程度来决定的。唯有具备真正智慧的人，才能揭示出隐藏在伟大作品深处的深刻内涵，那些才疏学浅、能力平庸的大众，是根本体会不到那些伟大作品的妙处的。这就像不懂音乐的人，在音乐中除了听到纷乱的噪音外寻找不到任何美妙的旋律。人们对一部名作的评价也会随着人们理解能力的不同而不同。优秀的作品对读者的感受力要求也是十分高的，这样才能体会到作品的精妙之处。一部真正的作品要遇到一个真正思考的头脑，才能得到中肯的评价。但是，最常发生的状况却是，那些真正的天才怀着满腔的热情，耗尽大半生的精力想为世界奉献一部精美绝伦的杰作，但是等到作品问世之后，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自己曾经幻想的观众全都是盲人，根本不懂他的价值。



约翰逊



费希特



谢林

叔本华认为，亲缘关系是一切欢乐和愉悦的源泉。只有人类才有这种美感，这是人类的特性，是人性中的优点。人与人的交往中，每个人都表现出了对与自己相像的人一种明显的偏爱。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作品中寻找愉悦，因为作品是他心灵的镜子，作者可以从镜子中照见自己。也就是说，一个浅薄、愚钝的人，只会把自己的

赞赏留给同样浅薄、愚钝的人，一个智慧的人也只会把自己的赞赏留给智慧的人。即使有些人承认了天才之作的价值，也并不是源于自己的意见，而是由于权威的力量而羞于说出自己的意见，事实上这些名作并没有给他任何心灵上的愉悦。除非天才之作是由权威所写的或是得到了权威的支持，否则，天才的作品是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欣赏的。所以说，天才的成名是需要条件的。荣誉的获得需要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在一位天才赢得广泛声誉之前，也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天才的荣誉的获得从一开始就极易失去。

叔本华认为，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种状态，就会发现，大多数人不能独立自主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只是一味顺从权威的意见，其实是一件幸事。如果人们对柏拉图、康德、荷马、莎士比亚和歌德都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不是屈服于权威迎合他们的观点。那么，不论他的意见如何无足轻重，任何真正的天才要想得到很高的声誉是不可能的。

叔本华认为，文学报刊对作品的评价应该是严肃公正、无法收买的，它应当成为一道坚固的堤坝，用以阻挡低俗、拙劣、粗制滥造的作品的冲击。现有的文学作品中，十分之九都应当受到指责，无能之辈写的作品都过于低劣，他们设想的所有计策都试图达到一种荒谬的目的。所以，文学报刊应当履行自己的职责，抑制一些没有能力的人对写作热烈的渴望，检查他们对公众的欺骗，而不是以宽容助长这些事情。虽然多出版书籍有利于作者和出版商，但是这样的做法却掠夺了读者的时间和金钱。如果有这样的文学报刊，那么，那些没有想法的作者，没有头脑的编辑和剽窃者，那些假冒的哲学家和故作伤感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一旦问世就会臭名远扬，他们会由于这样的事实而放弃文学和无法得到的名誉。这样反而更加利于文学的繁荣。大部分的书如此劣质，那些作者都应该停止写作。叔本华认为，他所处的时代的文学界，多的应该是批评而不是赞扬，因为大部分赞扬都受到个人看法的影响。

那些试图想要容忍文学界无知者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文学界四处是贸然闯入的糊涂虫。叔本华认为，那些优秀的作品有责任对低劣的作品提出谴责的异议，一个不懂得什么是低劣作品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作品。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中，温文尔雅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在文学中，温文尔雅却是一种异化的、有害的因素，因为它使人们将恶当作善，坏当作好，丑当作美，践踏了科学艺术的崇高目的。理想的文学报刊应该由那些清风傲骨的、有远见卓识的聪慧的人来撰写，可惜，这样的人是如此之少，可能全国一个都难找到。必须有一个公正的组织，每一位成员都是由其他人选举。歌德曾经说过：“没有什么地方能像文学界这样极不诚实。”

叔本华极其不赞成匿名投稿，他认为这是文学罪恶勾当的帷幕。匿名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支持，是因为人们认为匿名往往被冠以保护正直诚实的批评的美名。但是，如果说匿名保护了正直诚实批评一次，那么不守诺言推卸责任的情况就会出现100次，人们把匿名作为掩饰自己词不达意，毫无价值评论的遮羞布。有些人一旦明白在匿名的外衣下任何评论都是安全的，那么他们就会毫无忌惮地说一些厚颜无耻的言论，而不顾文学的价值和自己的使命。匿名评论的书评并不比署名的书评更具有权威性。卢梭在他新书的序言中就写过这样的话：“每一位正直诚实的人都会公开承认他所出版的那些书。”也就是说，每一位具有高尚品格的人都应该在自己的文章中写上自己的名字，否则就是不体面的。里梅尔在他的《歌德回忆录》中说：公开的敌人，敢于与你面对面的敌人是体面的人，他会公正客观地对待你，与他达成协议并言归于好也不无不可。但是，躲在暗处的敌人则是卑鄙的无赖，他甚至没有勇气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并不是发表自己客观的意见，而是发泄心中的怨恨而不希望被发现，或者说希望攻击别人后而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叔本华认为，卢梭的格言适用于任何领域的出版物。因为人和人也不会允许一个戴着面罩的人对民众做长篇大论的演说，当他准备攻击、诬蔑别人时，也任他肆意妄为。

叔本华认为应该严格禁止文学和新闻的匿名原则，一切作品都应该署上作者的名字，编辑人员应该对署名的准确性负起严格的责任。当一个人想要利用报纸的媒介作用公开发表文章时，就应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应该以自己的名誉为自己的言论做担保，哪怕这个人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

第七章 观相的艺术

相由心生

依叔本华之见，如果仔细观察，人的外表能流露出许多关于这个人的信息。人的外表可以表现出人的内心、人的个性特征。普通人在生活中也会经常观察别人，比如说与人初次见面，就会观察别人的相貌，试图通过外貌来推断出这个人的智慧高低，品格是否高尚。人的相貌比人的语言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一个人的外貌记录了这个人的一切思想和努力。与其花费较多的时间与人交谈，不如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别人，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语言只会传达一个人的思想，但是人的相貌则传达了自然本身的思想。人们会通过对个体的观察发现更大的美，人们会观察到一种自然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是高于个体思想的一种更高级的概念。

即便很多人不说，我们还是会了解，大部分人在私下都坚持以貌取人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不同的人应用起来就会有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观察能力不同，这种能力一部分来源于天生，一部分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即使那些阅历极深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正确，避免失误。相貌不会欺骗人们，但是人们可能会从相貌中读出了相貌本身没有的内容，人们观察中出现的错误只是自己骗自己。

在叔本华看来，大部分人的面貌都令人厌恶。只有少数人的相貌俊美和善并且充满

智慧。叔本华认为这正是外表能表现出人内心的一种证明。因为大多数人一生之中都很少有高雅的行为与思想，内心充满了粗俗与自私，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高贵的美貌呢？人的心里如果充满了低俗的想法，就会在相貌上留下痕迹，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性格就会通过脸上的皱纹和斑点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外表看起来让人生厌。当然，世界上还是存在着少数俊美聪慧的外表，这也同样是岁月刻画的结果，人脸上的肌肉无数次迅速地收缩、舒展，逐渐形成了聪明智慧的外表。所以，这样的外表在青年时期只能显示出一些迹象，而只有到了老年，智慧的人才能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外貌特征。

观相术

观察人们的相貌并加以解释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并不是简简单单掌握几个原则就可以的。能客观地观察一个人的相貌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人们很难完全摒除偏见，无论是偏爱还是厌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对于别人的观察。严格地说，人们只有对陌生人相貌的评价才是客观的，而且过去还不能对这一类相貌过于熟悉。也就是说，人们与别人初次见面时的评价才是纯粹客观的。一般情况下，人们也只有在第一次相遇时会多留意对方的外貌，所以应当特别留心对别人的第一印象。大部分情况下，时间总是会证明人们第一次对别人的印象是比较准确的。

叔本华并不同意日久见人心这样的说法，在他看来，“时间愈久愈受骗”才更合适。相对而言，人们对他人的最初判断更加准确，只是某些进一步的了解模糊了人们的双眼，直到后来他人的恶劣品行暴露无遗，其实这一切只是证实了其最初的判断。叔本华认为，如果有人十分擅长观相术的话，那么他应该认真地记住与某人深交之前就已做出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更加值得相信。与外貌相比，人的语言所表现的只是人们学习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人想表现给别人的东西，所以说，说话更能表

现的是一个人的才智，但是并不能表现出一个人的道德品性；而外貌却不能伪装，更能表现出一个人最真实的本质。

对于观相术，叔本华有以下观点。

第一，观察一个人最好的时机是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意识时，而不是他在社交和会谈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在社交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并非完全是他自己，他会选择对他有益的行为和表现。而只有在这个人独自一人之时，他的脸上才会完全地表达出他的全部思想和欲望。

第二，人的才智比人的道德品格更容易观察。因为才智更容易表现出来，叔本华认为聪明的人思维更加敏捷，反应更快，看问题更加深入，而傻瓜则行动迟缓、动作缓慢。当然，叔本华这样的看法究竟是否完全正确，也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第三，人的相貌比姿态和运动更能表现出人的才智。脑门的大小，人的眼神都能表现出人的才智。天才都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第四，对他人智慧的判断并不适用于对他人道德品性的判断，智慧的人并不代表其道德品性也是高尚的。每个聪明的人都会适时地表现自己的才智，但是却很少暴露自己的道德品性或者说懂得伪装和掩饰自己某些道德品性。所以，越聪明的人，其掩饰的方法越高明。

第八章 生命余晖下的思考

叔本华一直被人们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他的一生并不得志，过着隐居的生活。虽然从早年起，他就笔耕不辍，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认识论的名篇《论充足理性原则的四重根》。他30岁所著的《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已充分论述了叔本

华哲学的核心内容。此时，叔本华的哲学已经完全成熟。他在很早就已奠定其哲学大厦，接下来的其他著作都是他对这部著作里提出的哲学观点的发挥和补充阐述。

之后的一段时间，叔本华把写下的散论文稿做了一番梳理和增删，合为两册，冠以《附录和补遗》之名。到1850年，这部《附录和补遗》终于完成并出版。此时，叔本华的运气终于姗姗来迟。靠着这部《附录和补遗》，叔本华一举成名，多年来受到的冷遇和忍受的苦涩、怨愤终于获得了某些补偿。本章打算着重介绍一下这部让叔本华名声大噪的《附录和补遗》，也就是叔本华哲学中相对较后期的思考。这部书里，他尽量以世俗、实用的角度考虑问题，主要论述了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得到幸福等问题，每个人都会从中得到人生的智慧。

幸福的真谛

什么是幸福

关于“人生的智慧”这一概念，叔本华完全摒弃了其形而上学的概念，他认为人生的智慧就是如何尽量幸福、愉快地度过一生。叔本华认为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幸福。第一个因素是人自身所拥有的特质，如健康、外貌、气质、品格等；第二个因素是人所拥有的财产和物品；第三个因素是人们对他的看法，比如说荣誉、地位和名声等。叔本华认为，人与人之间第一个因素的差别从出生就是存在的，所以这些差别比起第二、三个因素对人的影响更大。也就是说，一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直接决定了他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或内心痛苦都是内心的体验，所有的身外之物都只能对于人的幸福发挥间接的影响。个人对事物的主观看法、感情以及意欲是与其最相关的，而那些外在于自身的事物最多起到间接的作用。所以，即使同样的外在事物和同样的境遇对于每个人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因为每个人所生活的世界首先建立在这个人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之上。现实生活其实

就是由主体和客体组成，二者的关系就像共同构成水的氧和氢。每个人都受到自己意识的局限，所以说，一个人只能直接伴随他的意识而生活，外在世界对他帮助不大。

虽然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就像舞台上演员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这些只是表面的区别，表象之下的实质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人们的幸福不会因角色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每个人都是充满痛苦和烦恼的可怜虫。即使不同的人表面上烦恼的事情是不同的，但其本质却是相同的。一个人的快乐是由这个人的个性决定的。一个人思想的高度决定了他能领会多少高级快乐。庸俗的人只能享受感官的乐趣和无聊的家庭生活。只有一部分有着丰富精神生活的人才能享受到高级的乐趣，人们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个性。而不是运气、财产，或者在他人心目中所呈现的样子。

叔本华把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不经意地说过一句话视为人生智慧的经典名言，这句话是这样的“理性的人寻求的不是快乐，而是没有痛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幸福其实就是没有痛苦，人们的注意力也更多地关注于自身痛苦的地方。如果痛苦被解除了，人们就会感受到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持续的时间却十分短暂。

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

健康对于幸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乞丐也比一个染病的国王幸运。一副健康、良好的体魄可以带来心理的宁静和愉快的性格，还有能够清晰地把握事物的理解力，这些是财富和地位无法代替的。通过保持身体健康和发挥个人才智来得到幸福比追求财富更加明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过过多的剩余却无法增加我们的幸福感。而人们为了保管自己过多的财产，可能会花费过多的精力，增加自己的负担。很多有钱人不快乐，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精神方面

的熏陶和修养，所以无法增加自己精神上的快乐和幸福。很多人像蚂蚁一样辛苦地劳作，希望增加自己有限的财富。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空虚的，因此除了挣钱之外他们对其他事物一无所知。人精神上的乐趣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所以他们只能寻求浪费钱的感官快乐。勇气和智慧是两项十分重要的获得幸福的素质。勇气是来自于我们的父亲，而智慧则来自母亲。虽然我们的父亲与母亲是谁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两种素质都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所以，即使人们在面对一件危险的事情，只要它还没有成为定局，就应该争取更好的结果，这个时候不要胆怯和踟躇不前。在面对邪恶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地妥协或者让步，我们要做的是勇敢地去面对。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过于勇猛就会变成鲁莽，懂得敬畏一些事物和适当的腼腆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所必需的。依叔本华之见，母亲只是人类继承智力的一种工具，人类智力的本源是其永恒神秘的命运以及其中蕴涵的必然性。智力并不是一个人能否在世界上吃得开的工具，朋友才是至关重要的。聪明的人应该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像别人显示。不过聪明的人一般都很高傲，并且不愿意去巴结别人。但是那些知道自己平庸的人却表现得完全相反，他们总是谦卑友好、善解人意，对于那些恶劣的人和事也能保持恭敬的态度，这样的人反而能够拥有较多的朋友和支持者。这样的情况无论是在政府机关还是在学术界都是一样的。所以，学院里面总是充斥着平庸之辈，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要经历更多的挫折才能使其达到同样的地位。

叔本华认为，人们要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如何躲避危险和灾祸上，而不是放在享受快感和乐趣上。衡量一个人一生是否幸福的标准应该是看这个人一生中遇到了多少灾祸和不幸，如果灾祸和不幸越少，这个人越幸福；看一个人经历了多少快乐和愉悦来判断这个人一生是否幸福是错误和虚幻的。人们不应该以痛苦为代价来换取快乐，哪怕是冒着这样的风险也是不明智的。因为痛苦是肯定存在的，而快乐是虚幻

不实的。但如果我们通过牺牲快乐来避免痛苦，则肯定是获益良多的。人们由于缺乏这一理性的认识，所以在没有痛苦的时候，就蠢蠢欲动，幻想着得到更多的快乐，从而导致得到了更多的痛苦。等到那时，人们才会发现，世界能够给予人们的，不外乎就是一种没有苦痛的宁静的生存环境；人们只有降低对这个世界的期望和要求，才会更容易得到幸福，所以说，避免不幸的办法就是不要期望自己太过幸福，不要对生活提出过多的要求，这样才可以有效地避免那些灾祸和苦难。

在叔本华看来，过分地为将来的事情做准备是人类经常做的蠢事，无论这种准备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为将来做详尽的计划的前提是要确定自己可以长寿，但长寿却只是属于少数人。就算一个人能够享有较长的寿命，但相比订下的计划而言，时间还是太过短暂了，因为实施这些计划总花费比预计更多的时间，另外，计划总是会遭到很多阻碍，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很少能真的达至成功。最后，就算人们实现了所有的目标，但却忽略了时间所带来的变化。因此，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埋头做事直到目标实现才发现，现在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需要了；又或者人们每时每刻为一件事情做准备，到头来，却发现这件事情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就像承担了诸多风险，奋力拼搏终于获得了财富，却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能够享受财富了，这些事情听起来真是让人感到无奈。

当然，也有一些意外，人们不但获得了自己当初想要追求的东西，并且这最终获得的东西甚至比当初所追求的东西还要好。或者，人们在另外一条途径找到了当初费尽心力也没找到的东西。此外，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人们追求快乐和好运，最后却收获了思想和知识，真实、永恒的好处取代了原先那些表面的好处。这就像炼金术士在寻找金子的过程中，却发现火药、瓷器，甚至大自然的规律一样。

叔本华认为，一切的局限和节制都有助于增进人们的幸福感。人们活动的圈子、接

触的范围越狭窄，就越会感到幸福；活动的范围越大，承受的焦虑或担心就越多。因为人受到的刺激越少，痛苦也就越少。痛苦是肯定的，而幸福是否定的。限制活动的范围就能消除那些刺激我们的外在动机，精神上的制约则可以消除内在的动机。不过，精神上的制约却有其不足之处：它使人们感到无聊，而无聊却间接导致了人们的痛苦，为了躲避无聊，人们就开始进行各种无聊的社交活动，而最后得到的只是懊恼和金钱的损失。所以，叔本华认为人们生活的关系应该尽可能的简单，但是不能到达无聊的地步，这样人们就会感到幸福，生活就像一条平静的小溪似的缓缓地向前流淌。

我们为什么会不幸福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遭遇到不幸，那么在面对不幸的时候，人们最好不要抱有事情本来还会有其他的结局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想法对于减少我们的痛苦毫无用处，反而可能会增加我们的痛苦，给自己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烦恼和折磨。所以说，面对不幸时，还是要坦然和开朗一点比较好。

叔本华认为，安慰一个难以释怀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命运论。因为命运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无法避免的，是必然会发生的。不过，虽然命运论可以使我们在承受不幸时得到安慰，但是它也会使我们在面对不幸时忘记了思考带来不幸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使我们丧失了反省和思考的机会。所以呢，对于那些明显的错误，就无须靠命运论来安慰自己了，更应该做的是承认错误、反省错误，这样才可以避免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重复前面的错误。当然，我们要勇敢地承受自责所带来的痛苦，这样才会进步。

叔本华告诫人们，对于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人们应该按照它实际的情况去感受，而不是放任自己的想象力。任何与快乐和痛苦有关的事情，都应该靠理性来判断和

思考。也就是说运用纯粹的概念来做抽象的思考，摒弃掺杂着想象的思考，因为想象力对事情的判断没有任何帮助，只会扰乱我们的情绪，徒增痛苦与烦恼。而人们却总是在灰暗的生活刚刚有起色的时候就开始想象着各种无限的可能，各种诱人的愿望，美丽的肥皂泡泡，所有的这些都在开始就孕育着失望。一旦残酷的事实把人们从美梦中唤醒，失望就会随之而来。如果人们更多考虑一下可能面对的许多不利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自己拥有的事物，反而更有可能得到许多意外的惊喜。

人们总是喜欢占有各种东西，看到什么都想自己拥有，但也会由此带来欠缺。不妨换个角度，想象一下自己失去了某样一直拥有的东西，这样就不会把所拥有的一切看作理所应当，才会珍视自己拥有的一切，才会发现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的价值。如果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一切事物，那么就会得到充分的满足和更大的喜悦。而且人们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保存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如何防止失去他们上，这样就不会肆意激怒朋友、疏于管教孩子、让忠诚的妻子受到诱惑。

叔本华认为，构成幸福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能够自得其乐。因为人除了依靠自身以外，无法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依靠别人，而社会给人所带来的困难、烦恼和危险多到根本无法避免。叔本华并不喜欢一般的社交聚会，他认为社交聚会要求人们做出牺牲，而一个人个性越是独特，他便越难做出如此的牺牲。在普通社交聚会中，人们对充满思想见识的谈话深恶痛绝，也没有人想要谈论这样的内容。所以，在这种社交场合要取悦他人，就要把自己变得平庸和浅薄，或者显示自己的物质。因此，为达到与他人相像就只能隐藏自我，以此来博得他人的好感。但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他就越会发现这样委屈自己实在是没什么好处，甚至可以说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因此，一个人喜爱独处和这个人自身的价值是成比例的。因为独处的时候，可怜的人就会觉得自己可怜，而智慧的人只会感受到自己的智慧。一个人在社会中越

是卓越和智慧，他就越孤独。身体和精神一同孤独反而是件幸福的事。因为和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交往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

人生应该怎样走过

生活的平衡点

叔本华认为，就像建筑工人并不会知道一座建筑物的总体规划一样，一个人在度过生命中每一天的时候，对于自己的生命进程也不会有多了解。所以，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思考自己的一生要怎样度过，尤其是那些个性独特的人，这对他们的意义非同小可。所以，人们要清楚地了解对于自己的幸福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最好对第二、第三也胸中有数。他也要不断思索直到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想从事何种职业、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的。

一个具有卓越个性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应该有一个大致的计划和料及，这样能够增强自己生活的勇气，并激励自己的行动。只有当人们度过了生命中的一段时间，或者在整体生命终结的时候，才能把自己一生所做的事真正联系起来，才能了解到它们的价值。人在置身其中时，总是会受到某种性格和动机的制约。所以说，人们做的那些自认为合理和适当的事情，自始至终都有其必然性，只有事后的结果才让人们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使我们明白事情的如何和为什么。因此，一个忙于从事伟大事业或者创作不朽名著的人，根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从事伟大的事业，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目标。而对于人们所从事的无价值的和失败的事情，也是同样的。现时此刻的重要性只能是在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才会被人们认识到。

叔本华认为，人生智慧就是在现在和将来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使二者不致于互相干扰。太过沉迷于现在的，都是无忧无虑、没有规划的人；而更多地关注将来的人，

则是时刻都杞人忧天、忧心忡忡的人。在现在和将来两者当中把握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需要很高的智慧。其实，人最应该把握的就是现在，因为只有现在才是真正存在的，人们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现在，无论是忍受还是享受。

独处的智慧

叔本华认为，人们必须勤于反省、回顾曾做过的事情和曾有过的感觉体验，这样才能从生活经验中汲取有益的教训。而且，还要把以前、现在对事情的看法进行比较和反省。当然，经历和反省如果能互相匹配则是最完美的状态。如果把生活经历看作一篇文章，对生活的反省则是文章的注释。如果一个人有太多的反省和认识，生活经历又很少，就像只有两行正文，但注释却有四十行的文章一样。如果一个人阅历很广，却很少反省，就像一本没有注解的丛书，文章的意思都无法理解清楚了。

一个人无法同朋友或者配偶达到最完美的和谐，这种和谐只能同自己拥有。因为人和人之间个性和脾气的差异肯定会带来不协调，即使程度很轻微。所以，真正内心的平和是上天至高无上的恩赐，这种恩赐只有在孤独时才能感受得到；而只有深居简出，才能长期保持这一心境。一个伟大又丰富的人就能在这贫乏的世界上找到最快乐的生活。

对于年轻人来说，承受孤独是必须要学习的一课，体会到孤独，才能品尝到幸福安乐的滋味。虽然年轻人需要与人交流，互相学习，他们也拥有更多这样的机会，那些有着独立精神的人才能体会到孤独的妙处。而对于那些才能卓越、天赋异禀的人来说，他们可以与自己为伴，不用为了与别人同行而放慢脚步。出色的人注定要鹤立鸡群，注定要与自己为伍。也许他们在年轻时要承受着孤独带来的压抑和沮丧，但是等他们慢慢成长到老年的时候，就会发现，年龄赋予他们的思想和智力可以让他们享受到别人体会不到的老年时光。

叔本华告诉我们，在实施某一计划前，一定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详细地考虑每一个细节。当然，也要考虑到某些由于自己能力和知识不足而出现的突发状况，并为此留有余地。否则，一旦出现那些无法预知的状况，让我们手足无措，整体计划就会受到影响。而在处理某些对我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时，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要轻举妄动，要以静制动。但是，一旦我们做出了决定并已经付诸行动时，就没必要再左思右想做得正确与否，只需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也无须为结果和可能遇到的危险担忧，因为一切都已成定局无法改变，不如将整件事抛到脑后。因为我们在恰当的时候已经尽力考虑了所有的情况，所以理所应当得到心灵的平静了。

运动的哲学

在叔本华看来，无论是人的肉体还是精神，都需要活动，思想通过思考，肉体通过运动。如果这种活动是恰当和适宜的，那么每个人都能从活动中得到满足。所以，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一定要学习某一样技能或者知识学问。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能力都需要发挥，能力的发挥也会使人们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哪怕只是做很小的事情，如采摘水果都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满足。人们看着自己的工作一直在进步，直到最后完成，会得到一种直接的满足与快感。所以说，不论一个人的能力是大是小，都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完成一些事情，达到一些目标。整日游手好闲是脱离人本性的。就像树木一直要向上生长，老鼠一定要打洞一样，人也一定要克服困难和阻碍达到目标，这是人的原始动力。

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满意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因为感到无所欠缺而停滞不前，人们都无法忍受这一状态。如果生活中时不时出现一些状况可以让人们排除困难，那么，人们就会从排除困难中享受到乐趣。无论这些困难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战胜它们人们都会感受到快乐。如果人们丧失这样的机会，他们就会自己不断地制

造这样的机会，如打猎、踢球，总之，人是不会让自己长期处于无事可干的状态的。对人的幸福来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它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所以，人们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否。叔本华认为，在人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可以让身体的整体或部分承受负担和压力，借此把自己锻炼强壮，使身体习惯抵御各种各样的恶劣影响。但一旦身体的局部或整体出现了不健康的状况，那就要采用相反的做法：要用各种可能的方式让患病的部位得到休养，患病或者虚弱的身体是经不起任何锻炼的。我们的肉体和精神也是不同的，比如肌肉可以通过运动而加强，但是神经如果遭受折磨敏感度就会下降。所以，人们可以适当地从事体育活动，因为这样既锻炼了肌肉，又保护了神经免遭疲劳的困扰。而且人们要注意，不要让大脑进行任何持续的、不合时宜的工作。也不要强迫大脑同时进行剧烈的体力活动和紧张的精神活动，或者这两种活动间隔的时间很短，如果这样的话，大脑就会受到损害。充足的睡眠是大脑必需的，大脑可以借此机会来恢复、修养，思考过度也会损害我们的大脑，所以，要避免思维的过度疲劳。同时，叔本华也认为无论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发生了疾病或是疼痛，对大脑的精神都会有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到了晚年就智力衰退，有的看法像小孩子，甚至出现精神错乱，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重视这一点。

想象的陷阱

叔本华认为，人们总是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对事情做出的判断往往不是根据现有的概念，而是自己的想象。但是想象并不是事实，只是可能出现的众多结果中的一个。叔本华认为，指引人们行动和努力的，不应该是自己的想象，而是那些已经考虑清楚的概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由于对生活缺少阅历，他们常常靠某些想象来确定幸福的目标。这些想象一直持续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的甚至持续人们的一生。这些虚幻的想象就是引诱

人们的魔鬼，人们以为抓住幸福的时候，却发现它变得什么都不是，幸福根本不是想象中的模样。人们经常想象的那些幸福的家庭生活，社交聚会、恋爱的憧憬，都是属于这种性质。而这些想象和憧憬到头来只会是一场空。

为什么如此呢？叔本华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因为人们对于事物的想象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认识的，相对于那些抽象的思想、概念，想象中的图像会更直接地作用于人的认识。概念是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他们提供的是对普遍事物的概括和总结，这里面没有具体的某一事物，所以，概念只能间接地对人起作用。但好处是概念却更容易使人对事物做出准确的判断，告诉人们事物最普遍的情形。所以，教育就是让人们相信概念而不是想象，而教育中所用到的那些图像基本上都是为了阐述概念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图像或想象。直观图像有着其难以阻挡的优势，与人们的思想认识相比，直观图像能够对人类产生更强烈的效果与作用，它可以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情绪，打乱情绪的平静，这样的效果既强大又迅速，而思考和推理却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宁静的心理，并且每个只能思考一件事情，这就使人们很容易受到想象中图像的影响而忘记了自己思考得到的结果。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有的时候人们经过认真严肃的思考决定了放弃某件令人愉快的东西，但是当真正看见这东西，仍是会禁不住被吸引。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道别人对自己的冒犯或者判断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自己仍会感到愤怒和生气。同样，即使你知道十个存在危险的理由也不及那一个存在的假象。这些例子都可以使我们发现，人类根本不是理智的生物，深藏于人类本性之中的是非理性。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所有人都与你持有不同观点的地方，始终相信自己不为所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叔本华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对未来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和对别人有宽恕能力的人更

容易得到幸福。一定的预见能力可以帮助人们未雨绸缪，从而避免某些伤害或损失，而宽恕能力能让人们可以从纷繁的人世和永不停歇的吵闹中得到心灵的宁静。

人们应该习惯于别人总是会违背我们的心意做出某些事情，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自于其自身的本性，就像地球永远围绕着太阳转一样。如果因为别人阻碍自己的行动，或者是别人没有按照自己的预期行动就大发脾气的话，那是十分愚蠢的行为，而且也不会对事情有任何的帮助。所以，与这样的人相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试图改变他们，而是要思考如何利用他们，如何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在叔本华看来，人们会在别人简短的谈话中迅速地识别对方与自己的性格、精神等方面是一致还是大相径庭的，即使是很微小的细节，人们都会感觉得到。虽然可能的情况是两个人谈论的都是一些陌生和泛泛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会从各种言语、表情、态度等方面来进行判断。如果这两个人性情相似，他们在一起就会觉得十分和谐，无论是什么都想法一致，在心里也会彼此称赞对方。

要么尊敬，要么喜爱

叔本华认为，每个人在他人身上看到什么，这个人就拥有什么，因为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思想智力去理解他人。如果一个人的智商很低，那么，别人拥有的思想、智慧，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都无法对他产生效果，他对别人的思想和智力水平也无所察觉。在别人的身上，他除了看到自身的低级缺点之外不会有别的东西。

叔本华十分赞同拉罗什富科的一句话：“人们很难在高度尊敬一个人的同时，又非常喜爱他。”所以，一个人无法既得到别人的尊敬又得到别人的喜爱。这是因为，喜爱总是出于私心，虽然原因因人而异，而且获得别人喜爱的原因可能也不会让我们觉得自豪。而尊敬则是违背别人的意愿强行得到的，所以，尊敬能够给予我们内

心更大的满足，因为它证明了我们的价值。但喜爱并不直接与我们的价值连在一起，喜爱源于主观，而尊敬却源于客观。当然，得到别人的喜爱会更有用处。

迁就和顺从的代价

叔本华指出，很多时候本性高贵思想卓越的人，常常让人觉得他们缺乏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受骗或误入歧途。而那些具有庸俗、低下本性的人却很快在这个世界上如鱼得水。这是因为：那些本性高贵思想卓越的人，在缺少经验时，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估量别人。而一个庸俗的人和一个本性高贵的人，对同一事情的认识和做法有很大的差异。

叔本华认为，不能太过迁就和顺从任何人。常人与小孩有些地方很相似：如果娇惯他们，他们就会变得淘气、顽皮。所以，他认为，如果我们在一个朋友借钱的时候拒绝此要求，我们反而不会失去这个朋友。但是如果答应请求，借钱给他，这反倒使得我们很容易失去这个朋友。同样，在对待朋友的态度上，如果我们保持傲气和疏忽，那友情不太会破裂，但如果我们在经营友情时过多地礼貌，反倒容易使得原来的朋友做不成朋友。因为礼貌和殷勤会使朋友变得傲慢、令人难以容忍。朋友之间有可能因此而产生裂缝。

即使在往后的生活中，心灵高贵的人会不断认识到世界上不同的人。他还是会经常判断失误。因为在和不认识的人的交往中，他还是会觉得这些人如此真诚而又正直，从而使自己遭到欺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叔本华给出了解释，因为大自然创造人的水平与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这样的大文豪的文学水平是一样的。在他们的作品里，哪怕是一个魔鬼在述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也不会让人看起来穷凶极恶毫无缘由，他们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寻找到合适而又优美的借口，他所说出的话都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们才会被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去关

注和同情他们，甚至想要理解和宽容他们。这样的人，就像大自然的作品一样，是依据一种内在的原则来行事。正是依据这一内在原则，他们无论是在说话还是做事，都看起来十分自然。如果哪个人以为这世上魔鬼会头上长角或者傻瓜身上挂着铃铛，就会永远成为别人的猎物。而且每个人都有一副纯粹是出于自己的个性而制作的面具，所以，这副面具跟他本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产生的效果极具欺骗性。

叔本华告诫人们，在陌生人初识之时，不要轻易就做出过高的评价。否则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而且可能会为自己招致祸患。叔本华十分赞成从小事来看一个人的性格和本性。因为人们可能会在小事上疏于防备，从而表露出自己的性格。即使一个人把自己的本性伪装起来，从一个人对细微事情的处理方式，就可以了解一个人在大事上如何处理。所以，小事是观察一个人特别好的方式。如果一个人从不考虑他人，一味只寻求自己的方便和好处，甚至不惜妨碍和损害别人的利益，那么，就可以判断在这个人的心中并没有公正可言。如果远离了法律和司法机构的约束，他甚至会成为一个恶棍。所以不要对这样的人抱有任何信任和期望。也不要相信这样的人所做出的任何许诺和保证，哪怕这个人是真心的允诺。因为很有可能这个人并不是十分了解他所允诺的事情，所以，万一事情真的发生，反悔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最明智的方式是通过他的性格和将要面对的情境来计算他会做何选择。总的来说，叔本华认为世界是充满罪恶和各种野蛮行径的，文明人互相欺骗，野蛮人互相厮杀，这就是所谓的世道。

生命的任务

生命的阶梯

叔本华认为人的一生就像行星的交替一样。10岁时是水星，此时的少年就像这颗星，哪怕是很小的事件都会对他产生极大的影响。此时如果能得到经验丰富人的引

导，则很容易取得进步。20岁时，受到维纳斯女神支配的他，已完全屈服于女人的爱。30岁是火星，此时的他精神振奋，争强好胜。40岁时，他置于四小行星之下，生命已得到充实。50岁是木星，这时的他已经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长寿，并拥有着充沛的精力、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学识，并主宰自己的人生。60岁是土星，此时的他举止沉重，行动缓慢。人生的最后是天王星，这就是一个人的死亡。遗憾的是叔本华未能替海王星寻找一席之地，他认为此星的命名太欠考虑。但他指出了生命与死亡是如何紧密而明显地连接在一起的。他认为，冥王星既是万物的接受者又是施予者，一切的生命都来源于此。

在人的一生中，叔本华认为第一阶段也就是童年是最幸福的，它就像消失已久的伊甸园，留存着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童年的时候，人就像一张白纸，一切经历都很少，没受过多少刺激，智力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发育成熟。在童年时期，儿童对一切的事物都感到新鲜和有活力，对面对的一切事物都抱有十二分的热情。每个人一生中最最初的那段年月奠定了他整个的世界观，他怎样看待人生，怎么对待其他人等。尽管这样的世界观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会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是其本质却不会发生改变。儿童对于获取知识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是因为那时儿童的意志力不怎么发达，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总是美好而又充满诗意的。青春期中是人生一段十分重要的时光，它在一生中留下的痕迹要比中年和老年多得多。但是由于每个在青春期中的人总是向往幸福，追求幸福，所以难免会留下一些阴影。这是因为，年轻人总是对自己不满足，总是认为自己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高，所以总是会感到人生的空虚和不幸。

处于中年的人，人生到达了一个十分完满的阶段，这时候无论是经验还是智慧都达到了一个十分成熟的状态。与年轻人相比，他们有充足的社会阅历和经验，与老年人相比，他们有充沛的精力，这个时候的他是人生最平稳与顺利的阶段。

人一到了老年，整体状态就日趋和缓，让人觉得宁静安详。不再有年轻时候那些不切实际的憧憬，懂得快乐与不幸永远都会存在于生活之中。所以他们懂得享受当下，懂得安于现状，哪怕是日常平淡琐碎的生活，他们也会发现其中的乐趣。老年人懂得，生命之路不再是年轻时看起来那么漫长，即将走到尽头，生命之初的那些画面离我们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但又是那么的近在眼前。当一个人懂得珍惜生命，懂得人生的短暂，那么他一定已经活得很久了。

对于本性的约束

叔本华认为，人们都需要借助一些概念或者格言来指导自己的发展，不能对自己完全放任不管。当然，这其中也有程度的问题，如果程度太过的话，性格中就会有太多人为的成分，而性格中的这些成分并不是源于人们的本性，而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不过无论这种习得的性格是多么牢固，本性还是会不经意地在某些时刻显现出来。

人们在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很顺利地告诫别人为人处世中需要遵守的规律，甚至能一一列举诸多事例来证明。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些自己能信手拈来的规律就都不起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呢？叔本华认为，这是一切把理论应用于实际时都会遇到的状况，没有哪种理论可以在没有足够的实践经历的状况下被人们很好地掌握。人们需要做的就是理解规则，之后要反复地练习应用这些规则，不断的练习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正义凛然的人想变得圆滑世故，唧唧喳喳的人想要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刻苦练习没有什么捷径。但是，这种持之以恒的练习却限制了人们的天性，天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种束缚的抗争。

在叔本华看来，造作的人总是会使人反感和讨厌。造作的行为中包含着欺骗，而欺骗的主要原因是恐惧，这是懦弱的人的行径；其次，造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自

己的贬低和掩饰，人总是试图展示出美好的形象，殊不知那个人根本不是自己。所以，一个人假装自己具有某种东西，就说明这正是他缺少的。不论这个人假装拥有的是勇气、学问、智慧，还是向别人吹嘘有多少人喜爱自己，他们的这些行为都可以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人一定是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而自己又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他真的拥有这些长处或者优点，就想不到需要显示和炫耀，拥有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叔本华并不认同人们应该完全任由自己的本性肆无忌惮地发展和表现。人们还是需要将自己本性中那些恶劣的品质和兽性掩饰出来。隐藏自己的丑陋是可以的，但是冒充优越那确实是没有必要。因为伪装并不会长久，面具总是会有掉下来的那一天。就像塞尼加所说的那样：

“没有人可以永远戴着面具，天性很快就会恢复。”

认清友谊、礼貌做事、学会沉默

叔本华是一个不相信友谊的人，他认为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发自内心的友谊并不太多，大多数的友谊只是尽量逼真地让人们看起来像友谊而已。真正的友谊，是要对朋友的痛苦、不幸有一种完全感同身受的同情，并且其中不涉及任何利益关系。但人的本性却与之完全相反，真正的友谊只存在于传说中。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建立在各种实际的需要和各种隐藏起来的动机之中，当然，这样的联系还是存在着一点点的友谊。也正因为如此，友谊才得到了人们的美化。不过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各种缺陷的社会里，以友谊来称呼这样的联系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远远胜过那些泛泛之交。

叔本华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总是表现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因为这

些很可能得不到人们的喜爱，反而激起人们的反感。那些以为通过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卓越思想就能得到人们欢迎的人，本质上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而已。在这个社会上，崇高的地位和充足的财富可以使得人们得到想要的尊敬和爱戴，但是精神上的优势想要得到这样的待遇只能是空想。一个本质高贵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以为：人与人之间的主要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是基于人们相同的气质、思维、情趣等，也就是说理念性的。也许直到年长后他才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是现实的，是以某种现实的物质利益为基础的。

礼貌的本质就是人们共同订下的一条保持沉默的协议。为了遵守这一协议，人们便会彼此忽略对方在道德和智力上所存在的不足。这样一来，彼此的缺陷就不会轻易暴露出来，对双方也都有好处。同样，如果一个人懂得使用礼貌和善意，甚至会使一个执拗又倔强的人看起来也变得顺从和友好。所以，礼貌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必不可少的因素。要时刻记住大部分人的礼貌本质上只是一副张开笑脸的面具，在别人偶尔收起面具时，千万不要大惊小怪。

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的性格，而不是以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模板和榜样。叔本华认为，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环境、生活情况、人际关系各不相同，所以不能以别人为参照来判断自己该做些什么和不该做些什么，而且对待同样的事情，不同性格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两个人做同样事情，也已经不是同样的事情了。所以，在为人处世时，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是很重要的，否则，做的事情就会与自身不吻合。

一个人要想让别人相信自己的看法，在表达自己看法时，一定要冷静、不带任何情绪。因为如果在表达时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人们就会认为这样的判断不是理智的结果，所以不愿意相信这样的判断。叔本华认为，对于自己的个人私事，我们应

该视为秘密。只要是相熟的朋友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都不要让他们知道。因为随着时间和现实情况的改变，有些看起来无所谓的事情，可能都会为我们带来不利。学会沉默寡言的确是一门处世智慧，叔本华建议人们要明白：只要是自己不想要敌人了解的私密，也最好对自己的朋友三缄其口。学会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子才不会被自己的秘密出卖。

情绪表现、谎言应对、顺其自然

在叔本华看来，如果你对一个人十分憎恨，那么使用言语来表达这种愤怒和憎恨是毫无用处的，是一种既不明智又显得可笑的行为。如果真的憎恨某人，最好的方式是用行动来表示，要是在此过程中又能避免话语和表情的愤怒，那就再好不过了。以友好的态度，平和的语言来表达无礼的话语可以使人们避免遭受直接的风险。

叔本华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经历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相似。无论一个人的一生是在茅棚、王宫或是军营里度过，他们本质上过着的还是同样的人生。生活就像那些由同一种糖浆制作而成的糖果，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丰富多彩完全不同，但是拨开表象，一切都是相同的。人们在生活中经历的苦难、幸福尽管看起来千差万别，但是仔细思索之后就会看到，他们的内在是如此相似。这是因为对人们来说，使他们快乐和痛苦的因素本质上是相同的。

叔本华告诫我们，在言行上要避免表现出对别人的敌意，但是要用心地观察每个人在不同事情上的行为表现。因为通过这些表现，可以断定这个人的价值，或者说这个人对我有什么价值，并依此来确定应该对这个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一个人的性格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忘记人的劣根性就如同扔掉了辛辛苦苦赚到的钱一样。要牢记人性中卑劣的地方，才能懂得如何与人保持合适的距离并避免结交愚蠢的友谊。叔本华认为“不爱也不恨”包含了全部世俗智慧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

之五十则是“不说话也不要相信”。当然，人人本质上还是害怕这样的世界，害怕与这样的人相处。

叔本华认为，如果我们觉得一个人在说谎，千万不要直接指出来，更好的办法是假装相信他所说的话。这样就可以使说谎话的人变得更加大胆和肆无忌惮，最后会说不切实际的谎言来拆穿自己。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不小心泄露了一些他想掩饰的真相，绝对不要让他看出来你已经知道了，要装出一副不信的样子。这个人会因为受到这样的刺激，不停地说出其他不想让你知道的真相。

叔本华十分推崇一位作家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智慧、力量和运气三种力量，而在这三者之中，运气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人生像船在大海上航行，那么运气就像风一样。好运气就像顺风航行，可以使我们的航程更加顺利和迅速，而坏运气就像是逆风航行，可以把一切的努力、奋斗，瞬间拉回原地，无论你经历了多少努力、挣扎，还是难逃它的魔掌。

所以，人们在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之时，并不要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那些错误和不幸懊悔，也无须责备自己。因为，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完全能由自己决定的，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而人们自己能够掌握的不外乎是自己，其他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命运给我们洗牌和发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出好这些牌。所以，人们也无须为某些事情过分的高兴或者悲伤。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很多当初看来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事情到最后反而害了自己，而那些初看觉得很不幸的事情到最后却成就了自己。所以，不如对一切快乐与痛苦都看得淡然一点。

在叔本华看来，如果某个人在遭遇各种不幸和灾难时仍然可以保持镇定自若，那就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个人之前人生中遭受的苦难一定不少。人们如果一开始就认定

灾祸随时可能发生，并有所准备，那么，忍受灾祸所带来的苦难对人们的伤害就会有所减轻。这是因为在灾祸还未到来之前，就把它视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会预先考虑灾祸可能的程度和范围，当灾祸真的发生时，就不至于过分地影响我们的情绪和状态，因为我们是有所准备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到打击，受到惊吓的头脑在第一时间可能错误估计了灾祸的程度和范围。这样，由于心中没数，灾祸就会显得无法捉摸，人们就有可能对灾祸的估计过于严重。

叔本华认为，人们常常称之为命运的东西，通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犯的错误。最危险和可怕的是人的狡猾，而不是人的暴怒。确实，精明的头脑是远远胜于狮子利爪的武器。一个真正老于世故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做事前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人，也不是匆忙急躁地行动的人，他们会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旦机会到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以上的内容就是叔本华对于人生的一些点点滴滴的思考，相比较他的一些早年著作，这些思考的系统性并不是很强，彼此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并不是十分紧密。但是这点点滴滴的思考，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却有着更大的启迪作用，也许靠着 he 偶然间零星的思考，也会让我们纠结很久的问题茅塞顿开，这就是哲学家的魅力吧。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第3篇 叔本华名言荟萃



第一章 关于财富

※能够增进愉快心情的莫过于健康，但对于愉快心情贡献最小的则是金钱财富。那些低下的劳作阶层，特别是在乡下生活的人们，常常露出高兴和满足的表情，而富贵人家却通常感到烦恼。

※温文尔雅、活泼快乐的气质，完美强壮的体格，健全的理智，敏锐的洞察力，稳健而温和的意志以及良知，这些都是地位和财产所无法替代的优势。

※在拥有财产的问题上，要给我们合乎理智的愿望界定一个限度，如果不是不可能，那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在拥有财产方面能否得到满足并不由某一个财产的绝对数量所决定。这其实取决于一个相对的数量，也就是说，由一个人所期待得到的财产和自己已经实际拥有的之间的关系决定。因此，仅仅考察一个人的实际拥有毫无意义，这种情形就犹如在计算一个分数时，只计算分子而忽略了分

母一样。

※我们之所以感到不满，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断试图提高我们的要求，但同时其他妨碍我们成功的条件因素却保持不变。对于像人类这样一个贫乏不堪、充满需求的物种，财富比起任何其他别的东西都得到人们更多的和更真诚的尊重，甚至崇拜，这是毫不奇怪的。甚至权力本身也只是获取财富的工具。不足为奇的还有：为了达到获取财富这一目的，一切尽可以抛开，一切都可以推翻。

※穷人不会因为得不到巨大的财富而焦虑不安，但富人在计划失算落空的时候，不会考虑到自己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财物，并以此安慰自己。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海水喝得越多，他就越感到口渴。

※我们应把手头上的财富视为一道抵御众多可能发生的不幸和灾祸的城墙，这些财富并不是一纸任由我们寻欢作乐的许可证，花天酒地也不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埋头做事，到了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需要了；或者，我们成年累月为某一工作做准备，但这些准备功夫不为人知地消耗了我们的精力，到头来，我们再也无法进行计划中的工作了。所以，经历长年的拼搏，历尽诸多风险，我们终于获得了财富，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不再有能力享受这些财富了。

※如若他运气好，那么他的努力会使他真的积聚起万贯家产，他或者将这些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嗣，或者继续增加这笔财产，或者挥金如土，浪费这笔财产。这样的一生，尽管他有着真诚执著的追求，也仍然像头戴锥形小帽哗众取宠的小丑一样愚蠢。

※对个人来说，他的人格乃是当他孤独时与他形影相随的东西，乃是任何人也无法

夺走或给予别人的东西，人格要比他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更本质些，也比所有人对他的评价更实在些。

※一旦吉星高照，我们的口味便会愈来愈高，直至无所约束。喜悦便来自这种急速膨胀的感觉。但这种感觉膨胀的过程一旦结束，快活的心情，也就烟消云散，两者同生死，共存亡。我们愤于愈来愈多的欲求，因而对于能达到这些需求的财产会不以为然。

※在真正自然的必需品得到满足的范围之内，一切能够获得的财富，对我们的幸福影响甚微。的确，倒不如说财富会扰乱我们的幸福，因为聚敛财富不可避免地将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烦恼和不安。

※恰当地限定我们对快乐、财产、地位、荣誉等的欲望是适宜的；因为正是这种欲望和努力——希望获得幸福、使世界光明灿烂、让生活充满欢乐——引起了巨大的不幸。

※地位和财富的悬殊使每个人扮演着适合自己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在的幸福和快乐有所不同，那些凡夫俗子，那些不幸的人们的苦难和烦恼也是根源于此。

※工作便能使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即使一个人的财产仅够自己的生活费用，而不能满足家庭的需要时，虽然对此不可评价过高，但却是一大优势。因为这使得我们不受饥寒交迫之苦，而穷困潦倒如同瘟疫一般在人们生活的周围盘旋着，被迫的劳作是自然予以凡夫俗子们的命运，而资财能使我们从艰难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有命运相助，我们才能说某人是自由的，即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能力，能在每天早晨说：“今天属于我自己。”

※当我们看到，人们不遗余力，历尽千辛万苦，遭遇到无数陷阱与危险，毕生所求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在别人看来，终究不如提高他们自己来得深远；当我们看到，仅仅为了更多地得到同伴们的尊敬，不仅把官职、头衔、勋章，而且把财产，甚至知识和艺术，作为全部努力的最高目的来追求，这不正是人类愚蠢之至的一个令人可悲的证据吗？

第二章 关于意志

※每个人只要闭目静思，就会知道自己的存在原是永无休止地受着意志的支配与奴役的。人受意志的支配与奴役，无时无刻，不在忙忙碌碌地试图寻找些什么。每一次寻找的结果，无不发现自己原是与空洞同在，最后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原是一大悲剧，而世界的内容却全是痛苦。

※就像没有遇到阻碍的小溪总是平缓向前流淌一样，人和动物的本性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向来没有真正注意过或意识到什么东西可使我们的意志惬意畅怀。

※所有那些与我们意志相对抗、相阻挠、相干扰的东西，也就是说，所有那些令人不快或引起痛苦的东西，却会以极为清晰的方式，在我们身上留下深刻的和直接的印象。就像我们对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可能有一个直观的意识，而只可能感到诸如鞋子中有一个地方夹脚一样，我们思考的东西，往往是那些不断纠缠我们脑际的鸡毛蒜皮的琐事。

※人类对于生命的强烈执著是盲目而不合理的。这种强烈对总的执著充其量只在说明，求生意志就是我们的全部本质。就意志而言，不管生命如何痛苦，把它当作至高无上的瑰宝；同时如何短暂，如何不确实，也说明了意志本身就是盲目、没有认识力的。

※归根结底，两性之间强烈的吸引力和紧密的联结，就是各种生物种族求生的意志表现。

※人类的生殖行为，虽然伴随有目的的认识，但并不全受这种认识的约束，而是求生意志的集体表现，是一种本能的行为。生殖行为是最伟大、成就最辉煌的本能。

※性欲及性的满足是意志的焦点和它的最高表现。但个体化的意志——即通过人类或动物的生育之门而出现的世界，实在蕴涵极深刻的意义，并且也是自然所表现的最淳朴的象征性词汇。

※人类一生所伴随的无穷无尽的辛劳、穷困和苦恼，正可作为生殖行为——即求生意志的决定性的肯定说明。

※意志是永恒不灭的。所有的宗教和哲学，只赐予善良的意志酬报——在“永恒的世界中”，而对其他——如卓越的智慧等却从未有过类似的承诺。

第三章 关于道德

※凡是活在人类世界中的人，都会一再地感觉到，道德的低落和心智的无能，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好像是从一个地方产生出来似的。同时，我们不要否认，二者彼此互利。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易于表示出自己的不义、卑鄙和恶毒，可是，一个聪明的人，则知道如何掩饰这些性质。相反地，内心的邪恶是如何常常使人看不到真理的，看不到自己智慧所能把握的真理。

※一个人可以使他所喜欢的东西成为行动的终极动机；不论路径如何迂曲，影响行为者自身实际祸福的最后手段，原来总是这个真正的动机；所以他的所作所为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毫无道德价值。

※当同情心抵制自私自利与怀有恶意的动机，使我们不给另一人带来可能有的痛苦，使我自己不给人增添也许会有的麻烦时，这是最低级程度的同情；当同情心积极地影响我，激发我主动给以援助时，这是另一较高级程度的同情。

※不以一切隐秘不明的考虑为转移，直接分担另一人的患难痛苦，遂为努力阻止或排除这些痛苦而给予同情支援；这是一切满足和一切幸福与快乐所依赖的最后手段。只有这种同情才是一切自发的公正和一切真诚的仁爱之真正基础，只有发源于同情的行为才有其道德价值；而源自于任何其他动机的所有行为则没有什么价值。

第四章 关于求学

※从所受教育中得到的东西，不管是有用还是有害，我们都全盘接受，结果就是，年轻时，抽象概念与真实知识间缺乏一致的联系，这里的所谓抽象概念亦即头脑里的词句而已，真正的知识却需我们自己通过观察而获取。

※教师不去发展儿童的分辨能力、教他们独立判断和思考问题，只是一味地给他们灌输别人的现成思想。错误地运用一般概念而引起的错误的人生观，须通过长期自身的体验才可能加以纠正，但也很少能全部纠正过来的。

※在学习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为混淆干扰记忆而担心，而不会忧惧记忆的超载，所谓超载是在严格意义上说的。记忆力并不会因为一个人所学习过的内容而减退，这就像盛放沙子的铸具并不会因为沙子放到新的铸具里减少自己的容量。这样来看的话，记忆是无限的。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经过长时间的学习、阅读，却总还是半天真无知，半带着对事物的错误概念开始认识世界，致使我们的行为时而精神紧张，时而又偏激

自信。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头脑里充满着一般概念，而我们自己又总想着去运用它，却又不易正确无误地运用。

※一个人要是非常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他就会看到，只有到了完全成熟的年龄——有时也根本没有料到成熟的年龄即已来到——才能对生活中的众多现象有正确的理解力和清晰的概念，尽管这些现象并不是很复杂、很难理解。

※早年在头脑里撒下的谬误的种子，日后就会结出偏见的果实，这种错误的观点残害人身的程度之大令人发指，他们要在今后的人生大课堂内，以主要精力去铲除这种种偏见。

※当人的全部抽象概念和他自我感觉的事物间完全取得一致时，人的知识才可以说是成熟的，即谓他达到了一个个体所能达到的完美的境地。

※个人的经验是没有任何固定形式的知识，它与那些通过学习而得知的诸如世界万物都是瞬息万变、反复无常的知识同样必不可少。

第五章 关于人生

※一般来说，各个时代的智者，都说过同样的话语，而愚人们，也就是各个时代数不胜数的大多数人，也做着恰恰相反的同样的事情。因此，伏尔泰说过：“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照样愚蠢和邪恶，跟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现的并没有两样。”

※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甚至对于他的整个生存，明显首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它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抑或内心痛苦基本上就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对

于人的幸福都只发挥间接的影响。

※一个天生筋骨强壮，长得像大力神似的人，如果为外在情势所迫，需要从事某种坐着的职业，去做一些精细、烦琐的手艺活，或者从事学习研究和其他脑力工作，这些工作需要他运用天赋不足的能力，而他那出色的身体力量却无从得以发挥，要是出现这种情况，这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感到郁郁不得志。但如果一个人虽然具有异常突出的智力，但其智力却无从得到锻炼和发挥，从事的是一种根本发挥不了他的智力的平庸工作；或者，这工作干脆就是他力不能及的力气活，那么，这个人遭遇的不幸比起第一个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的内在空虚就是无聊的真正根源，它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外在刺激，试图借助某事某物使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活动起来。他们做出的选择真可谓饥不择食，要找到这方面的证明只需看一看他们紧抓不放的贫乏、单调的消遣，还有同一样性质的社交谈话，以及许许多多的靠门站着的和从窗口往外张望的人。

※拥有卓越的精神思想所带来的一个确切的不便之处，就是一个人感受痛苦的能力也伴随着他的智慧而增强了；在那些智力优越的人身上，所感受到的痛苦也达到了最高级。

※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运数就是生活了一辈子但又没有承受过什么巨大的精神上或者肉体上的痛苦，而不是曾经享受过强烈无比的欢娱。谁要是根据后者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度过幸福的一生，那就是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标准。

※常人却寄希望于身外之物，寄望于从财产、地位、妻子、儿女、朋友、社会人群那里获取生活快乐；他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在这些上面。因此一旦他失去了这些东西，或者对这些东西的幻想破灭，那他的幸福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人生智慧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关注现在和计划将来这两者之间达致恰到好处的平衡，这样，现在与将来才不至于互相干扰。许多人太过沉迷于现在，这些是无忧无虑、漫不经心的人；也有的人则更多地活在将来，他们则是谨小慎微、忧心忡忡的杞人。

※我们不应该只是计划和考虑将来，或者一味沉湎于对往事的回想。永远不要忘记：现在才是唯一真实和确切的；相比之下，将来的发展几乎总是与我们的设想有所不同，甚至过去也与我们对过去的回想有所出入。

※要过一种深思熟虑的生活，并且能从生活经验中吸取一切有益的教训，我们就必须勤于反省，经常回顾做过的事情和曾经有过的感觉和体验；此外，还要把我们以前对事情的判断和现在的看法，以前订下的计划及追求和最终得到的结果及满足互相比较。这是为获得人生经验所做的单独的反复温习。

※一旦我们做出了决定，并且已经付诸行动，那么，下一步就是静待结果，让事情自然发展。我们就不要老是自寻烦恼地不断回头考虑已经付诸实行的事情和担忧可能遭遇到的危险。

※在遭遇到已经发生的、不可更改的不幸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可以允许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事情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个结局；更加不可以设想我们本来可以阻止这一不幸的发生。因为这种想法只能加剧痛苦至难以忍受的程度，我们因此也就是在折磨自己了。

※我们不应该在犯下明显的错误以后为自己开脱责任，淡化或者粉饰错误，就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我们应该坦白承认错误，清楚明白这些错误的严重性，这样，我们才可以下定决心在以后避免重蹈覆辙。当然，这样做我们免不了要进行一番痛苦

自责，但是，“不接受惩罚教训就不可能进步”。

※人生的际遇、历险，获得的幸福或者遭受的不幸尽管千差万别，生活仍然就像糖果一样：尽管糖果的形状千奇百怪、颜色多种多样，但都是由同样的糖果浆做成。一个人的遭遇和另一个人的经历，彼此的相似程度远甚于我们根据他人的描述所认为的那样。

※人生就像一盘棋局，我们计划好了一套走法，但实施这一套计划的条件却是由棋局中的对弈者——生活中的运气的意愿所决定。

※每个人都有某些与生俱来的具体原则，这些原则深藏于每个人的血液和骨髓之中，因为这些原则是人们全部的思想、感情和意愿的结果。只是当我们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自己的原则行事，这些原则犹如一条看不见的绳线操纵着我们。

※我们不应为某件事情过分高兴或者过分悲伤，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事物都在改变，原因之二是我们对于何为有利、何为不利的判断是虚幻的。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一度为某件事情悲伤不已，但最后那却被证明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又或者，我们曾经为之兴高采烈的事情，却变成了我们极度痛苦的根源。

※最危险和可怕的是人的狡猾，而不是人的暴怒。确实，人的头脑是比狮子的利爪还要厉害的武器。真正老于世故的人，做事从来不会犹豫不决、举棋不定，这样的人也不会匆忙急躁地行动。

※人生就像一些低劣的商品。举凡痛苦，总想掩饰，总在外表包上一点光彩；反之，凡是出风头的、光彩的事，都要拿出来张扬一番。

※我们可以把人的一生看作是在令人惬意之虚无的寂静中出现的一场毫无意义的骚动时节。对人生的所有事件，即便是那些凑合一生的人，到头来也会清醒地认为，生活终究是令人失望的，即便不是一场欺诈，也常充满了神秘，甚至险恶。

※所谓人生，就是欲望和它的成就之间的不断流转。就愿望的性质而言，它是痛苦的；成就则会令人立刻生腻。

※如果人生不是痛苦（灾难），我们存在的目的就必然完全失败。而事实上，世界不能不是痛苦，存在不能不是失败。既然世界到处充满着痛苦，人从生命的欲望中产生痛苦，痛苦既与生命不能分离，那么我们若把痛苦看作一种偶然和无目的的事，人的荒谬也就莫过如此了。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不幸。将许许多多特殊的不幸归纳在一起，难道世界的规律不就是普遍的不幸吗？

※我们应该珍视早晨为生命的黄金时光，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视为神圣的。相比之下，晚上则是一天中的老年期，到了这段时间，我们变得疲倦、轻率和饶舌。每一天都是一段短暂的生活：早上醒来就是诞生，晚上睡眠就是死亡和结束。

※甚至微不足道的烦恼——不管它出自人或事——如果我们脑子里老想着它，老是以强烈的色彩夸大地描绘这一烦恼，就会膨胀成为可怕的巨物，让我们束手无策。对待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们都应抱持一种尽量客观、求实的态度，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容易接受它们。

※我们要尽可能地避免对他人怀有敌意，但我们却必须注意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并把它牢记在心，因为以此可以确定这个人的价值——至少是他对于我的价值，并据此制定出对这个人所应采取的态度和行为。

※在言辞或者表情流露出愤怒和憎恨是徒劳无益的，既不智和危险，又可笑和流于

俗套。所以，除了在行动上，我们不可以表现出憎恨或者愤怒。我们越能成功地避免由话语和表情上表示愤怒，就越能成功地通过行动把它表现出来。冷血的动物才是唯一有毒的动物。

※如果一个人以为通过显示自己的聪明和思想就能博得社交人群的欢迎，那么他就的确是个不谙世故的毛头小子！事实恰恰相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表现出聪明和思想只能激起人们对他的憎恨和反感；并且，这种憎恨和反感因为这一原因而变得更加强烈：感觉这些情绪的人找不出理由抱怨引起这些情绪的原因，他们甚至必须把这些原因掩藏起来，不让自己知道。

※我们应该给我们的愿望规定一个限度，节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愤怒，时刻牢记着这一事实：在这世上有着许多令人羡慕的东西，但我们只能得到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许许多多的祸患却必然地降临在我们的头上。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可看见人们为了这一悲惨、贫瘠和徒劳的生存而拼力挣扎和搏斗，饱受折磨。为此原因，我们应该减少、节制我们的期望和要求，学会接受和适应不如意的事情和处境，时刻留意防止或者承受不幸的灾祸。这是因为大大小小的不幸事件是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把这一点时刻牢记在心。

※如果一个人的心从不考虑他人，一味只顾寻求自己的方便和好处，不惜妨碍和损害别人的利益，把本属于众人的据为己有，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在这个人的心中并没有公正可言。如果没有法律和司法机构的约束，他甚至会成为一个恶棍。我们根本就不可以对这个人有丝毫的信任。

※在青年时期，我们的直观占据上风，但在老年期，思想却把牢了统治的地位。因此，前者是创作诗歌的时期，而后者却是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在实际事务中，青

年时期的人听命于他们直观所见之物及其产生的印象，但在老年，人们只由他们的思想决定他们的行为。

※人生有如充满暗礁和旋涡的大海。人类曾小心翼翼航行于大海上，却一步步地接近遇难失事的时刻和地点。他们的舵仍然朝暗礁和旋涡驶去。那是人生航程的最后目标，是无可避免也无可挽救的整体性破灭——死亡；对任何人而言，它比从前所回避的一切暗礁都更险恶。

※如果我们怀疑一个人在说谎话，我们应该假装相信他所说的话，因为这样他就会变得放肆大胆，就会更加有恃无恐地说出谎言而最后拆穿自己。但如果我们发现他的话部分地泄露了他其实想掩藏起来的真相，那我们就应该装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由于受到这样的抵抗刺激，他就会调动其余的真相以应战了。

第六章 关于社会

※要在人群当中生存，我们就必须容许别人以既定的自身个性存在，不管这种个性是什么。我们关心的只是如何使一个人以本性的内容和特质所允许的方式发挥他的本性，既不应该希望改变、也不可以干脆谴责别人的本性。

※在社会中，常使人感到压抑和紧张，这种压抑感如同社会必然的附属一样，使人无法摆脱。一个人的独立性越强，越难成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牺牲品。对于独居是欢迎、忍耐还是逃避，要依据一个人的个人价值的大小来决定，当一个人独自一人时，可怜的人体验到的是他的全部不幸，而聪明人喜欢的却是独居的高尚伟大；简言之，每个人都将成为他自己。

※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和那些受到愚弄、欺骗的大众在一起就类似于这种情形：他

的手表指示的时间是正确的，但全城钟塔指示的都是错误的时间，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正确的时间。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所有人都听任错误钟塔的指示，甚至包括那些知道这个人的手表指示了唯一正确的时间的人。

※所有的人都具有人类心灵或人类心智的基本特点，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自然的力量在不断发生作用，或看到自然规律的一般过程，那么，传播说明这些现象的新颖而正确的理论所得到的名声便会及时地传遍整个文明社会。

※在社会中，只要多数粗鄙者掌握权力，少数优秀者通常总是对这个社会退避三舍。在社会中，对伟大理智的冒犯就是权力的平等，由此而必然导致要求平等，凡夫俗子对此则欢呼雀跃；同时，能力的不平等意味着相应的社会力量的悬殊。

※理智的对话——无论它是严肃的还是幽默的——仅仅适合于理智的社会；它完全不适合普通人，对于后者来说，它绝对必然是陈腐不堪、令人乏味的。这就要求我们有一种自我克制的行为，我们将不得不丧失四分之三的自我以变得像其他人那样。

※社交的驱力并不直接源于对社会的热爱，而是出于对孤独的恐惧；它并非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与人共处的迷人魅力，而是人们力图避免独处时凄凉冷寂的可怕压力。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附录1 叔本华：《灵魂不死：对话录》

斯诺斯麦克（简称“斯”）——斐拉里瑟斯（简称“斐”）

斯：现在请用一句话来告诉我，我死后会成什么？请你说得简洁一些。

斐：全部与无。

斯：我想也是这样。我给你提出一个问题，而你却用自相矛盾的方法来回答，这样的把戏并不新鲜。

斐：是的，你提出了一个先验的问题，却希望我能用表达经验知识的语言来回答，矛盾显然会接踵而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斯：先验问题和经验知识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以前也听到过这些说法，对于我来说，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事了。康德就偏爱于这种说法，但也仅仅是用于对于上帝本质的表述上，他并不以此来谈论其他任何东西，这是十分正确和适宜的。他是这样来论证的：如果上帝存在于人世间，他便是意识之内的，如果上帝不是在人世间而是在其之外，那么他就是先验的了，这点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你当然知道自己现在是在人世间呢还是超乎其外的，可是，这种康德式的胡言乱语没有任何价值，它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且在我们德意志文化中，早已经是精英荟萃，不乏名流之士了。

斐：（旁白）他指的是德国式空话。

斯：举例来说，像伟大的施莱尔马赫和睿智的黑格尔。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早已经抛弃了这种荒诞之语了。更确切地说，它们与我们现在的思想格格不入，以致我们无法再忍受它们了。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废话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可言呢？

斐：先验的知识是超出可能的经验范围且力求确定事物本身性质的一种知识。而经

验的知识却完全是限制在经验范围之内的。因此，除了实际的现象外，它并不适用于其他事物。你作为一个个体而言，死亡就是你的归宿。可是，你的个体并不是你真实的内在存在，它仅仅是你内在存在的外在表面形式而已。个体并不能算的上是事物的本质，它最多只是以时间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现象，所以个体才会有始有终。但是，你的真实存在根本意识不到时间，也就是意识不到开始或是终结，更意识不到一个特定个体的有限性。真正的内在存在无处不有、无人不有。没有了真实存在，个体便无存在可言。因此，死亡的来临，一方面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你消失了，而另一方面却意味着作为存在的你依然存在于万物中。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在你死后你会成为全部与无的真正的意思。你想要找到一个更加准确而简明的答案，便是难上加难了。我承认这种回答的确是自相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存在，只是因为你这个个体的生命是有限，而你的真实存在却是永恒的。你或许又会强词夺理：人的真实存在在个体消亡后不能独自存在于时间中，所以它会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掉呀！如果你是这么想的，你便掉入另一个矛盾中了！如果把先验的东西带到经验的知识中，后果会怎样，我想你一定非常清楚。因为先验的东西并不适用于经验的知识，所以先验知识的错用会误导经验的知识。

斯：请注意！对于你的灵魂不死的观点，我连两个便士都不会付给你，除非我死后依然是一个个体。

斐：那好吧，或许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满足你。我可以保证你死后依然为一个个体，但前提是你需要提前三个月失去知觉才行。

斯：我没有意见。

斐：但是你要知道，人一旦完全失去知觉，就不会再考虑时间问题了。所以，你一旦死去，那么无论这个世界经过三年还是一万年，在你的意识流中，意义都是一样

的。问题就在于，无论什么情况下，在你醒来后你是否会相信别人说的一切。因此，在你复苏成为个体之前世界所经过的三个月也好，一万年也好，对你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斯：哦，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我想你是对的。

斐：假如一万年过后，没有人想到去唤醒你的话，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在短暂的生命之后，又经历了漫长的无知觉时期，你便会对不存在习以为常了，或者至少你可以确定你对世界一切都是完全无知的。而且，你要是能够认识到在你没有意识的这一万年中，维持你生命现状的那种神奇力量从未停止过制造像你这样非凡的人，并且从未停止过赋予它们以生命，那么你一定感到莫大的宽慰。

斯：的确如此！所以你才以为你的这些花言巧语可以欺骗我，让我放弃作为一个个体的资格。我可以按照你说的这些谎话去做。但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不能保持我的个体，那么我便不会存在了。我不会被你所谓的“神奇的力量”和“非凡的人”所蒙骗。我不能没有我的个体，我也绝不会放弃它。

斐：也许你觉得你的个体是一种让人愉悦的东西，如此光辉灿烂，如此完美无瑕，如此无与伦比——以至于你想象不出比它更加美好的东西了。倘若我们能够从感知的事物中得出一种判断，那你是否乐意以一种可能更优越更持久的东西来取代你当前的状况吗？

斯：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我的个体就其本质而言是我私有的吗？对我而言，这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是上帝，我是我。我要生存。我，我！这是问题的核心。我要的是我认为理所当然属于我的存在，不是那勉强被证明属于我的存在。

斐：想一下你所做的事情吧！当你说“我要生存”的时候，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有这

样的要求。一切事物都有这样的要求。事实上，所有稍有意识的事物都渴望生存。如是，你的这种生存要求便不属于你个体的部分——这部分属于万物所有，毫无差别。渴望生存并非是个体才有的呼声，而是生存本身的呼声。这是所有生存事物的内在部分，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万物生存的根源。这种渴求并以此满足的只能是一般的存在，而不是任何具体个体的存在。不是的，这种渴求的目的绝对不是个体的存在，只是因为这种欲望——这种意志——只是在个体中才被意识，所以它好似只是同个体存在联系。于是，幻觉便产生了——一个确实难以让个体摆脱的幻觉。但是，只要个体稍稍地思索一下，便能冲破桎梏，解脱自己，获得自由。所以，我说个体仅仅是间接地具有这样强烈的生存欲望，只有生存意志才是这种欲望的真正直接拥有者——万物皆如此。因此，既然生存是一种自由的行为，只是意志的一种反映，那么生活之所在就必然是意志之所在了。因为，意志正是在此时刻才得以在生存本身中获得满足。我的意思是，意志是永远进取从不懈怠的，因此也是永远不可能获得满足的。意志也不顾及个体，也与个体无关。如上所述，这看起来已成事实，因为个体是不可能直接意识到意志的，除非意志存在于个体自身中。这个事实的结果便是个体必须小心翼翼地生存下去。否则，便无人人类繁衍可言了。总之，显而易见的是，个体仅仅是一种有限的形式，而不是完美的形式。所以，从个体中解脱出来，意味的不是失去反而是获得。我们没必要为此自寻烦恼。一旦你真正认识到你的真实存在，即普遍的生存意志，那么，所有的问题于你而言便都是荒谬绝伦、幼稚可笑的了。

斯：跟所有哲学家一样，你自己便是如此荒谬绝伦、幼稚可笑！如果我这种年龄的人跟这种愚蠢之徒交谈上哪怕一刻钟时间，也只不过是消遣和打发时间罢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那就再见吧！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附录2 叔本华大事年表

1788 年	2 月 22 日亚瑟·叔本华生于但泽（今波兰），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是个大商人和银行家。
	3 月 3 日亚瑟在圣玛利亚教堂接受洗礼。
1793 年	在普鲁士占领但泽之前，叔本华一家迁往汉堡。
1797 年	6 月 12 日亚瑟的妹妹阿黛拉·叔本华出生。
	7 月，年幼的叔本华来到法国住在格雷瓜尔家，与同岁的安蒂姆成为好友。并在此接受法语教育。
1799 年	叔本华返回汉堡。进入隆格私立学校接受商科教育。
1800 年	叔本华一家去希拉格和卡尔斯巴德旅行。在魏玛会见席勒，在柏林会见伊夫兰德。10 月 17 日返回汉堡。
1803 年	叔本华向父亲要求放弃商业学习转入文科中学，遭到严词拒绝。
	5 月 3 日亚瑟与父母开启欧洲之旅。
	6~9 月父母从英格兰赴苏格兰旅行的三个月期间，在温布尔登的教会学校学习英文。
1804 年	6 月叔本华一家在奥地利布劳瑙。
	8 月 25 日返回但泽。叔本华接受基督教的坚信礼。在巨商雅各布·卡布隆处当学徒。
1805 年	年初，亚瑟到汉堡商人耶尼什处当学徒。
	4 月 20 日父亲海因里希过世，死因是从仓库的屋顶坠落，有人揣测是自杀。

续表

1806 年	9 月约翰娜·叔本华携女儿阿黛拉迁居魏玛。叔本华独自留居汉堡。
	10 月约翰娜结识歌德，并成为朋友，她在魏玛的家中举办社交茶会。
1807 年	5 月，在母亲的支持下，亚瑟中断商铺学徒生活，离开汉堡，途经魏玛，来到哥达高级文科中学学习。
	12 月因写诗讽刺老师，叔本华从文科中学退学。迁居魏玛，进入魏玛中学学习，并聘请私人教师进行学习。暗恋女演员卡洛琳娜·雅格曼。
1809 年	摆脱母亲的监护，获得继承遗产的支配权，结束了中学学业。
	秋天，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在此学习两年时间，第一学期学习医学，第二学期转入哲学系，接触柏拉图和康德的哲学。
1810 年	约翰娜·叔本华所著《费尔诺夫传》出版，开启自己的写作生涯。
1811 年	转入柏林大学，决心一生奉献给哲学。
1812 年	夏季学期，叔本华与哲学家、神学家马赫发生争论。
	夏季，叔本华经魏玛和德累斯顿去坦普立兹旅行。
1813 年	5 月 2 日，亚瑟逃离战前的柏林，在魏玛短暂逗留，与母亲发生争执，迁往鲁道尔施塔德。
	7~11 月，在鲁道尔施塔德撰写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
	10 月 2 日把博士论文送交耶拿大学评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1 月 5 日，返回魏玛母亲家中。在母亲的文学沙龙里结识了歌德，歌德赞赏叔本华的博士论文，两人一起讨论了颜色理论。
1814 年	4 月 30 日，《哥廷根学报》发表了对叔本华博士论文的第一篇评论。
	5 月与母亲争吵并彻底决裂，也是最后一次与母亲见面。
	定居德累斯顿。
1815 年	撰写《论视觉和颜色》，并开始构思《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稿。
1816 年	《论视觉和颜色》一书出版。
1818 年	4 月，完成《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初稿。送给出版商布罗克豪斯。
	秋季，开始意大利之旅，游历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

续表

1819 年	1 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叔本华把书寄赠歌德。歌德对其文章赞赏有加。
	1~2 月,叔本华在罗马旅行。
	2~4 月,在庞培等地旅行。从罗马经意大利北部(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维罗那)回到瑞士。
	夏季,但泽的穆尔商号倒闭,致使全家陷入财务危机,约翰娜和阿黛拉返回但泽处理事务,叔本华返回德国,由于猜忌与阿黛拉决裂。
	8 月 25 日,叔本华返回德累斯顿。
	10 月,维也纳《文学年鉴》和魏玛《文学周刊》发表了第一批对《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否定性评论。
	12 月 31 日,叔本华申请在柏林大学当哲学讲师,获准。
1820 年	2 月 21 日,叔本华被聘为柏林大学哲学系编外讲师。
	3 月 23 日,开始授课,学生不多。
	叔本华与黑格尔发生争执。
	他的第一个讲座《整个哲学就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和人的精神的学说》失败。
1821 年	爱上女演员卡洛琳娜。
	8 月,陷入与女裁缝马尔奎的官司中。
1822 年	5 月 27 日,叔本华离开柏林,经瑞士重游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
1823 年	5 月,经慕尼黑回国。
1824 年	叔本华在德累斯顿准备翻译休谟的著作,未果,只写了一篇序言。
1825 年	重回柏林,为讼案奔走。
	5 月,讼案判定,叔本华被判罚 300 塔勒医疗费,并每年付 60 塔勒年金,供养女房客一生。
	7 月,叔本华回柏林大学,最后尝试举行讲座,再度失败,闭门读书。
1829 年	叔本华翻译西班牙哲学家巴尔塔扎尔·格拉匿恩的《处世预言》。
1831 年	8 月 25 日,叔本华因惧怕霍乱病而离开柏林。

续表

1832 年	暂居曼海姆。
1833 年	定居法兰克福，直至去世。
1835 年	撰写《论自然界的意志》。
1838 年	4 月 17 日，母亲约翰娜·叔本华去世。
1839 年	参加挪威皇家科学院征文比赛入选，以《论人类意志中的自由》而获奖。
1840 年	参加丹麦皇家科学院征文，《论道德的基础》未获奖。
1841 年	将两篇应征论文合并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出版。
1843 年	弗利德里希·多尔古特发表《唯心主义的错误根源》一书，叔本华的学说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承认。
1844 年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版发行。
1845 年	多尔古特发表《叔本华与真理》一书。
1847 年	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再版。
1849 年	8 月 25 日，叔本华的妹妹阿黛拉去世。
1850 年	叔本华完成论文集《附录和补遗》，致信弗劳恩施塔特，要求设法找寻出版商。
1851 年	11 月，《附录和补遗》在柏林由 A. W. 海因出版。此书获得好评。
1853 年	叔本华声名鹊起。
1854 年	《论自然界的意志》第二版出版。
	弗劳恩施塔特出版《关于叔本华哲学的书信》。
	瓦格纳赠予叔本华一部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并称赞他的音乐哲学。
1855 年	法兰克福举办“叔本华油画像展览会”。
1856 年	左耳听力渐差，而身体仍健壮。
1857 年	5 月 4 日，诗人弗里德里希·黑尔和威廉-约尔丹到法兰克福拜访叔本华。
	波恩大学讲授叔本华哲学。
	10 月初，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冯·本森（叔本华的哥廷根大学同学，后任普鲁士驻梵蒂冈、伦敦大使）拜访叔本华。

续表

1858 年	2 月 22 日，叔本华 70 岁寿辰。贺函从每一个大陆的四面八方向他涌来。
	叔本华拒绝担任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德·桑克蒂斯发表《叔本华和利奥波特》一书。
1859 年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版发行。
	10 月，伊丽莎白·奈完成叔本华的雕像。
1860 年	9 月，叔本华得肺炎。
	9 月 21 日，叔本华去世。葬于法兰克福市公墓。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参考文献

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思想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叔本华著，韦启昌编译：《叔本华哲言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叔本华著，齐格飞译：《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叔本华著，刘大悲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哈尔滨出版社2015年版。

叔本华著，李连江译：《人生智慧箴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叔本华系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叔本华著，范进等译：《悲喜人生：叔本华论说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叔本华著，赵一凡编译：《听大师讲哲学：叔本华的人生智慧》，中国画报出版社2012年版。

叔本华著，范进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叔本华著，高适编译：《叔本华说欲望与幸福》，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叔本华著，金铃译：《爱与生的苦恼》，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版。

叔本华著，刘烨编译：《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

叔本华著，李成铭等译：《叔本华的人生哲学》，九洲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

叔本华著，李小兵等译：《叔本华哲理美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叔本华著，刘大悲译：《认识力-叔本华选集》，哈尔滨出版社2015年版。

叔本华著，丹明子编：《叔本华谈意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

叔本华著，张弈译：《叔本华随笔》，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叔本华著，荷夫译：《叔本华的辩论艺术》，漓江出版社2016年版。

叔本华著，石磊译：《叔本华论意识与品德》，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年版。